

# 蘇聯文藝

4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新  
年  
好  
運

PDG

# 目 錄

## ~~~~ 小 說 ~~~~

- 紋達·華西列美斯卡雅 虹 (蕭 瑟譯)..... 3  
葛 洛 斯 曼 人民不死 (林 陵譯).....18  
綏 芙 林 娜 女游擊員 (章愛虛譯).....55

## ~~~~ 詩 歌 ~~~~

- 阿 麗 格 爾 致蘇維埃婦女 (芥 譯).....62  
別 爾 戈 厲 茨 給母親的信 (凌濤層譯).....64  
薇 拉·英 倍 爾 冷 (白 寒譯).....67

## ~~~~ 文 錄 ~~~~

- 高 爾 基 索莫夫及其他 (雪 譯).....69  
高 爾 基 論普里雪文 (參 察譯)..... 142

## ~~~~ 音 樂 ~~~~

- 叔 斯 達 柯 維 赤 斯拉夫人的音樂 (英 譯)..... 148  
阿 爾 雪 凡 格 李姆斯基·柯爾薩(高 明譯)..... 152  
珂夫

## ~~~~ 評 介 ~~~~

- 史 維 特 洛 夫 史大林文學獎金得  
獎者 (原 譯)..... 160  
查 斯 拉 夫 斯 基 「對敵憎恨是怎樣  
產生的」 (遇 平譯)..... 165  
伏 伊 金 斯 卡 雅 「虹」 (原 譯)..... 171  
史 維 特 洛 夫 「衛國戰爭詩篇」(原 譯)..... 179  
作者介紹.....(編 者)..... 182

- 插圖 紋達·華西列美斯卡雅像.....2—3  
林中游擊隊營房(巴拉索夫木刻).....54—55  
高爾基像(索洛維伊契克作).....68—69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Н. Рогова

№ 4.

Шанхай

Март 1943 г.

---

	<b>П Р О З А</b>	
В. Василевская	— Радуга	3
Вас. Гроссман	— 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	18
Л. Сейфуллина	— Партизанка	55
	<b>С Т И Х И</b>	
Мargarита Алигер	— Советской женщине	62
Ольга Бергольц	— Письмо матери	64
Вера Инбер	— Мороз	67
	<b>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b>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 Сомов и другие	69
“ “ “ “	— О М. М. Пришвине	142
	<b>М У З Ы К А</b>	
Д. Шостакович	— Музыка славян	148
Проф. Б. Альшванг	— Н. А.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152
	<b>БИБЛИОГРАФИЯ</b>	
Н. Светлов	— Сталинские лауреаты	160
Д. Заславский	— Как рождается ненависть к врагу	165
О. Войтинская	— Радуга	171
Н. Светлов	— Поэз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79
<b>КРА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b>		182
<b>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ЛИСТАХ:</b> Портрет Ванды Василевской — стр 2-3, гравюра худ. Г. Балашева «В партизанском лагере» — стр. 54-55, портрет М. Горького работы худ. Г. Соловейчик — стр. 68-69.		

# 蘇 聯 文 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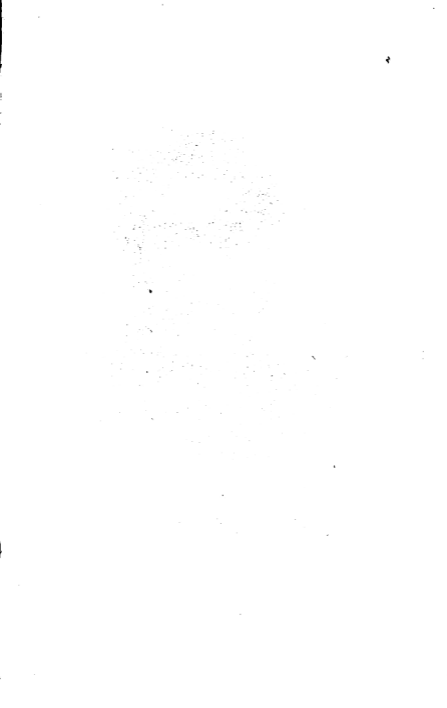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上海蘇高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Сопка 1943

224頁 3.40元





「你餓餓，餓餓，好好兒的熨熨……凍壞了，濕透了……」

她蓋了蓋從孩子身上滑下來的絨被，好像還祇剛聽見他的問話。

「兒子，我想到我們軍隊來的那一天……」

他睜大了眼睛望了望她：

「到我們這兒村子裏來嗎？」

「哦，是呀，到我們這裏來……」

「也會到魯台（Руды）來嗎？」他低聲問道，鬍鬚信任地向她吐露秘密似的。

「也會到魯台，怎麼不，也會到魯台……會到一切地方，直到聶泊河（Днепр）和聶泊河對岸，到一切的村莊和城市。到邊界和再過去，一切祇要人們在德國人底下苦得要死的地方，到一切的地方。」

「爸爸會到家裏來嗎？」

「會來的，兒子……游擊隊員們將離開樹林子出來，到自己的家裏去。……」

「一切都將跟從前一樣嗎？」

「一切都將跟從前一樣，」她重複說。「是的，是的，兒子，比從前還要好。」

她住口想了一想：將來又將和從前一樣，還是可能的嗎？農舍周圍將長滿向日葵，園子裏開出緋紅色的大錦葵花，它們的種子是麗琪亞（Лидия）從城裏帶來的，孩子們將愉快地吱吱喳喳的上學去，齊娜夏天將到幼稚園裏，那裏有小魚愉快地迴旋盤舞。農舍裏將有許多穀物，並且陶器裏還盛着奶，晚上大家集合到俱樂部裏去讀報。

這樣總會來的。不管這一切發生過的事，不管鄉村所受到的這一切創痕。米舒特加（Мишутка）已經不會上學，米佳·列伏紐克（Митя Левонюк）不會在田野裏歌唱，奧林娜（Олена）不會坐上耕種機，姑娘們也不會為華西亞·克拉夫朱克（Вася Кравчук）所魅惑了，但是生活將依着自己的順序走去，又蓬勃，又繁榮。田野裏的蕎麥將一年一年的長出更高的麥穗，年青的水菓樹將供給更多份量沉重的果實，集體農場的母牛將供給一桶一桶更滿的奶，到城裏去讀書的青年將更加多起來。祇有一件事——應該支持下去，忍受下去，不要屈服，無論怎樣



在世界上不要屈服。……

農舍裏變成了緋色。太陽落山，它以彩霞所有的一切色彩，把天空煊染得五顏六色。奇幻的葉子在凍結的玻璃窗上開出玫瑰花，閃爍着金光。天空迅速地黑下來，暗影濃重起來，地平綫上的色澤還沒有來得及暗下去，像冰一般寒冷的銀色的冰輪已經昇起來，出發踏上它那迢迢的長途了。落日的光變成了月光，天空中長出許多凝固着一動不動的閃爍着的柱子。但是這好像看不透的黑暗在這一天晚上擱在大家的心上，黑暗比了以前所受過的一切更深和更苦。大路上的腳步聲不停的響着——村中走動着許多俘虜，熾燃着熱病和飢餓的又黑又瘦的幽靈的行列。雪上遺下他們受傷的赤裸的腳的血跡。籬垣之間使人不能安睡地游蕩着那種怕人的沙啞的哀求聲：麵包！深陷的狂亂失神的眼睛注視着人們的眼睛。槍柄的敲打聲擊動着心，驅趕那些人的兵士的吼聲響着。

……噢，年青漢子們痛哭流涕，

瓊瑤繫獄爲土耳其的奴隸……

這曾經在什麼時候有過，是怎麼一回事呢？不，不，這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土耳其的奴隸和遠洋裏的土耳其奴舟，擱在頭上的土耳其彎刀。不，這甚至也不是包采茨基老爺（пан Потоцкий）施之於鄉人身上的那些從聶靜（Нежин）到基輔（Київ）爲止的火柱刑架。不，這並不是那老早忘記的韃靼人向烏克蘭的侵襲。烏克蘭土地上的血，烏克蘭土地上的死亡和眼淚，烏克蘭土地上的痛苦，比了在詩歌中唱到和遺留在人民記憶中的一切時代還要多。

那一支歌能訴述出聶泊河這一邊和那一邊發生的一切事，在全部遼闊無邊的烏克蘭土地上發生的一切事，那一支歌能傳達出那爆發在這土地上的像疫病，像洪水，像吹散窠巢的狂風似的突如其來的可怕的黑暗時期？那一支歌能吸收這樣紅的血，吊刑架的啞聲，孩子們的呻吟聲，幾千幾萬人的死亡，村莊上的黑煙，這些死在魯台和其他數十百地方營房鐵絲網後面的無邊無際的青年的墳墓，誰要和到什麼時候會唱這種歌，這種散播不寒而慄的恐懼的歌呢？

「不，不，」女人們想道，她們企圖把那些在大路上走的俘虜們的形像從自己心中驅除出去。「不會有這種歌的。應該捲起衣袖，重新建

造屋子和農舍。把小麥播種在大地上，讓那無邊無際的田野像海洋似的浪濤洶湧地迎風咆哮。以黃金色的小麥，太陽似的向日葵，笑臉迎人的花卉盛開的花園來掩蓋那染遍血污的大地。以蔚藍色的亞麻，白粉紅的顏色的蕎麥，高大的大蕪菜來掩蓋，以便不遺留下，不遺留下那些泳流到遙遠的黑海裏去的紅河上的德國人的足跡。』

菲陀西亞·克拉夫朱克（Федосия Кравчук）突然醒轉來了，勞騷有人推了她一推，於是她坐在床鋪上。心跳得這樣的猛烈，像要躍出胸膛來似的。她以嘴唇攫住氣，靜靜的聽。是怎麼把她驚醒的呢？她實在是在什麼時候睡着的呢？她好像覺得她睡不着，怎麼也睡不着，忽然卻又覺得她睡得很熟，一種令人疑惑不解的什麼東西把她從好夢中催醒。是什麼呢？這不是敲擊的聲音——四下裏萬籟俱寂。甚至於那個德國人的鼾聲也沒有打破夜的寧靜，——顯然，他在司令部裏就攔得很晚，這是常常如此的，他還沒有回來。不過她總不會是自己醒的。是有樣什麼東西把她驚醒的，是有樣什麼東西突然打斷了她的清夢。所以受驚的心會這樣鹿鹿的跳躍。

她不再翁了，她緊張地聽着，農舍裏和窗子外寂靜。向晚時分息下的風現在也沒有起來。夜又清爽明朗起來了。月兒在空中游着，旁邊環着一個發光的虹的環，地板上清晰地顯出了窗框子的黑影。小瓶裏的攏牛兒在那披着一層寒霜的玻璃的背景上完全成爲黑色了。

忽然窗外傳來一陣模糊的聲音。像是被打斷了的呻吟聲，頓住了的鼻息聲。菲陀西亞赤着腳跳到地上，馬上走到穿堂裏去。她用戰抖的手去找門門，但是門門沒有門上。魏納爾上尉，顯然，真的還沒有來。他從來不會忘記謹慎地爲自己關上門的。

她打開大門。閃動着幾個黑影。

「是誰？」

這不是她問的。她知道，剛開頭，當她從夢裏醒來，當她用手撫住那瘋狂跳躍着的心時候，她就知道了。

「是我，女主人，」她低聲答道。「輕些，弟兄們，他不在……」

他們已經在穿堂裏。她認出了那矮小的偵察員。

「還沒有來，一定在司令部裏。」

「哦，那末我們也不用進去了。到司令部去吧，弟兄們！」

有一處地方發出了一下槍聲。

「在司令部那邊，」菲陀西亞說。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另外一處也發出幾下槍聲，於是又有一處也來了。槍聲到處傳來。

「上司令部那兒去，」謝爾蓋（Сергей）發出命令，於是他們，絆着門檻，絆着廚房裏的桶，跑出來到那給月亮照得銀光泛泛的街上。

村子裏沸騰着鬥爭。他們在農舍裏聽見的第一下槍聲是那要佔領敵人砲台的部隊裏的兵士查維亞斯（Завяс）所放的。

當謝爾蓋帶着部下偷偷地接近菲陀西亞的農舍，想在睡夢之中去襲擊那司令官的時候，那些人在雪中沿着一座小山坡向那教堂爬去。他們穿着白衣，看也看不出，踏雪爬去，藏身於那些農舍的影子裏，溜進壕溝。前面，軍曹謝爾羅克（Сердюк）緊張着視力爬去。於是他們安然直爬到砲台那邊。那些黑黝黝的砲口清晰地凸出在天和雲的背景上，沉默的龐大的口高高地矗立在那些爬行的人的頭頂上。有三個兵士坐在砲旁邊低聲談話。沿着砲台有一個哨兵踱來踱去。雪單調地在他的腳底下吱吱喳喳的響。

謝爾羅克屏息絕氣的等着。那哨兵在壕溝旁邊回轉去。軍曹看見他那狹窄的背，頭頂上豎着刺刀。他無聲無息的爬出壕溝，突然跳起來向那德國人飛撲過去。兩個人都滾在雪中。謝爾羅克扣住敵人的咽喉，那人祇來得及發出一聲呻吟聲。但是砲手們發現他們的同伴突然失蹤了。

「喂，漢斯（Ганс）！」有一個人不安地叫道，剛好在這時刻，紅軍戰鬥員中有人不小心壓着一支枯槎枝。它叛逆地嘩啦啦的響起來。砲手們的步槍不待命令都拋掉，查維亞斯忍不住放槍打那邊上的第一個人。那德國人仰天倒下。後來的事竟發生得如此快，他們自己也茫然不解了：原來大砲旁邊什麼人也沒有，砲台已經在他們的手裏。大路那邊，照地圖上看來是設着德軍司令部的地方，也有槍聲轟着。

「跑步，弟兄們，」謝爾羅克命令道，但是就在這時候，他面前長起了許多黑影。德國人顯然已經明白，襲擊的人數不多，所以大膽地跑

來，身子也不曲，也不偷偷摸摸。槍聲轟發了，謝爾霍克跪倒下來，覺得右腿上突然疼痛起來。

「怎麼了？」

「沒什麼，沒什麼，弟兄們！哦，打他們！放排槍！」

奔跑的人中，有一個從腿部倒下去，但是這沒有妨礙其餘的人。大家都有自動槍，排槍融合成了一片不停的吼聲。

「躺倒在地上，弟兄們，從地上打他們！」

他們倒在大砲後面，瞄準那些清晰地在雪上顯出來的黑黝黝的人影。謝爾霍克仔細地瞄準，以免浪費彈藥。忽然他覺得發上一陣寒冷，他以為是自動槍的槍柄引起的。前額，鼻子冰冷起來，面頰也麻木了。

他把步槍裝了子彈。向下看了一看，看見雪上有一個黑水潭。

「打呀，弟兄們！放排槍打他們！」

他跪倒在裏面的那個水潭是怎麼的呀？椅子的膝部完全濕了。這樣冷的天竟會這樣，還是很怪的。好像有人用水澆的一樣。

德國人現在躺在廣場另外一邊路旁的壕溝裏井然有序地不斷的射擊。謝爾霍克抬頭到那護衛他的臉的雪山崗上，估計了一下局勢。這樣的射擊是可以繼續到無窮盡的。而射擊却在整個村子裏轟擊，不知道那邊的事情進行得怎麼樣。他這五個人的小隊伍和他自己也許到那裏去會很有用處的。

「哦，弟兄們，我們要跟他們攪許久時候呢！烏拉<sup>①</sup>！為祖國，為史大林！」

他們像一個人似的跳起來，曲着身子跑去，像針刺似的向前轟出了刺刀，向自動槍的劈拍聲中，向機關槍的排槍聲中而去，他們跳跳蹦蹦的幾步就跑到了壕溝旁邊，從上面直跳到那些莫明其妙地呆若木雞的德國人中去。路旁的壕溝默然了，髒髻被扣住了咽喉的狼的號叫聲，德國人的屍首黑點子似的橫在雪上。

「現在那兒去呢？」查維亞斯聲音噙急地問道。但是謝爾霍克並不回答，他們詫異地四面看了一下。

「喂，謝爾霍克同志，您在那兒？」

---

● (Ура) 俄羅斯人的歡呼聲，有點近似中國人之喊「萬歲」。

『怎麼了？』謝爾羅克最要好的朋友，眼睛晶瑩的亞歷山大(Александр)不信地問道。

『呀，他有沒有和我們一同跑呀？』

『你瘋了嗎，當然跑的。』

『那末他那裏去了呢？』

『他躺在這兒，在這兒！』其中最年輕的華尼亞(Ваня)聲音喘急地叫起來。

亞歷克賽(Алексей)衝過去。謝爾羅克躺在大砲和壕溝之間的半路上。

『怎麼了？』華尼亞含糊地低聲問道。

亞歷克賽注視了一下雪。月光下清晰地顯出血跡，幾大灘血，從砲直到那陣亡者躺着的的地方。

『他被打在什麼地方？』

亞歷克賽默然用手指點點。脚和膝部差不多和腿的其餘部份成了直角。這地方周圍的雪成了一個黑色的水窪子。

『他的腿給打穿了，像用刀切斷的一樣……』

『噫！他怎麼樣跑的！』

『噫什麼！衝司令部，弟兄們，那邊打得很熱烈呢！』

他們跟着亞歷克賽，踏着吱吱喳喳響着的雪急急匆匆的去了。

當發出第一下槍聲的時候，魏納爾睡在司令部裏的行軍床上。他在等待司令部的鈴聲，不能到家裏去。另外一壕溝旁邊，熟睡着一個曹長，隔壁一個房間裏，一向總是這樣，橫七豎八的躺着兵士。上尉等了好久，但是電話不響。他一面被另外一個房間裏傳來的鼻息聲惱怒着，同時又被那曹長的鼾聲所騷擾着。床是硬的，所以很不舒服。最後，他入睡了。他給射擊聲所驚醒。

『又有人在村子裏鬧了，』他惱怒地想道。證實德國人命令的無能為力的新證據使他生氣起來。

但是幾乎是剎時的爆發了第二下，第三下槍聲。上尉滑下床來。

『查烏才(Заузе)，起來！』

曹長已經站起來了。窗外傳來一陣嘖嘖嘖嘖的腳步聲，房間裏擠進了許多兵士。

「布爾雪維克在村子裏了！」

「關門！熄火！」魏納爾命令道，於是他們衝去門上門闕，用泥堵住了門。

裝着電話的那個房間最寬大，最適於防守。雖然魏納爾沒有估計到這裏真的會迫得要自衛，但是一切都是準備好的。門很牢固，是用厚木板做成的。魏納爾會命令再釘上鐵皮和加強鎖銷。牆是用厚梁木造成的，窗上裝着堅固的百葉窗。房屋老早就造好，看樣子，是充作棧房和倉庫之用的。兵士們過夜和關着人質的那一部份是後來添造的，那時房子裏已經設立村蘇維埃，紅角●和圖書館了。那邊的牆比較單薄，門不過用鉛匙鎖上而已。但是這裏可以使人有如身處堡壘般的感覺。

「打開窗洞！」

他們立即推開那沿牆放着的梁木。這裏一層一層的放着沙袋，在近地板的地方分割成許多狹縫。兵士們躺倒在地上。冷氣穿過縫隙，吹進暖熱的房間裏來，蒸氣縷縷起來。步槍開始吠叫了。

鄰室裏腳步聲響起來。迫近地響了一下槍聲。

「打電話到司令部去，快些打電話到司令部去！是游擊隊嗎？」魏納爾問那正在把子彈帶嵌入被關槍的氣息喘急的哨兵。

「不！是軍隊！」

「他們有很多嗎？」

「我不知道，到處在射擊，顯然是從四面八方來的。」

魏納爾罵起來。

「打電話，打電話！」

「上尉老爺，電話打不通……」

他逃近桌子，但是徒然地對話筒呼喊和用拳打着那默不作聲的電話機。死一樣的寂靜……

「割斷了，流氓！」

---

● (Красный угол) 蘇聯一種供作休憩和教育之用的地方，性質與俱樂部相仿。

他惱怒地一拳。電話機轟然一聲掉在地上。他用腳把它踢入屋角裏去。

「我們自己來對付。注意！」

街上密佈着槍聲，可以聽到子彈射進牆上的厚梁木的聲音。鄰室裏門上槍柄轟轟的撞擊聲，但是祇聽得吼聲，門却動也不動。

領導襲擊司令部的是沙洛夫少尉（Иларон）。奪佔了砲台的隊伍跑來的時候，他們還沒有打破第一扇門和衝進屋子。

「謝爾羅克在那兒？」

「謝爾羅克斃死，砲台佔領了。」

在第一個房間裏，他們發現許多兵士的床鋪，亂七八糟散放的東西，一個人也沒有。

「嘿，流氓，醒了轉來，闖到那一個房間裏去了。」

「也把他們從那裏轟出去……」

裏面喧嘩地移動梁木，從隙縫裏向另外一間房間裏掃射出來。

「出來！我們從外面來捉。」

他們在屋子周圍散成一條鏈子，然而立刻明白了，這是堡壘之類的東西。強固的梁木對子彈毫不屈服。梁木上落下一些木屑，但是牆還是完整無缺。機關槍猛烈地吠叫着。隙縫中爆發出微青和紅色的星火。屋子在拚死。

「他們不吝惜彈藥，」沙洛夫咕嚕着。

「看樣子，他們是準備好了防守的，少尉同志……」

整個村子進行着射擊。大概各部隊在他們的崗位上包圍德國人。但是一切都給那從固守着的農舍裏傳出來的轟聲所掩住了。

「唔，弟兄們，一定要把他們捉住。到天亮一定要把他們捉住，沒有什麼可擾的。早上或許會偶然有他們的部隊來到，那末一切都完了……」

他們蹲在山崗後的溝裏，努力用準確的射擊擊毀那從隙縫裏突出來的步槍。但是槍火一刻也不停。

列伏紐克家的那些德國人突然被俘了。衝進農舍的戰士們撞見他們

睡着，兵士們驚慌地跳起來，抓起放在床鋪旁的步槍，絆着四散掛着的帶子跌倒。

「躺在地上，」明慶珂（Минченко）對那飽受驚慌的列伏紐克喊道。她聽話地倒下，竭力想把她的小甘卡（Ганка）推到床底下去。但是她還沒有明白發生什麼事，農舍裏又靜下來了。戰士們消失了，地上橫着穿內衣的德國人。

寧靜早被擊破。現在已經沒有人會溜走，不會在籬垣外面爬了。

「記住，弟兄們，一個活人也不能讓他溜走，一個活人也不能！」當紅軍戰鬥員們分成一隊一隊逼近林子的時候，少尉對他們說。於是大家明白了，計劃的成敗在此一舉了。

各地的德國人是各自行動的。有的地方他們決定沿着農舍自衛，有的地方驚擾地祇穿着一襲內衣，但是帶着步槍和彈藥，跑出來到院子裏。他們半裸着跳出來，跑到凜冽的寒氣中，俯伏在棚房的屋角後面和籬垣後面頑強地射擊。

「別在腳下攪，別攪！」謝爾蓋對婦人們喊道，她們忽然像從地下出來似的出現，直闖進交綏的砲火中來。

「同志們，我屋子裏有六個德國人，六個德國人！快一點！」畢爾佳麗哈（Пельчариха）拖着一個紅軍戰鬥員的大衣。

「在那裏？」

「你祇要走，我指給你看，屋子近得很，馬上就到的，」她勞繁稱贊一所很好的寓所似的煽動着。

他們跟着她跑，但是立刻看到事情並不簡單。他們碰到了一陣致命的槍火。這裏牆上也挖成了隙縫，裏面鑽出死亡來。

畢爾佳麗哈和戰士們一同伏在地上。她身邊有一個青年，一手抓住胸口，呻吟地把頭垂在槍口上。

「這怎麼也不成，弟兄們，」她喊道。「他們把你們一個一個打倒，而自己却坐在屋子裏！放火燒屋子吧！」

「這是你的屋子嗎？」

「是我的，還會是誰的呢？放火燒，放火燒！」

「屋子裏沒有人嗎？」



畢爾佳麗哈緊握了拳：

「有一個小孩子……大人都跳出來了，那邊……在搖籃裏……」

「哦，那怎麼成？你這女人瘋了嗎？」

她抓住一個紅軍戰鬥員的衣袖。

「怎麼辦呢，我親愛的！怎麼辦呢！你們別爲了一個小孩子而毀掉……我母親，我對你說——放火燒屋子！」

「醒醒吧，母親！你怎麼的！」

「放火燒屋子！哦，瞧！」

第二個紅軍戰鬥員急速地用手帕包紮手。手帕上巨大地一點一點露出血來。

戰士們不聽畢爾佳麗哈，但是她扭住他們的大衣，號哭地絮絮勸個不住。

「你別聽吧，不要給打死！你沒看見打得多厲害嗎？」

「誰要打老太婆……」

有一個隙縫中的步槍啞然不響了。

「瞧！祇要好好的打，一切都會好的！」

「喂，弟兄們，要是爬過屋頂去，那不好嗎？從另外一面爬過屋頂，我來領路！」

「哦，這就情形不同了！不要說放火燒燬火燒的！在那裏？走吧！」

有幾個人留下來，以加倍的精神射擊。餘下的跟着畢爾佳麗哈跑去。過了一會兒，農舍裏開始了一陣喧嘩的格鬥聲。

「別放槍！」畢爾佳麗哈大開門戶喊道。「別放槍！」

他們躍起身來。農舍裏躺著死掉的德國人，有的臉倒在機關槍上，有的給刺刀刺死了。

「瞧，謝遼查（Сережа）●，直中在額上……」

那射手高傲地檢點自己的工作。畢爾佳麗哈從搖籃裏抱起小孩子。

「被殺死了，」她聲音死一樣的模糊地說。

他們仔細一看。那小小的身子毫無生氣的垂在那女人的手上，小頭被打破，搖籃流滿了血。

● 謝爾蓋的愛稱。

畢爾佳麗哈手中抱着死小孩站着，無意識地搖曳着那輕的小身體。

『睡……你們不要放火燒……憐惜小孩子……可是爲了小孩子却使那兩個人受傷……』

『輕些，母親，輕些……』

『我又不是哭，我親愛的，我不是哭，你把槍給我吧……』

村子裏的槍聲稍微靜了些了，祇有司令部那邊，鬥爭還在繼續。天已經現出魚白色，虹環裏的新月逐漸消逝於高空中；虹的環像凱旋門似的矗立在它的兩邊。空氣流入茫無邊際的青天中，整個世界猶如一個充滿了冰的玻璃球。突入銀色和青色中的祇有司令部旁邊不斷轟擊的紅色的星火。

『這樣我們可以對付了，弟兄們……把手榴彈丟進窗子去，也許百葉窗已經不怎麼牢固了。』

『那末怎麼走近前去呢？像瘋子似的在射擊……』

真的，從牆上的隙縫中淌着流火。不斷地劈劈拍拍爆發着射擊聲，雪像小雲似的一捲有數百處之多。

『天亮了，』沙洛夫看看破曉的天，不安地說。遠遠裏地平綫上已經露出一帶粉紅色。鬥爭拖延得意外的長。白天一來，大路上也許會出現德國軍隊，意外的援軍也許會及時趕到。在夜掩護之下，發生的一切是神不知鬼不覺的。白天使德國人免除了不明不白的恐懼，使他們能夠出來活動。假使有什麼地方關心這一個部隊，——大概是會關心它的，——注意到沒有了電話的通訊聯絡，就派人來，開始找尋。白天是幫助德國人的。

『哦，弟兄們……』

『沒有結果，少尉同志……這兒可以就攔上一年。扔扔手榴彈看吧！』

『好吧，應該試試看，』謝爾蓋忽然說。

『你怎麼的，你怎麼試呀？』

『不要緊，我試試看……』

他在旁邊遠遠裏兜過去，從牆上沒有隙縫的那邊的屋角後偷偷的溜近前去。他們中止射擊，恐怕打中他。

『他想出這種方法？』沙洛夫心神不安着。但是謝爾蓋鎮靜地爬着。在寒冷的半明半暗的晨光微曦中，可以看見那邊黑黝黝的隙洞中槍口躍動，找尋目標和準確無誤地撒佈死亡的情形。

忽然謝爾蓋抬起身來。在他們明白發生的事之前，他在他們和噴出死亡的隙縫之間站起來，挺直了全身，以激烈的行動向窗裏扔進一束手榴彈。火直衝起來。窗前的那個人好像垂在空中一樣。後來他搖曳了一下，慢慢兒的墮在地下。

『向前！』沙洛夫命令道。他們向屋子衝去。窗洞裏的機關槍默然了，流滿了血，機關槍手們也默然了。手榴彈完成了它們的事業。

『向前，弟兄們！』

他們向屋子掃射，穿過被手榴彈打穿的穹窿衝進去，手在擊碎的玻璃上擦傷了。火舌舐着厚木梁。

『那邊是我們的人！那邊是我們的人！』馬柳姬哈（Малючиха）嘹亮地喊起來，這時大家才想到那些人質。

『我們的人，我們的人！出去！』她拖住了吉巧里哈（Чечориха）的衣袖帶哭帶笑地說。『我有孩子……』

馬拉莎從地上一跳跳了起來，一句話也不說，躍出屋子。門檻上坐着一個青年戰士，他正在包紮自己的腳。她以自信的行動抓起放在他身邊的步槍。

魏納爾上尉給煙燻得半死。緊閉着的農舍裏由於不斷的射擊而完全昏黑了。煙壺死人，刺痛着眼睛。步槍口白熱化了。有一個傷兵在牆旁執拗地呻吟着。魏納爾想回過身去對準他的臉放一槍，但是他一分鐘也不能離開自己的自動槍。房間裏橫七豎八的躺滿着傷兵。魏納爾覺得他不能活着離開此地了。他要突然被捕了。上尉怎麼也弄不懂——根據一切的情報，前線是很遠很遠的——而忽然德國司令部被游擊隊包圍了，還竟會在深遠的後方發生，而且是正規軍，紅軍部隊。

那傷兵呻吟得愈加慘了。媽的，難道就沒有人知道這裏發生的事。還可以延續到這時候嗎？電綫被切斷，怎麼也沒有跟人通訊的可能。槍聲靜下了，司令部旁的廣場上愈來愈鬧。看樣子，他的部隊已經被切斷

，司令部是最後的防禦陣地了。

忽然之間，震耳欲聾的一聲爆炸振動了被煙燻得黢黑的空氣。空氣的波浪把他遠遠的推到牆旁邊。傳來一陣吶喊聲。百葉窗掉下來，於是他才明白，窗裏扔進了一束手榴彈。火舌衝竄起來。魏納爾覺得肩上刺痛地震了一下。地上狼藉着肉塊，手腳的斷片。不，這兒沒有辦法了。他衝到牆壁一間裏去。這裏比較安靜。一間不大的貯藏室裏有一個窗洞，有一個機關槍手氣也不透的扳住槍機，雖然已經沒有人對他作答。這一面的人顯然都走了。魏納爾抽去了門閂。百葉窗轟然一聲打開。上尉蹣跚躍出去到雪上，他被朝晨的雪和天的光輝曬得眼花撩亂。後面傳來一陣腳步聲。大概紅軍戰鬥員們衝進屋子了。他跳躍遠遠的向那首先碰到的屋子，向馬柳珂夫的廚房竄去。

忽然在他半路上，像從地底下出來似的來了瑪拉莎（Малаша）。她握住了步槍的口，以突然的行動向他衝去。魏納爾迫近地看見了黢黑的少女的臉，熾燃的眼睛。蓬鬆的頭髮在這又可怕又動人的臉周圍飄動。瑪拉莎寬大地竭力撐開兩隻雄健的手，把步槍舉到頭頂上。魏納爾躊躇了。射擊和落在他頭上的槍柄的猛擊剛好同時而發。他呼叫起來，仰天哀號。血流在他的眼上，像濃厚的浪似的在咽喉中湧湧。魏納爾窒息起來了。

離他兩步的地方，騎着瑪拉莎。當她聽見骨頭折斷的聲音時，她同時感覺到了射擊聲。幸福的微笑現在她的唇上。整整有一個月把她的臉變成老年人的冷酷神情的表情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她攤開了手騎着，臉對着天，眼珠烏黑，膚色黧黑。瑪拉莎是一村裏最美麗的姑娘。她手裏還緊握着槍口，但是一切都已經離她很遠，在虹的光輝中，在冰霧的清晨的碧空中，在陽光射着的光耀的雪中泳走了。

這些首先出來的陽光驚醒了虹。它那蒼白的半環在空中出現了一夜，但是形狀祇是一條微白的帶子，隱隱約約的在藍天中。現在太陽以光輝和溫暖飽滿它，所以它在空中閃爍着花粉似的柔和的色彩。它變成粉紅色花瓣的顏色，成為早春的紫丁香般的紫藤色，飄着紫羅蘭色風輪草的色澤，玫瑰的鮮紅色，剪秋蘿花瓣的金色。

瑪拉莎的眼睛盯住了那高高地橫在空中的照耀着的半環。生命和血

一同流出了身體。手指硬了，腿冷了，身體僵了。幸福的眼睛望着那從一頭到一頭的橫在遙遠的空中的照耀着的路。快樂的小路在充滿着更多的陽光的明亮的碧空中。她循着虹的小徑走去。瑪拉莎，村中最美麗的姑娘，集體農場裏最優秀的工作人員。報章上曾經寫到過她，夏夜為她盛開了愛之花。

雪和冷都沒有了。頭下悉悉率率的響着禾草，噴香的禾草，長滿奇花。水潺潺作聲，遠遠裏什麼地方新鮮的水像泉似的衝擊着。夜蘊沈靜中響着手風琴。眼睛在天空中找尋虹——但是沒有，那裏有什麼虹，這是夏夜呀。伊範(Иван)高興地笑着，他的眼睛，黑眉之下的灰眼睛就在她的臉旁邊。黑夜掩住了愛人的形容。虹不是有的嗎，剛才不是有虹的嗎？想再見它一次，以它的光彩來一飽眼福。瑪拉莎艱難地用臂肘支撐起來。難熬的疼痛直穿到她身體裏，所以她又倒在雪上。他明白她要死了。她的手在空中搖蕩，想抓住那花帶，那掛在天空中的虹。眼睛變得像玻璃一樣的晶瑩起來，凝視着天空。半開半闔的嘴裏皎潔地露着雪白整齊的牙齒，臉凝住在充滿了痛苦的微笑中。

魏納爾軟在棚房後面的深雪中。一隻眼睛漏了出來，被槍柄打出來了。但是另外一隻直望着掛在頭頂上的天空。難受的創痛使頭破裂。彷彿頭蓋骨上不斷的有一個大錘子在敲擊。喉嚨裏流着血。魏納爾急忙把它嚥下，嚥下，吸飲着，但是血流個不停，宛如從一個無底的井裏流出來的一般。咽喉裏痛苦的痙攣震動着整個的身體。

他把那隻唯一的眼睛凝住在遙遠的碧空中，好像在那裏找回音，他看見了虹。巨大的半環在地平綫的一端掛到另一端，把天地接住了。充滿着光的柔和的彩色閃耀着。在模糊的頭裏掠過回憶——他在什麼地方曾經看見過這樣的虹的呢？啊，是的，在這一次風雪之前……婦人當時怎麼說的？她認為虹是好兆。

魏納爾上尉呻吟起來。虹是好兆——但不是他的。虹欣喜地照耀着，但是沉入黑暗之中的他已經看不見了。

(蕭 曼聲)

葛洛新曼  
(Б. Грозман)

## 人民不死(續)

(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

### 十二

德國人黎明時進發。坦克車手打開上面的艙口，嚼着蘋果，向剛剛昇起的太陽觀看。其中有幾個穿着短褲和運動衫，袖子闊大，短不及肘。先頭的重坦克稍為在前面一些開着，坦克車指揮員，一個身材豪華的德國人，一串珊瑚紅珠，繞在他又肥又白的手臂的肘彎裏，他把他那張滿是大鬚麻子的大臉轉向太陽，咀嚼着。他的無邊帽下面探出光亮頭髮的長髮球。他坐在坦克上，好像是兵士自信的偶像，好像是非正義戰爭的戰神。他的坦克已經離開馬爾契與那·布達不下六公里，但是縱隊的鐵尾還沒有來得及展開，不時發出轟隆的響聲，緩緩地在村子的廣場上舒展。摩托自行車員好像是突然穿進沉重的鯉魚中間的一羣梭魚，迅速地穿過去，追趕坦克車。他們越過坦克車，並不減低速度，他們在不平坦的道路上厲害地顛簸着，深綠色的四輪馬車踉蹌着，振搖着，竭力想從摩托自行車中掙脫出來。彎着身子的，瘦削的，黑臉的，因在太陽下面奔波而黧黑的摩托自行車員，在走過先頭坦克旁邊的時候，頭都不掉地，爲了致敬，只迅速地把手舉起來，然後又緊扶住駕駛舵。那小胖子用他肥手懶惰地一動以回答摩托自行車員的敬禮。摩托自行車隊向前飛逝，在身後揚起白色粗麻布似的塵灰尾巴。昇起着的太陽把這塵灰染上粉紅色，它在公路的上空搖搖擺擺地掛着，先頭的坦克，傲然有介事地

嗚叫着，開進輕飄的塵埃之雲裏。「密塞斯米特 109」式在高空裏細聲地嗚叫着飛過去。細長的蜻蜓形的密塞斯米特的身子一會向右，一會向左移動，一會向上昇，一會又猛然下降；有時追過坦克縱隊的头，然後再回轉去，迅速地做着陡直的急旋迴轉。它們的叫聲這樣刺人地犀利，甚至於坦克低潤而強大的轟隆聲都不能蓋過它。密塞斯米特在每一座小林，丘陵上空下降，搜索沒有收割的小麥田。黑色的，三輪軸的載重汽車滿載着摩托步兵，像馬匹似的打着響鼻，出動途途。兵士們一排一排的坐在摺頁式的長凳上，都歪戴着船形帽，手裏拿着黑色的自動槍。他們的車子罩在塵埃之霧中，這霧是這樣稠密，甚至夏日強大的陽光都不能穿透它。塵埃像闊而長的雲片蓋在田地和小林的上而，樹林沉浸在濃密的這霧似的迷霧中，似乎大地是在炭酸氣的乾澀的煙霧中焚燒着。

這是德軍摩托化縱隊計擬好和實驗過的古典式行動。頭戴無邊帽的小胖子，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上午五時他的先頭重坦克在法國碧綠的葡萄樹中間，在石砌圍牆之間，在開闊地繞過丘陵的公路上行走的時候，也是這樣坐在坦克車上的。摩托自行車員也是在這樣很準確的時分在他的旁邊飛過過去，掩護隊的飛機也是這樣在法國的天上搜索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的清明的早晨他的車子在波蘭（Польша）大道上馳過國境碑，在高大的橡樹蔭中間，千萬飛嵐的陽光沾在黑色的鋼甲上跳動着。坦克縱隊以全部重力開上貝爾格勒的公路，塞爾維亞（Сербия）淺黑色的身體發出軋軋之聲，在迅速的齒輪下面顛碎。他就這樣從涼快的半黑暗的峽谷中第一個掙扎出來，看到沙洛尼克海灣（Салоникский залив），岩石海岸的明朗藍藍……他打了一個呵欠，習慣於一切的這位非正義戰爭的偶像，他的照片刊載在所有慕尼黑（Мюнхен），柏林（Берлин），萊不齊（Лейпциг）的畫報和雜誌上。

隨着太陽的升起，指揮員們昇到丘陵的頂上去。巴巴奈陽借魯勉切夫的望遠鏡，詳細地看一下公路。波加列夫看看世界晨曦的和樂景象，這是涼快中的，露珠中的，輕霧中的，叫哥哥短促而清脆的叫聲中的，在黑夜之後重新升起的世界。黑甲蟲像煞有介事地和像有心事地走過去，陷在沙裏，螞蟻們也出動去做工，一羣小鳥從樹枝上跳下來，試圖在受陽光初次接觸，幾乎還沒有溫暖的塵埃裏洗澡，然後叫着飛往溪邊。

戰爭的印象對於人是非常強烈的。自然的永久和平在戰爭所產生的形象面前暗淡了，在丘陵上的人們覺得天上的輕雲是高射砲彈炸裂的痕跡；遠處的白楊是被重飛機炸彈所掀起的煙與泥的高柱；天上飛着的膠鬚是戰鬥機隊的嚴格的隊形；谷中的霧氣是村莊焚燒着的煙，沿路長着的小樹，這是用樹枝偽裝着的汽車隊，正等候信號出發。波加列夫不祇一次的在晚間的昏暗中，在空襲的時候聽到：「看，德國人拋下紅火箭了，」接着是可笑的回答：「不，那是什麼火箭，這是黃昏星。」在寧息的夏夜，不止一次把遠處的電閃當作是砲火的閃發……現在，從東方的天上，有猛進的烏鴉從樹上飛出的時候，以為這是分散了隊形的飛機飛來。「誰知道他們呢，」聶夫杜洛夫說，「應該在德軍進攻之前禁止烏鴉飛行。」

過了幾秒鐘，像從樹頂上飛起的烏雀似的，有飛機出現了。

在丘陵的斜坡上，就是在掩蔽處和壕溝裏分佈着紅軍戰鬥員的地方，有人用船形帽和手致敬地揮動；這營人看見飛機翼上有紅星。

「是我們的，我們的衝鋒機！」巴巴章陽說。

「貝貝●來衝擊了，」魯勉切夫說，「你看，你看，領頭的飛機在機翅旁，——它是說：我看見敵人了，我去進攻了。」

武器的友誼是好的，是有力的。前線的人們經驗到這友誼，並且試驗着它。在戰鬥中援助步兵的大砲轟擊，飛向進攻軍那面的砲彈轟擊是甜蜜和快樂的。這不僅是力的援助，這也是精神和友誼的援助。

但是在這一天，除了飛機早晨的問候之外，這營兵並沒有得到援兵。他們是孤獨地站在戰場上……

★

在離開村中大道約挨十米的田裏，在道旁的雜草中，掘着有坑。有身穿灰綠色軍裝，頭戴紅星船形帽的人齊胸地站在這些坑的泥裏。坑底排着易碎的玻璃瓶，坑邊放着步槍。紅軍戰鬥員的褲袋裏放着劣等煙草的紅煙匣，在睡覺時被搗滅了的火柴匣，砂糖和糖塊，軍裝袋裏是磨擦得發潤了的妻子們從鄉下寄來的信，鉛筆頭，捲成碎片的軍中報紙，手榴彈的藥綫。齊胸站在泥裏的腰間，是帆布袋，帆布袋裏是手榴彈。假

● 蘇聯衝鋒機的稱號。



使你看一下，這些坑是怎樣挖的，那末你就可以看出：兩個朋友互相擠得很緊，五個同鄉都竭力要靠得近些，把自己的坑都挖得一個靠着一個。雖然軍曹曾經說：「喂，請大家不要貼得這麼緊，這是不行的，」——但是在德軍坦克進攻危急的時候，能看到身旁有朋友流汗的臉不是很甜蜜嗎，並且可以叫一聲：「不要把煙蒂丟掉，讓我來抽完，」於是和熱煙一同感覺到被嘴唇所咬嚼的，咬動過的杜製煙捲的熱氣和溫暖。

他們齊胸站在泥裏，他們面前是一片空曠的田野和空曠的道路；過了二十分鐘，有二千普特重的裝有大砲的猛獁的坦克車，捲着塵灰飛舞的雲霧，發着切齒之聲，衝過來。「來了！」軍曹叫道，「來了，大家看啊！」

在他們的背後，在丘陵的斜坡上，——是藏在掩蔽處裏的機關槍手，更高和更遠一些，在機關槍的背後，坐在壕溝裏的是射手，更遠一些，在他們背後的是砲兵的砲位，再遠一些，是指揮處，本營醫務處……更遠些，在他們背後，是司令部，飛機場，後備兵，遺物，哨兵所，樹林，被夜色陰暗了的都市，車站，那裏是莫斯科河，再往前，在他們大家的背後是伏爾加河，夜中被明亮的電光所照耀的後方工廠，並不用紙條補貼着的玻璃窗，被照亮的卡馬河上的白色輪船。整個偉大的國土都在他們的背後。他們站在自己的坑裏，沒有任何人站在他們的面前。他們抽着用前錢報紙自己捲成的捲煙，他們用手掌在軍服口袋裏摸著摺皺的，在曲折處磨光了的信紙。雲在他們頭上浮着，小鳥飛過便藏匿不見了，他們齊胸的站在泥裏，等候着，注視着。他們要抵抗坦克的猛襲。他們的眼睛已經不看朋友，他們的眼睛在等候敵人。等勝利和和平的日子來到的時候，讓那些今天站在他們後面的人，想起這些打擊坦克的人，穿綠色軍裝拿着流質燃料易碎玻璃瓶的，腰間帶有手榴彈帆布袋的人吧……在綠色的車廂裏讓人們給他們讓出坐凳的位子吧，在路上讓人們給他們開水喝吧。

左面是闊寬的坊坦克壕，裏面用粗木支撐着，從沼地側面的小河一直通向大路，大路右面是森林。

羅其切夫，伊格那季亦夫，莫斯科少共隊陀夫站在泥裏，看着道路。他們的坑一個靠近一個。他們的右面，經過大道，站着柴維列夫，

庶務員莫列夫（Морев），初級政治指導員葉列基克（Еретик）——志願隊，攻擊班班隊的隊長。在他們背後的是兩架機關槍的射擊人員，葛拉戈列夫（Глаголев）的和柯爾達興（Кордахин）的。假使細看一下，可以看到從漆黑的土木洞裏向大路注視着的機槍；更往右一些，在後面，是砲兵觀察員，在插在坑裏的，開始凋萎的橡樹枝之間悉索着。

「喂，攻擊員，去釣魚呀，一早起釣是很好的，」砲兵觀察員叫道。

但是攻擊員並不掉頭去看他，他當然要比他們快樂些：他面前有防坦克壕，左面，在他和大路之間，是穿着被鹹汗褪了色的軍裝的攻擊員的兩背。觀察員注視着這些背，晒得又紅又黑的後腦勺，竟開起玩笑來了。

「讓我們抽些煙還是怎的？」歇陀夫問道。

「可以，請吧，」伊格那季亦夫說。

「拿我的去，要兇些，」羅其姆切夫提議，拿一隻放有半瓶煙草的扁平的香水瓶遞給伊格那季亦夫。

「你怎麼呢，不抽嗎？」伊格那季亦夫問他。

「嘴裏苦，抽多了，我還是嚼些糖吧。把你的給我，乾淨一些。」

伊格那季亦夫把糖紙給他，羅其姆切夫細心地把小砂子和煙灰從糖上吹下來，開始咀嚼。

「就快些吧，」歇陀夫說，伸了一個懶腰，「沒有比等候更難過的了。」

「寂寞起來了嗎，」伊格那季亦夫問道，「我忘了把奇達琴帶來。」

「別開玩笑，」羅其姆切夫生氣地說。

「難道不可怕嗎，朋友，」歇陀夫說，「這條路是白的，死沉沉的，一點聲息也沒有。我無論活到多大歲數，還總忘不了。」

伊格那季亦夫沉默着，向前看着，稍微抬起身來，用手臂擱在自己的坑沿上。

「去年，也就是在這時候，我上休羅院去，」歇陀夫說，並且生氣地唾了一口。同伴們的沉默使他吃了一驚。他看見，羅其姆切夫和伊格

那季亦夫一樣，看着，稍微伸出頭項。

「盧瑟長，德國人！」羅其姆切夫拖長地叫道。

「來了！」歇陀夫說，並且低聲地嘆了一口氣。

「啊，這是塵灰，」羅其姆切夫說，「好像是成千頭牛揚起的。」

「我們給瓶子他們吃，」歇陀夫叫了一聲，笑了笑，唾了一口，粗魯地大罵。他的神經緊張到極度，心臟狂地跳着，手上蓋了一層熱汗。他把汗揩在沙坑的毛茸茸的邊緣。

伊格那季亦夫沉默着，看着在路上飛揚起來的塵灰。

指指處的電話鈴響了起來。魯勉切夫拿起耳機。是觀察員打電話來：德國摩托自行車隊的先頭部隊已在大路上埋有地雷的地段突然出現。幾輛車子在右面和左面的迴路上炸碎，但是德國人現在又沿大路推進了。

「他們來了，你們看！」巴巴章陽說。「讓我們來歡迎他們。」他招呼機槍連指揮員柯修克(Косиок)中尉聽電話，命令他把摩托自行車隊縱放到極近的距離，然後用機槍掃射。

「幾米突？」柯修克問。

「你要幾米突做什麼，」巴巴章陽說，「放到大路右面的枯樹跟前。」

「到枯樹跟前，」柯修克說。

過了三分鐘機關槍開火了。第一排槍沒有射中鵠的，路上飛起一陣迅速的塵埃之雲，像一長列的麻雀羣，急急忙忙的在塵埃裏洗澡。德國人一面走一面開火，他們沒有看見目標，但是這一無目標的槍火的密度是很大的，——空氣響着，充滿着無形的死之弦，塵之烟，混合在蔓延着的雲裏，沿着丘岡爬着。坐在戰壕和掩蔽處的紅軍戰鬥員，彎着腰，担心地看一眼在他們頭上呼哨的淡藍空氣。

這時機關槍又射出幾排子彈，恰巧打在飛逝着的摩托自行車員的身上。一剎眼之前還似乎沒有足能阻止這槍聲砰砰的飛閃隊伍的力量。現在這隊伍眼看變成了灰燼，車子停下了，倒下了，被毀摩托自行車的輪子還是繼續旋轉着，揚起塵灰。還保全着的摩托自行車手轉身到田野裏去。

「唔，怎樣？」巴巴章陽問魯勉切夫道，「唔，怎樣，砲兵同志們

，你們與我們的摩托自行車員不好嗎？」

頻繁的步槍射擊隨着摩托自行車員飛過去。一個年輕的德國人，一隻腳受傷了，或者是摔傷了，倒下去，從傾倒的車子下面爬起來，高舉雙手。射擊停止了。他穿着破軍裝，髒而有血印的臉上帶着苦難和恐懼的表情，站着，把雙手向上伸，好像要從一個高枝上摘下蘋果似的。後來他喊叫起來，緩緩地跛着足，舉手搖動着，向我們的壕溝這面挨過來。他走着，叫着，漸漸的笑聲從這壕溝滾到那壕溝，從這掩蔽處滾到那掩蔽處。從指揮處可以清楚地看出舉着手的德人的身形，指揮員們不明白，為什麼在戰士中間發出笑聲。這時電話鈴響，最前綫觀察處解釋突然快樂的原因。

「葛指揮員同志，」機關槍連指揮員柯修克笑不可抑地，訴怨似地向話筒說道。「那個德國人一拐一拐的，喊着說：『俄國人，投降呀！』——他自己却舉着手……他已經嚇得把俄國字弄錯了。」

波加列夫和其他的人一同笑着，心裏想：「這一切都十分好，這樣笑，在坦克近來的時候，這很好，」於是問魯勉切夫道：

「你們一切都預備好了嗎，上尉同志？」

魯勉切夫答道：

「都預備好了，委員同志。材料都預先準備好了，大砲上的砲彈，坦克所將經過的整個角度，我們都能把集中的砲火囊括在內。」

「空中！」有好幾個人同時長聲地叫了起來。

同時兩個電話機都響了起來。

「來了，先頭一輛讓我們兩千米突，」魯勉切夫一字一字地說。他的眼睛變得嚴厲和嚴肅了，全速還繼續笑着。

## 十三

飛機和坦克幾乎是同時出現的。六架「密塞斯米特 109」低低地在地面上空飛進着，它們上面是兩小隊轟炸機，再高些，大約是在一千五百米空中，又是一隊「密塞斯米特」。

「在轟炸之前的古典隊形，」轟夫杜洛夫喃喃地說，「下面的『密

塞斯米特』是掩護退出垂直下降的，上面的則是掩護進入垂直下降的。現在就要給我們熱鬧看了。」

「得把掩護戒除了，」魯勉切夫說，「沒有什麼法子可想，但是我們會狠狠地給他們點上火。」於是他便命令各砲台指揮員開火。

波加列夫摘下電話聽筒。平行的接連使他可以聽到砲台指揮員與偵察處之間的談話。「開火！」聽到遠遠的命令聲，過了幾秒鐘所有的聲音都消失了，耳朵裏只是響着振耳欲聾的排砲聲。飛向目標的砲彈的刺耳的呼之聲立刻發出來了。似乎，高大白楊，楊柳，榆樹的叢林像用千百萬青燄的樹葉喧嘩着，怒號着，折轉去，逃開那向他們飛來的強大之風。似乎，風在細枝上裂破它堅韌，柔順的纖維，似乎，被鋼鐵所掀起的風在它激進的途中把人和土地都帶走了。聽見遠遠有炸裂聲。一聲，第二聲，幾聲混合的然後又是一聲。

波加列夫在聽筒裏聽到遠遠的一個聲音，在說着射擊的數字。在這些僅僅說着單調的數字的拖長的抑揚聲中，表現出整個戰鬥的激烈。數字凱旋着，暴怒着——數字是活潑的，圓滑的。突然說着射擊數字的聲音換了別個聲音了。「洛羅果（Лозенко），你在土房裏拿一包打開的烟沒有？」「拿的，難道你沒有拿我的嗎？」然後又是指揮員的聲音，喊叫着數字，第二個聲音，重複這些數字。

這時轟炸機旋轉着，尋找目標。聶夫杜洛夫跑到砲火陣地上去。

「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停止砲火，」他向第一砲台的指揮員高喊說。

「有，不停止砲火，」指揮砲台的中尉回答說。

兩架「容克」式垂直地在砲火陣地上越過。四倍的高射機槍向它們一排一排地射去。

「他們垂直下降得真勇敢，」聶夫杜洛夫說，「沒有什麼可說的。」

「開火！」中尉叫道。

三尊砲的砲台開了一排砲。排砲的聲響和炸彈炸裂的聲響混在一起。泥與沙的烏雲遮蔽了砲兵。

他們揩了揩流汗的汗臉又重新裝砲。

「莫羅淑夫，瞄準了嗎？」中尉叫道。

「完全瞄準，中尉同志，」大砲瞄準員莫羅淑夫回答說。「我們打

得厲害些。」

「開火！」中尉命令道。

其餘的飛機都在最前方旋轉，從那裏傳來一排一排的機槍聲，炸彈頻繁的爆裂聲。

開砲員帶着兇暴的頑強，激烈的熱情工作着：在他們那種思想和努力的友愛所聯結起來的協力的動作裏，顯出共同勞動的巨大力量。在這裏工作的不是個別的人——瘦子喬治亞人（Грузин）是補充彈藥的人，闊肩矮身材的韃靼人（Татарин）是添彈員，猶太人（Еврей）是操縱員，黑眼睛的烏克蘭人（Украинец）是裝砲員，高明的瞄準技師莫羅淑夫。在這裏工作的是一個人。他眼睛一閃地看一下由垂直姿勢改作戰鬥旋轉而又重行往炸砲台的「蓉克」式，他揩一揩汗，笑了笑，多手的，迅速的，無可抑止的，用崇高的勞動之汗從臉上洗去一切懼怕痕跡的他，和大砲一同哼了一聲，又重新做他複雜的，聰明的事情。他，這個人，也在第一座砲台第二尊和第三尊砲上工作，並且也在第二尊砲台的大砲上工作。炸彈叫的時候，他不停下，不躺下，不跑到掩蔽處去，他在炸裂的鐵的打擊之下也不停止勞動，當第三連騎着的後備兵叫喊：「高射砲打下一架，往下落，燃燒着！」的時候，他並沒有停下來高興地望一眼，他沒有坐失時間，他工作着。對於所有這些混合為一的人們只有一個字：「開火！」這一個和他們的勞動結合在一起的字，產生出真的火。

瞄準員莫羅淑夫，這個毛茸茸的，滿臉雀斑的人叫道：「我們打得厲害些！」管砲的人，看見砲兵們毀滅性的工作之後，大家都把數字和數字搬進火裏。

砲彈在坦克縱隊中間開始爆炸，對於德國人是十分意外的。第一個砲彈打中重坦克的砲塔，把它打碎。從偵察處用望遠鏡可以看見，探首在車外的坦克車手怎樣迅速而輕捷地躲進車子。

「好像金鼠鑽進洞裏，中尉同志，」坐在砲兵偵察處的偵察員說。

「是的，真像，」中尉說，並向電話生點點頭道：「奧古列成果，殺第四號。」

只有一個坐在先頭坦克上的胖子沒有藏到車艙裏。他揮了一下繞着

珊瑚紅珠的手，好像要鼓勵那些在後面開着的車子。後來他從袋裏摸出一個蘋果，咬了一口。縱隊並不破壞隊形地向前推進着。只是在那共有被毀的坦克橫在路心的地方，駕駛員繞過燃燒着的和被毀的坦克。一部分坦克沒有回到路上而是在田上走着。

離防線兩公里的地方，坦克撤開行軍程序，而以縱隊陣形行進。它們被右面的森林，左面的河道緊擠着，分成好幾排，十分緊密地行進。路上約有二十輛坦克焚燒着。

俄羅斯砲隊的砲火，像一把圓扇子似的在田野裏攤開，坦克開始回答，第一批砲彈在攻擊員的頭上飛過，在掘壕於斜坡上的步兵分位處炸裂。後來德國人又把砲火提高些——顯然是企圖撲滅俄方的前隊。大部分坦克車都停下了。空中出現「侷僕人」——校正員。他和坦克建立了無線電聯絡。指揮處的無線電生說，訴苦地：

「同志們，德國人好似小錘子敲着我的耳朵：gut, gut, gut●。」

「不要緊，不要緊，」波加列夫說，「gut，但並不很。」

巴巴韋陽低聲地對波加列夫說：

「現在坦克要來進攻了，委員同志，我已經知道這戰略，是第三次看到。」他用電話命令迫擊砲開火，並且補充一句說：「這便是你要生日給你的戰地郵件。」

「假使衝破的話，應該把砲隊退到後面去，」砲兵中尉說。

但是魯勉切夫氣急地說：

「假使我們開始把砲拉到後面去，那末德國人一定會衝過來，毀滅砲兵中隊。委員同志，請准許把兩個砲台推到前面去，直射開火。」

「立刻，一秒鐘都不要失去，」波加列夫激動地說。他明白，決定的時機來到了。

德國人顯然以為砲火的停止與砲隊的後撤有關，所以便加強射擊。過了幾分鐘，坦克在全綫進攻，它們很快地行進着，一面走一面用大砲和機槍射擊。

幾個紅軍戰鬥員彎着腰從上面的掩蔽處逃走，其中有一個中流彈倒下，其餘的人，腰彎得更低地在指揮處面前跑過。

● 德文，意即「好」。

巴巴章陽避面向他們走去。

「往那去，往那去？」他叫道。

「坦克，上尉同志！」一個紅軍戰鬥員喘息着說。

「你們怎樣，肚子痛嗎？爲什麼彎了腰」巴巴章陽兇狠的叫道，「抬起頭來！坦克來了，應該迎擊他們，而不是像兔子似的逃走。向後轉，開步走！」

這時春砲開火了。僅是現在開火員才看見敵人。重砲彈的打擊像震動山嶽地有力。被射中的坦克破毀了，金屬座碾起來，火焰噴出車艙，像柱子似的豎在車子上面。但不僅是直接的射中，而且有力砲彈的沉重的碎片也打穿鐵甲，摧毀齒輪，車子發着鳴聲，在自己的輪軸周圍旋轉。

「我們的砲隊不壞，」魯敏切夫對着營指揮員的耳朵叫道，「巴巴章陽同志，是不壞吧！？」

在整個田野上，坦克的進攻被停住了。但是在大路所經過的那條地帶，德國人得以向前推進。先頭的重坦克用大砲射擊着，並且用他所有的機槍掃射着，衝進攻擊隊所踰越的地段。四輛坦克隨在它後面急進着。

砲火減弱了：兩尊砲被打傷，不能射擊。第三尊砲被砲彈打中，完全毀壞，救護員把重傷的砲兵抬走。擊死者的身體保持着戰鬥勞動的突進——人是工作到最後一息而死的。

「喂，朋友們，時候到了……無論痛苦和難過，要堅守不動。」羅其姆切夫叫道。

他們三人拿起燃料瓶來。

歇陀夫第一個探身出洞。先頭坦克一直向他撲來。一排機關槍掃射在歇陀夫的胸口和頭上，於是他便倒在坑底。

伊格那季亦夫看見同伴的殉難。又是一排機關槍彈在他的頭上號叫地飛過，嵌進地裏，坦克已經開得很近，他甚至於饒了起來；剎時之間一個回憶在腦子裏閃過，他小時候和父親到車站上去送客，他站在車站上，特別快車的機車轟轟隆隆地在面前開過去，噴着熱氣和燃料油的氣息。他直起腰來，把瓶子拋出去，自己幾乎絕望地想道：「你想用一立特



汽油去對付機車嗎？」瓶子正巧飛進砲塔；輕鏗的，裊裊抖動的，被風吹着的火焰立刻噴了出來。這一剎那羅其姆切夫又把一連串的手榴彈拋到第二輛車子的齒輪下面。伊格那季亦夫又拋出一個瓶子。「這比波小些，」一個模糊的念頭在他的腦子裏閃過。「這樣的車子就連半立特也可以了！」

一輛巨大的先頭坦克完結了。看上去，駕駛者企圖把它轉身，但是因為火燒而沒有做到。上膛打開，拿着自動槍的德兵急急爬出來，掩着臉，不讓火焰撲上去，開始跳到地面上。

好似本能偷嘗伊格那季亦夫說：「就是這人殺死歌陀夫的。」

「站住！」他叫喊，抓起步槍，跳出泥坑。

巨大的，闊肩的，肥胖的德國人，手上繞着珊瑚串，一人遺在田裏。其餘的坦克車員彎着腰，在叢生着長草的溝裏逃跑。德國人獨自一個全身直立地站着。他看見了手拿步槍向他跑來的伊格那季亦夫，把自動槍頂在肚皮上，射擊起來。幾乎所有子彈都在伊格那季亦夫身旁飛過，但是最後的子彈打在步槍上，把槍柄裂了一個縫。一剎時之間，伊格那季亦夫停了下來，之後又即撲到德國人身上去。德國人企圖重新把自動槍裝上子彈，但是他發現，這他已經來不及辦到了；他沒有暇怯，根據一切看來，他不是懦夫，——他同時用沉重而輕快的步子向伊格那季亦夫走來。

伊格那季亦夫的眼睛裏發暗了，——但是這人會殺死歌陀夫，他曾在夜之中縱火焚燒一座大城市，他殺死一個美麗的烏克蘭女子，他會踐踏田野，破毀村舍，他給民衆送來恥辱和死亡。

「唉，伊格那季亦夫！」不知從什麼地方遠遠地傳來庶務課長的聲音。

德國人相信自己的氣力和勇氣，他經歷過許多年的體育訓練，他知道殘酷和迅速的搏鬥方法。

「Комм, Комм, 伊凡(Иван),」他說。

他好似陶醉於他身材的龐大，獨自一個人站在燃燒着的坦克之間，

● 德文：來，來！

● 因為伊凡是俄人的普通名字，德人使用此來稱呼俄人。

在爆炸的轟響中，他像石像似的站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他曾經在比利時，法蘭西經歷過，在貝爾格勒和維奧土地上踐踏過，希特勒會親自把鐵十字章戴在他的胸口。

好像決鬥的古代又復活了，幾十隻眼睛看着這兩個在弄得坎坷不平的戰地走過來的人。都拉人伊格那季亦夫舉起一隻手來；俄羅斯兵士的打擊是可怕的，爽快的；他不是打敵人的胸脯，他是依照他心的囑咐而行動的。他是用拳頭敲打敵人的嘴脣。

「混蛋，和女孩子打仗！」伊格那季亦夫沙啞地叫道。

短促而乾脆地步槍響了一聲。這是羅其姆切夫射擊的。

德軍的進攻被擊退了。德國坦克車和摩托步兵進攻四次。巴巴章陽四次率領全營人對抗德國人，戰鬥員們手拿手榴彈和燃燒瓶進攻。

砲兵隊長們沙啞地叫喊命令，但是砲聲已經逐漸稀薄了。

人們簡直就死在戰場上。

「瓦夏（Вася），我不再跟你玩了，」政治指導員聶夫杜洛夫說。一顆大口徑的子彈打中他的胸膛，每一喘氣，血從胸裏流出來。魯勉切夫吻了吻他，哭了。

「開火！」砲台指揮員喊叫，聶夫杜洛夫最後的喃喃之聲在大砲的轟響中沉沒了。

巴巴章陽的肚子也受了致命傷，在德軍坦克車第四次進攻的時候。戰鬥員們把他按放在營帳布上，要把他抬出戰地。

「我還有聲音可以指揮，」他說。

在進攻沒有擊退之前，戰士們一直聽到他的聲音。他死在波加列夫的手裏。

「不要忘記我，委員，」他說，「在這幾天中你成爲我的朋友了。」

戰士們死了。誰講述他們的偉績呢？只有迅逝的流雲看見，戰士季亞波孔（Рябоконт）怎樣戰到最後一顆子彈，政治指導員葉列基克打倒了十個敵人，怎樣用已經發冷的手把自己炸毀，紅軍戰鬥員葛魯斯柯夫（Глушков）被德人包圍之後，怎樣射擊到最後一息，機槍手葛拉戈列夫和柯爾達興，在發軟的手指還能夠按住發動鍵的時候，在發暗的視線還能在霧氣的霧中看得見戰鬥目標的時候，怎樣流着血地作戰。

詩人徒然書寫歌曲，說殉難者的姓名將永久生存，他們徒然寫詩，向已死的英雄保證，說他們沒有死，說他們繼續活着，說他們的名字和對於他們的紀念將永垂不朽。小說家徒然把這一點寫在書裏，向作戰的人們允諾他們所沒有請求的東西。

人的記憶不能認留得住幾百幾千人的名字。那死了的人，就算死了。去赴死的人還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千百萬的人爲了自己的自由去赴死，好像是去做艱重的勞動一樣。人民偉大，他們的子弟在一望無際的戰場上神聖地，樸素地和嚴峻地去死。天和星知道他們，土地聽到他們最後的喘息，未割的裸麥和路旁的小叢林看見他們的偉蹟。他們睡在泥土裏，在他們上面的是天，太陽和雲彩。

他們睡得很甜，永眠地睡着，像他們的父親和祖父，一生勞動的木匠，挖地工人，礦工，織工，大地的農夫一樣睡着。他們曾經把許多汗，許多艱苦的，有時是不能勝任的勞動獻給了這土地。戰爭的可怕時機來到了，他們把自己的血和自己的生命也獻給了它。讓這土地以勞動，智慧，名譽和自由爲光榮吧。還沒有更比「人民」這字更神聖和更偉大的字吧！

夜裏，在埋葬死者之後，波加列夫走進掩蔽處。

「委員同志，」在掩蔽處入口值班的紅軍戰鬥員說，「送信的人來了。」

「什麼送信的人？」波加列夫奇怪地問道，「從那裏來的？」

一個身材不大的，手裏拿着一隻包和一支步槍的紅軍戰士走進來。

「你從那裏來的，戰士同志？」

「從師團司令部，送郵件來的。」

「你怎麼通過的，不是路被截斷了嗎？」

「偷過來的，委員同志，肚子貼地爬了四公里，夜裏渡過小河，打死一個德國哨兵，你看，把他的肩章都拿來了。」

「偷也可怕嗎？」波加列夫問。

「我有什麼怕的，」那紅軍戰士笑了一笑說，「我的靈魂是便宜的，像三弦琴一樣，我並不爲它害怕，我已經給它定了價錢，——五個戈貝（Копейка）。我爲什麼要爲它害怕呢？」

「似乎是這樣嗎？」波加列夫嚴肅地問，「似乎是這樣嗎？」

那紅軍戰士笑了笑，不作聲。

第一封信是從葉列望(Эривля)寄來——給巴巴章陽的。波加列夫看看發信地址——是巴巴章陽妻子來的信。

連指揮員奧夫慶尼柯(Овчинников)和蘇萊京(Шулейкин)，政治指導員馬霍特京(Махоткин)迅速地翻着信，低聲地說道：「這人有，這人死了……也死了……這人有……死了……」把寄給死人的信放到另外一地去。

波加列夫拿了寄給巴巴章陽的信，走到他的墳上去。他把信放在墓墩上，用泥土把它蓋起，並且用彈片壓在上面。

他在這營指揮員的墳上站了很久。

「你的信什麼時候到我的手呢，麗莎？」他出聲地問道。

早上三點鐘無線電裏來了一個短短的密電。軍指揮員感謝戰鬥員和指揮員們的勇敢。他們所守德國坦克的損失很大，他們光輝地完成了任務，阻止了強大縱隊的推進。命令營和砲隊的殘部退却。

波加列夫知道，沒有什麼地方可退，偵察兵報告德軍夜間沿着橫越大路的村路推進。

指揮員們帶着惶恐的問題走到他跟前。「我們被困了，」他們說。

巴巴章陽死後，他必須一人獨自作決定了。在前綫人們所時常喜歡說的那句句子：「我研究形勢之後，採取了決定，」甚至於在要決定過夜或是進發的時候也是這樣，現在波加列夫也第一次鄭重地說了，向那些聚集在掩蔽處的指揮員和政治指導員。

他說這幾個字的時候，內心很激動，心想：「要是麗莎看見我就好了。」是的，他時常想讓麗莎看看他。

「指揮員同志們，我的決定是這樣，」波加列夫說，「我們退到樹林裏去。我們在那裏休息一下，部署好了帶戰術往河邊以渡往東岸。我任命魯勉切夫上尉做我的代理人。再過一小時正，我們便出發。」

他看一下指揮員們疲憊的臉，魯勉切夫嚴峻而蒼老的臉，用完全另外一種，使他自己想起戰前莫斯科的聲音說：

「我的朋友們，我們的勝利就是這樣用血和火鑄造的。我們用起立

來紀念在今天戰鬥中殉難的我們的忠實朋友——紅軍戰鬥員，政治工作人員和指揮員。」

## 十四

前綫司令部設在樹林裏。作戰部和偵察部，政治管理局和前綫庶務部的職員們住在窩棚和覆着青枝綠葉的土窖裏。在稠密的榛樹下放著辦公的桌子。遞送員在覆着榛子的神話似的小路上走來走去，把墨水倒在墨水瓶裏；每在早晨，打字機的達達之聲在被露水潤得柔順的樹葉下面遮過小鳥的歌聲；在稠密的草叢之間，看見女人們淡髮的頭，聽得見女人們的笑聲，辦事員們陰沉的語聲。在高高的陰暗的窩棚裏放著大桌子，桌子上放著地圖，哨兵在小屋的周圍踱着步，入口處的守兵把緋紅色的通行證，戳在釘在一棵老楊樹上的小釘子上。腐爛的樹幹在夜裏發着淡淡的光。司令部總是過它永久不變的生活，無論它是設在波蘭貴族古老的大廳裏，或是在大村子的村舍裏，或是在森林裏。森林也過着他自己的生活；松鼠在蒐集着冬天的存糧，東張西望地，把果實落在女打字員的頭上，啄木鳥啄着樹木的纖維，勾出蟲蛹，鳶在搔梳着橡樹，楊樹，菩提樹的樹梢，雉鳥在試着自己翅膀的力量，千百萬紅螞蟥，黑螞蟥，甲殼蟲，鞘翅蟲的世界忙碌着，做着工。

有時在明朗的天空出現「密塞斯米特」，它們在樹林稠密的上空旋轉，窺視軍隊和司令部。

「空中！」於是哨兵叫道。女打字員們把桌子上的紙張收拾掉，把黑頭巾蒙在頭上，指揮員們脫去制帽，爲了使帽徽的光亮不要被發現，司令部的理髮員急急忙忙的把白圍布招起來，把理髮者沒有剃完的面頰白皂沫拭去，侍者用樹枝把預備吃飯的盤子遮好。漸漸沒有聲息了，只聽得見摩托的響聲，松林山麓的沙地上設着砲兵指揮處，那裏傳出粉紅面頰的砲兵將軍的圓渾而快樂的聲音，他用粗魯的言語在說着他的部下。

也像那次在半黑暗的穹形大廳裏那樣，在軍事委員會開着會的滿是枝葉的窩棚裏也給司令送進一整綠色蘋果，給參加會議的人送進幾匣「北巴里米拉」。爲無線電台供給電流的發電機在榛樹林裏日日夜夜的喧

舉着，幾十根電綫從森林裏經過田野，掛在桿子上，伸展出去，電報機敲打着，發報員在鍵上敲打着，無線電波，電話，電報，把這是枝葉的草舍和軍，師，坦克旅團，騎兵隊，空軍聯隊的司令部聯絡起來。在一株矮矮的，滿長着菌癩的樹樁上放着一隻普通的莫斯科電話機，它的響聲也完全是莫斯科式的。它的鈴聲發出時，窩棚裏所有的人沉默了，站在入口處的勤務兵站直了身子，好似聽了「立正」的口令，從來不做急忙行動的司令急急地站起來，走到電話機跟前：這是使葉列明和總司令部發生關係的BЧ6機。

戰綫司令部離開最前綫陣地四十公里。晚間，當風勢靜下和樹梢停止發響的時候，在樹林裏可以清晰地聽到砲聲。參謀長認為司令部至少應該深入七八十公里，到師和團裏去，他可以直接觀察戰事的行進，過了四十分鐘，他可以回到司令部，站在大形勢圖的旁邊。

這天從早晨起司令部裏便慌張着了。德軍坦克縱隊迫近河邊。在司令部人員中間散佈着傳言，說是河這邊已經看到摩托自行車員，他們大概是乘了大平底船渡運河的，他們已經來到設着司令部的林邊。當司令部委員把這報告司令的時候，葉列明站在一株榛樹的旁邊，採着成熟的榛子。

和委員同來的司令部指揮員們探詢地和驚惶地注視着司令的面色，但是這消息並沒有使葉列明起什麼印象。他點頭表示聽見了司令部委員的話，然後對他的副官說道：

「拉墩列夫（Лазарев），把這枝樹下來，你看見不，這枝上長着三十來粒榛子。」

站在周圍的指揮員們注意地注視着，葉列明怎樣勤勞地從樹枝上採下榛子。看來，他的眼睛是很好的，他一顆榛子都沒有放過，甚至於那些狡猾而聰明地躲在毛茸茸的榛樹葉之間的，綠窩裏的榛子也逃不了。這鎮靜的功課延續得充分長久。

後來司令迅速地走到等候着他的各科科長跟前，說道：

「我知道，知道你們為什麼到這裏來。司令部留在原地，任什麼地方都不搬去。以後我招呼之後，你們才可以來見我。」

● 蘇聯一種電話機的稱號。

難為情的科長們都走了。過了幾分鐘副官報告說，軍團司令沙馬林（Самарин）打電話來，

葉列明走進窩棚。

他聽着沙馬林說話，時時重複說：「唔，唔。」並且用他說「唔，唔」的同樣聲音說道：

「你看是怎麼一回事，沙馬林，隊伍有損失只管它有損失，可是我向你提出任務，即使只剩下你一個人，任務你反正是要執行的。明白了嗎？」

司令又說：

「很好，你明白了，」他掛上號筒。

聽了這段談話的乞列德尼成果說：

「對於沙馬林，看來是很艱難的。他不該不說出來。」

「是的，沙馬林是鐵人，」司令說。

「不錯，是鐵人，但是無論如何，我明天要上他，鐵人那裏去一趟。」

「天氣，天氣多好啊！」司令說。「你要吃榛子嗎？我自己採的。」

「我看見的，」乞列德尼成果笑了笑說，並且抓了一把榛子。

「你看見的嗎？」司令高興地說。「他們聽到關於摩托自行車員的話就以爲我要遷移司令部了。」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乞列德尼成果說，「我在腦子裏記住和看見兩百個人：他來的時候——軍裝是簇新的，臉是白的，手是白的，眼睛是不堅定的；我看見，他們坐在學院裏或是什麼別的地方。每天變化着：鼻子擦破了，以後手也晒黑了，軍裝已經不筆挺了，臉被太陽烤焦了，甚至於眉毛都被燒焦了。可是，你看着這個人，試一下，就可以看出：皮膚被日晒風吹得發暗了，而且他內心也被鍛鍊過了……」

「是的，是的，」司令說，「這一切都很好。但是得承認，他們學會了打仗，他們鍛鍊着，他們習慣了，我甚至沒有算他們的功勞。這是什麼功勞呢？鬼知道，打仗的人！」

他問副官道：「中飯好了嗎？」

「馬上就開來了，」值日勤務員說。

「很好，」葉列明說，「你在吃中飯之前不要嚼榛子。」他聳聳肩。「指揮員鍛鍊如鋼，有了經驗，獲得學識，我還嫌不夠。指揮員應該在戰爭中有充分活力而生活，睡得好，吃得好，看書，快樂而且鎮靜，剽悍最適合他的時髦頭，打敵人的空軍和坦克，繞道行進，既消滅摩托自行車，也消滅自動槍員，並且要消滅誰就消滅誰。打仗之後他在世界上反而生活得更好，更安靜。這才是打仗的人。你還記得，我和你在一個團裏吃奶酪餃的事情嗎？」

乞列德尼成果笑道：

「那時廚子還訴苦說：『老是垂直降下，垂直降下』，混蛋，不讓捏餃子！」

「是的，是的，垂直降下，混蛋，不讓捏……奶酪餃確是很好的！」他想了想說道：「這一切都是這樣，應該喜愛自己的行業，和你的行業是戰爭。」

乞列德尼成果走到葉列明面前，沙啞地說道：

「我們要打他。你看見，他在跑着，跑着，——六月二十二日這日子是可咒咀的，上午四時這鐘點是可咒咀的，他的兒子，孩子和重孫是可咒咀的。」

進行了一天的空中偵察證實受傷的中尉從包圍中所送來的消息：由各路開來的德方坦克縱隊在戈列洛維次（Гореловец）進行集中。中尉在地圖上指出德軍在進行集中的長着稀疏的樺樹的低地。空中攝影恰巧證明了這一點。渡過河的牧人報告偵察員，說女人們午間去擠牛奶之後，在集中區裏又開到兩隊摩托自行車。德軍集中的地方離河二十二公里。德軍知道我們在這一戰綫地段的空軍是軟弱的，所以覺得自己很平安。軍用的和載重的汽車一輛挨着一輛地擠得很緊，夜幕放下的時候，有幾輛車子把燈點亮了；廚子在點亮的燈旁洗青菜，預備明天早晨吃。

戰綫司令招呼砲兵隊長來。

「打得到嗎？」他問，指著畫在兩公里比例地圖上的橢圓形。

「打得到，中將同志，」砲兵隊長說。

在司令指揮之下的有總指揮部後備重砲隊的大砲。這就是那些波加列夫在到司令部來的那天所遇見的鋼鐵怪物。司令部裏有許多人害怕這



樣巨大的砲不能安然渡河，——需要建造一座特別堅牢的渡橋。波加列夫不知道，國營農場附近的戰事和坦克縱隊的被擊潰使工兵有時間為強大的砲建造渡橋。

砲兵隊長，紅面頰的，幾乎永久微笑着的將軍愛自己的妻子，老母，女兒，兒子。他在生活中歡喜的東西很多；又愛打獵，又愛快樂的談話，又愛喬治亞酒，又愛看書。但是他在世界上最愛的是長射程大砲。他是大砲的庸人和拜倒者。他把每一尊重砲的毀亡都當作個人的損失那樣體驗。他很悲傷，因為長射程大砲在這次戰爭中不能迅速地發揮它全部的威力。在司令部的區域裏集中大批重砲的時候，將軍很激動，同時又悲又喜——能否使用它呢？

當葉列明說「……用全部火力轟擊」的那一瞬，大概是砲兵隊長一生中最高興和最幸福的一瞬。

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晚間在田裏舉行會議。光亮的黃昏之天穿過樹葉，好像是女主人慇懃的手所按放的，蓋着盛裝的，有彈性的暗綠色的青泥苔。

誰能傳達得出在白俄羅斯森林的最後一小塊自由土地上所舉行的這一會議的嚴肅的純樸啊！從白俄羅斯吹來的風，悲哀而壯嚴地蕭颯着，似乎千百萬人聲的私語在橡樹的葉子裏喧響着。人民委員長和中委委員們，面色憔悴黧黑，穿着軍裝，說話簡短。好像有幾千條綫從這森林的空地裏通向戈美爾和莫奇列夫，明斯克，波勃魯伊斯克，通向羅加赤夫（Рогачев）和斯摩列維赤（Смолевичи），通向白俄羅斯的村子和僻地，花園，養蜂場，田野和沼澤……晚風在暗黑的樹葉裏用那明知或是做奴隸而死，或是為自由而鬥爭的人民的灰暗，悲哀和安靜的聲音，發響着。

昏暗了，砲隊開火。長久的閃光照亮黑暗的西方。橡樹的樹幹從黑暗中顯出來，好像整個千株萬棵的森林，被顫動的白光照耀着，向前跨了一步又停了下來。一會是個別的排砲聲，大砲的發射聲。在遠古時代，當現今亞洲和歐洲的山脈從海洋底轟然凸起的時候，地面上的空氣大概也是這樣喧響的。

兩個軍事記者和一個攝影記者坐在僻獨的樹幹上，離軍事委員會的

窩棚不遠。他們默默地注視着動人的圖畫。

從滿是枝葉的窩棚裏傳出司令的聲音：

「此外，你們記得嗎，同志們，普希金（Пушкин）的『往阿爾士魯姆去旅行（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Арзрум）』裏描寫得很好……」

記者們沒有聽完這句句子。

幾秒鐘之後他們又捉住安靜的，緩慢的字句，根據聲調，認出是師團委員乞列德尼成果說話：

「你知道，我喜歡加爾洵（Гаршин），關於兵士的生活，他說得很真實。」

二十二時五十分戰綫司令和砲兵隊長乘着戰鬥機在集中着德軍裝甲縱隊的盆地上空飛過。他們所看見的，使砲兵將軍的心永久充滿驕矜。

## 十·五

軍團司令沙馬林少將的任務之一是守住河上的渡橋。司令部，後方，戰地報紙編輯部——總而言之，第一和第二兵車都在河的東岸。沙馬林把最前綫的指揮處移往西岸，移往一個位在一大片未割田地邊上的大村子裏。和他在一起的只有司令部作戰科的加朗（Гаран）少校，灰白頭髮的上校那巴西子（Набашидзе），砲兵隊長，戰地無線電台，電報機和使他與各部隊指揮員聯絡的普通戰地電話機。沙馬林站在一所樸素的光亮的村舍裏，他就是在那裏辦公，接見指揮員和進餐的。因為受不了窒息，他是到乾草堆上去睡覺的。

在村舍裏，睡在行軍床上的有：塌鼻子的，有着很紅的面頰，很黑的圓眼睛的，沙馬林的副官——李亞陀夫（Лядов），有憂鬱病的，在入睡之前唱「藍藍的樸素的小頭巾」的廚子，綠色汽車的車夫克柳奧（Клюхин），他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隨身在車子裏帶着迭更斯（Диккенс）的小說「大衛·科拍飛爾」（Давид·Копперфильд）<sup>●</sup>。截至六月二十二日他統共才讀了十四頁，開戰以來一個月，沒有機會開卷閱讀，因為沙馬林只給人很少的休息。有一次廚子問，這本厚書是否

● 一譯「塊肉餘生述」。

有意思。克柳興說：「是關於猶太人生活的。」

黎明時候，沙馬林從草堆上爬下來，李亞陀夫拿着一壺水和手巾向他迎面走去。他把冷井水澆在矮小將軍的密長着紅毛的頸項上，問道：

「你睡得香嗎，少將同志？今天夜裏德國人老是從樹林裏放着信號彈。」

沙馬林是一個寡言嚴峻的人。在戰爭中他不知什麼叫做害怕，時常打發李亞陀夫到最危險的戰鬥地段去，總把他弄得啼笑皆非。他懷着女主人那種不慌不忙的自信馳騁於戰場之上，在戰鬥很重的時分出現在團和營的指揮處。他胸前佩着所有的勳章和金星，在爆裂着的地雷和砲彈之間行走。來到作戰着的團裏，他立刻在爆炸和射擊的混亂聲中，在村屋和被屋焚燒的烟霧中，在躍進，我們和敵人坦克行動的眼花撩亂的雜色中，立刻抓住戰鬥形勢的核心。師，團，營的指揮員們很熟悉他斷斷續續的聲音，不知道什麼叫做微笑，時常顯得陰沉和險惡的大鼻子的面孔。他在團裏出現之後，立刻把砲聲，把火警的火光蓋過了，剎時間把戰鬥的全部緊張性都吸收去了。他在指揮處停留了不久，但是他的來臨却在戰事的全部行進上留下了印記，好像軍指揮員安靜而又冷靜的目光繼續看着指揮員們的臉。看到戰鬥指揮得不好，他毫不躊躇地指責長官。曾經有這麼一回事，他把團指揮員，少校當作普通戰鬥員派去衝鋒——以贖他們不決斷，害怕遭受危險和採取負責決定的罪愆。他嚴峻和無情地在戰場上用死來懲罰懦夫。

他對於敵人的憎恨和嫌惡是不可動搖的。當他在被德人縱火的村子裏的焚燒着的街上走過時，他的臉變得可怕了。戰鬥員們講述，沙馬林怎樣乘了裝甲車開進戰鬥最激烈的地方，看見一個受傷的紅軍戰鬥員，他怎樣抱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自己則冒着德人像暴雨似的砲火，隨在裝甲車後面步行。他們講述，他怎樣在戰鬥中拾起一支被戰鬥員所拋棄的，沾滿了臭污泥的步槍，當着一連人的臉努力地和小心地把它擦乾淨，然後默默地交給那位羞得呆住了的紅軍戰鬥員。那些被他領去作戰的人們信任他，原恕他的嚴峻和殘酷。

李亞陀夫很熟悉將軍。李亞陀夫會不止一次的駕車開往最前線，向

遇到的指揮員們問路，回到車子跟前，報告道：

「少將同志，車子開不過去，這裏誰都不走，大路處在迫擊砲的射擊之下，至於小叢林裏，據說埋伏着自動槍兵，——應該尋找繞道的路。」

沙馬林捏了一捏粗烟捲，一面抽着烟，一面說：

「自動槍兵？沒有關係，一直開去好了。」

李亞陀夫嚇得目瞪口呆，坐到自己將軍的背後。李亞陀夫也像許多不勇敢的人們一樣，在自己身上掛了許多武器：他身上有自動槍，有毛瑟槍，有七星槍，有白郎寧，在口袋裏還有一支毛瑟槍和戰利品的飛機用小機槍。有一次他奉將軍的命令到後方去，他用他的故事和可怕的樣子使車廂裏的女子，火車站的衛戍司令們驚訝。但是他似乎一次都沒有用他無數的手槍放射過。

沙馬林把整天都在前綫度過。德軍的壓迫在各地段加強起來。戰事日日夜夜都進行着。被炎熱的和窒息的天氣所苦惱着的紅軍戰鬥員常常拒絕吃那送到戰壕裏來的熱食物。

沙馬林回到指揮處，打電話給葉列明，請准許退到東岸去。葉列明向他嚴厲拒絕了。和葉列明談話之後，少將的情緒變得很惡劣。當加朗少校送來例行的戰報時，沙馬林竟並不讀它，只淡淡地說：

「沒有你的報告，我也知道形勢……」並且憤怒地問廚子道：「什麼時候我有飯吃？」

「飯預備好了，少將同志，」廚子回答說，他這樣努力地拖腳立正，轉身向右，甚至他的白長衫都飄動起來了。村舍的女主人，年老的集體農婦奧麗加·德米特里亦夫娜·戈爾巴赤娃（Ольга Дмитриевна Горбачева），不贊成地露齒冷笑一下。廚子對於鄉村調製法採取譏笑的態度，所以她很恨他。

「你給我說說看，德米特里亦夫娜，紅燒餛飩雞你是怎樣做的，或是，比方說，馬鈴薯餅是怎樣煎的。」

「你要死了，」她回答道，「你竟想教起我老年人煎馬鈴薯來了。」

「可是，並不是鄉下燒法，而是像我現在戰爭以前在品柴（Пенза）飯店裏的燒法。假使少將命令你，你怎麼對他說呢，啊？」

媳婦傳羅茜雅（Фрося）和有病的小孩子注意地聽着這個已經繼續了好幾天的爭論。老婦被觸怒了，說她不會燒那些名稱難聽的菜，說粗壯的笨漢那會比她更細巧地處理廚房事情。

「季姆卡（Тимка）<sup>①</sup>，總而言之，是季姆卡，」她說，她明知道，廚子甚至於不喜歡人家喚他的姓，只是在人們稱呼她「季莫飛·馬爾柯維赤（Тимофей Маркович）」的時候，他才微笑。李亞陀夫是這樣尊稱他的，當他現在將軍坐下進餐之前，先大嚼一頓的時候。

沙馬林很滿意他的廚子，從來不向他發火。但是現在，他坐下來吃飯的時候，說道：

「廚子，爲了把茶鼎從司令部裏搬過來，要說多少遍？」

「今天黃昏АХО<sup>②</sup>送來，少將同志。」

「第二道菜又是煎羊肉嗎？」沙馬林問。「不是說過兩遍了嗎，煎點魚吃吃，河就在旁邊，時間似乎也是有的。」

德米特里亦夫娜笑了笑，向窘迫的廚子看了一眼，說道：

「他只會譏笑老太婆，假使將軍和和氣氣地請求，難道他懂得嗎？總而言之——是季姆卡！」

「他譏笑你嗎？」沙馬林問。

「他怎麼不笑，——他說，你，老太婆，會燒紅燒惱心雞嗎？就這麼樣，……季姆卡啊。」

沙馬林笑起來了。

「不要緊，我也會譏笑他……廚子，」沙馬林說，「鬆麵的麵糊是怎麼做的？」

「這個我不會，少將同志。」

「好。小麥麵糊是怎樣發起來的？是用曹達呢還是用酵母？請說說看。」

「我沒有在糕點部做過工，少將同志。」

大家都哄笑廚子的受辱。

① 是這位廚子 Тимофей 的卑稱，含有輕視與侮辱之意。

② АХО 爲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отдел 的縮寫，意爲「行政經濟部」，即庶務部之類的機關。

飯後將軍喝茶，請奧麗加·德米特里亦夫娜同喝。老婦不慌不忙地在圍腰布上擦擦手，揮去小凳子上的塵灰，坐到桌子跟前。她用小盤子喝茶，揩一揩因汗而發出閃光的鬚是縐紋的前額。

「放糖，糖，老媽媽，」沙馬林說並且問道：「孫子怎麼樣，夜裏又沒有睡覺嗎？」

「腿愈睡愈厲害，他真苦惱，他自己痛苦，也使我們痛苦。」

「廚子，你給孩子吃點糖醬。」

「是，少將同志，給小巴戲吃糖醬。」

「那裏，在里亞霍維契(Ряховичи)，怎麼樣，戰事在進行嗎？」老婦問。

「戰事在進行。」

「人民怎麼受得了啊！」——老婦聳個十字。

「那裏沒有人民，」將軍說，「所有人民都走了。房子都空了。人民把東西也搬走了。你倒把這事情給我解釋解釋看，奧麗加·德米特里亦夫娜：我幾次走進空房子，——所有的東西都被搬走了，集體農民卻把神像留下。連什麼舊的東西都帶去了，簡直看都不要看，有一座房子空空的，什麼都沒有了——牆上的報紙都扯下了，可是神像卻留着。所有的村舍裏都是這樣。就說你呢，我看見，也禱告，你解釋解釋看，是怎麼一回事？把上帝留下嗎？」

老婦哈哈大笑，然後低聲的，爲了只讓將軍一個人聽到，說道：

「誰知道他呢，他究竟有沒有；我們老人禱告，——向他聳十次頭，也許他會接受吧。」

沙馬林笑了起來。

「啊，德米特里亦夫娜，」他說，用指頭威脅一隻從灶頭上跳到地板上的小貓。

這時送來了波加列夫關於擊潰坦克縱隊詳情的無線電報。

李亞陀夫很熟悉將軍的性情。他知道，將軍要出發到前線最危險的地段去時，情緒總變得很好，他知道，形勢愈是緊張，愈是激烈，沙馬林便變得愈加鎮靜。他也知道這位嚴峻的人的可怕的弱點。沙馬林來到空空的，被棄的村舍，裏面一定有忠於住處的貓留下，他從袋裏摸出幾

塊早就預備的麵包，叫來一隻飢餓的雄貓，或是生了許多小貓的貓母親，蹲下來開始餵牠們。有一次他深思地對李亞陀夫說道：

「你知道，爲什麼鄉間的貓不歡喜玩白紙頭？因爲牠們沒有這種玩白紙的習慣，要是黑紙頭便立刻撲上去了，——以爲是耗子。」

現在李亞陀夫明白了，爲什麼沙馬林在和老婦談話和接到電報之後，情緒變得好了起來。

「少將同志，」他說道，「准許我報告：密爾察洛夫奉你的召喚來到了。」

沙馬林皺起眉毛來，又用手指威脅小貓。

「你在那裏說什麼？」

「我報告，少將同志：第一百十一射擊團的指揮員奉你的召喚來到了。」

「啊，好吧。讓他進來。」他對站起身來的德米特里亦夫娜說：「坐着，坐着，上那裏去？請喝茶，別忙。」

密爾察洛夫早晨走到村路上，和自己的師團會合。他的行軍並不成功。他在路上失去了一部分砲隊，陷在泥濘的森林地方。團的輜重隊迷路了，因爲給了縱隊隊長不準確的路綫。在進行時團終於擊退了德國自動槍兵的襲擊，作後衛隊的梅桑斯基一連人，本來應該衝到主力那裏和它會合的，猶豫了一下，於是和它自己不敢在無掩蔽田裏走過的指揮員一同回樹林裏去了。

沙馬林早晨聽了密爾察洛夫的報告，只提出一個問題：給波加列夫留下多少彈藥。

「十七點鐘到我這裏來，」他說。

密爾察洛夫明白，這第二次的談話還要比第一次的更短，不會給他什麼好消息。所以他很奇怪和歡喜，當沙馬林對他說這樣話的時候：

「我給你改正錯誤的可能；和波加列夫建立關係，配合行動，給他保障出路，把所扔去的物質部分拖出來。你可以去了。」

密爾察洛夫明白，所提出的任務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他不怕艱難和危險的任務。他最怕的是自己屬長官的憤怒。

## 十六

波加列夫領了他的一營人在森林裏駐了兩天。營裏的人不多了。用樹枝掩護着的大砲向大路那方面注視着。偵察隊由砲兵克列諾夫京（Кленовкин）率領，他是一個高身材的青年，有一種沒有特別需要也時常看錶的習慣。去偵察的大部分是砲兵，由射擊營裏去的有伊格那季亦夫，柴維列夫和羅其姆切夫。

波加列夫招呼克列諾夫京來，說道：

「你不但得做偵察員，並且也要做食物部長。我們的存糧用光了。」他又深思地補充一句：「藥品雖然有，可是拿什麼給傷兵吃呢？因為他們需要特種的食物——糊湯和果汁。」

克列諾夫京爲要試一下自己的新偵察員，責成羅其姆切夫帶了同伴去作第一次的偵察。

他說：

「是的，除此之外，應該給戰士們保障麵包，給傷兵保障糊湯和果汁；廚子那裏還有做糊湯的馬鈴薯粉。」

柴維列夫奇怪地說：

「中尉同志，這裏還要什麼糊湯？森林的周圍和路上不是全部都是德國坦克車嗎？」

克列諾夫京笑了起來，他自己也覺得委員的談話奇怪。

「得了，我們去看看再說。走吧！」伊格那季亦夫說。

他沒有耐心在森林裏走。他們在騎在樹下的戰士們之間走過。其中一個擱着手的，抬起蒼白的面孔，憤怒地說：

「低聲點，你鬧什麼，像大熊似的？」

另一個用耳語聲問道：「朋友們，你們回家去還是怎的？」

偵察員走到森林的深處，羅其姆切夫一路上奇怪地說道：

「人變成什麼樣了，簡直奇怪！站在兩百輛坦克的鋼甲中間——一點也不害怕，在森林裏躺了兩天兩夜——倒反而開得發酸了。」

「人沒有事情做，總是這樣，」柴維列夫說。



「不，這只是奇怪，」羅其姆切夫說。

他們一會便走近村路。他們在道旁的溝裏蹲了兩個多小時，觀察着德人的行動。通訊摩托自行車員在他們旁邊走過；有一個在離他們很近的地方停下，裝了烟袋，抽起烟來，更往前走。走過去六輛重坦克。但是最多的是滿載用物的載重汽車。德人談着話，敞開領子坐着，一定是爲了晒太陽；有一輛車子上的兵士們在唱着歌。汽車在葉聲沙沙的樹底下開過，幾乎從每一輛車子裏有手伸出來摘幾張樹葉。

後來偵察員分開了。羅其姆切夫和柴維列夫經過森林到村路越過公路的地方去，伊格那季亦夫越過村路和峽谷，偷偷走往駐有德軍的村子。

他從很高的大麻裏長久地觀察着。村子裏駐紮着坦克車手和步兵。看來他們是在行軍之後作着休息。有些人在池子裏洗澡，光着身子躺在陽光裏。軍官們在花園的樹下吃飯，他們用金屬質的，在陽光中閃亮着的杯子喝酒；其中有一個老是開留聲機，另一個玩狗，第三個，坐得遠一些，在寫字。有些兵士坐在廢墟上補襯衫，另一些兵士用手巾紮着，用保安剃刀在剃鬚子，又有一些則在花園裏搖撼蘋果樹，用剃刀從梨樹枝上戳下成熟的梨子。又有些人躺在草地上看報。

這地方有些像伊格那季亦夫的故鄉：就連樹林也像他歡喜幾小時幾小時在那裏躑躅的樹林，就連河道也像他小時候在那裏捉白楊魚和瘦細鯉魚的那條河。德國軍官在那裏吃飯和開留聲機的花園也很像馬魯霞。畢索慶娜的花園。他和馬魯霞會在這花園裏消磨過多少美麗的良宵啊！他想起，夜裏蘋果的白臉怎樣從黑暗的樹葉裏發出光來，馬魯霞怎樣像一隻溫暖的鴉鳥似的在身旁喘息和低笑。由於這些回憶，心熱起來了……村舍的門檻上出現一個瘦瘦的赤腳的姑娘，頭紮白巾，德國人向她喊了一聲，用手指示一下……那姑娘回到村舍裏，端出一大杯水。可怕的痛楚，悲哀，憤怒抓緊伊格那季亦夫的心。無論是在那天德國人放火燒城市的夜裏，無論是注視破毀村莊的時候，無論是在決死的激戰中，伊格那季亦夫從來沒有像在這萬里無雲的，光明的這天所感受到的這種感覺。這些在蘇維埃鄉村裏安然休息着的德國人要比那些作戰中的德國人可怕許多倍。他彎腰在自己的森林裏走着，用私語低聲說話，左右環顧，

因為他認識這些樹林，它們的橡樹，松樹，樺樹，楓樹，像他生身之地的家一樣；他曾經在這樣的樹林裏遊玩，提高全部的嗓音唱那些陰沉的老婦波加契哈所教他的歌曲，他曾經躺在發出嘎吱之聲的乾樹葉上，注視着天，觀察飛鳥的迴旋，窺視長着青苔的樹幹，他知道所有長漿果和長菌蕈的地方，知道狐狸洞在什麼地方，那些樹洞裏住着松鼠，在那些田野裏，薄暮時有兔子在高草裏遊戲。而現在德國人却在樹林裏抽着烟，伊格那季亦夫却悄悄地隱藏着，從叢生着灌木的溝壑裏監視着他。德軍通訊員所佈置的黑電綫，在可愛的樹木之間引伸着，山梨和白樺因為年幼無知，竟容許自己的細枝肩負鉛絲，德國話沿着這綫經過俄羅斯森林傳達。沒有樹的地方，德國人把年輕的小白樺的身體埋在地裏，更在它們身上加上一塊小木板做路標，死的白樺站立着，葉子是小小的，黃黃的，像銅戈貝一樣，但仍舊肩負着那根下賤的電綫。

在這一天，在這時候，伊格那季亦夫在藉他心的全部深度瞭解了國內在進行着什麼事情——是進行着爭取勞動人民生命和呼吸的戰爭。

他看見了休息着的德國人，恐怖使他冰僵了；剎時間，他想像戰爭已經結束了。看見，德國人像現在在他的眼前似的，這樣洗澡，晚上聽夜鶯唱歌，在林中的空地上躑躅，採集紅莓，黑莓，一籃一籃的菌蕈，在村舍裏喝茶，在蘋果樹下玩音樂，隨便招呼少女去役使。在這一剎那，曾經在自己的肩胛上担當過這些戰役之全部可怕重壓的伊格那季亦夫，曾經不止一次的坐在泥坑裏，並且還有德國坦克車在他頭上開過去的伊格那季亦夫，曾經在前綫道路上的熱塵中走過幾千公里的，每天看到死亡，每天去迎接死亡的伊格那季亦夫用他整個的心，全部的血瞭解了今天的戰爭必須繼續下去，直到德國人退出俄羅斯土地的時候。焚燒房屋的火，地雷崩裂的響聲，空戰，——這一切和這些德國法西斯蒂在他們所佔領的烏克蘭村中的休息比較起來還可以算是良善。這種安靜，德國人的這種淡淡使人害怕。伊格那季亦夫不禁撫一下他自動槍的槍托，摸一下手榴彈，爲了相信自己的力量，自己作戰的準備，——他，一個普通兵，他整個的血都主張戰爭了。

噢，這不是長兄所講述的十四年前的戰爭，那兵士所咒詛的，人民所不需要的戰爭。

在這光天化日的一天，在這午間虛假的安靜中，伊格那季亦夫把這一切都藉他的靈魂，智慧和心來感覺到了。

「是的，那時委員對我說的話是對的，」他想起在火燒城中和委員的談話，心裏想道。

他回到約定會合的地方，同伴們在等候他。

「大路上怎麼樣？」他問。

「老是在運着輜重，」柴維列夫用枯燥的聲音說，「輜重，輜重，車子裏的鵝和雞叫喚着，並且驅趕着牲畜。」

他的臉是失神的，沒有平常那種無禮的和惡意的笑顏。顯然，他看過德軍的後方之後，也感到了那種憤恨的憂鬱。

「怎樣，回去嗎？」羅其姆切夫問道。

他是安靜的，像平常一樣。同伴們是在等候德國坦克的時候知道他是這種人的，在晚餐之前不慌不忙地主婦式地分配麵包口糧時知道他是這種人的。

「應該捉個『舌頭』<sup>●</sup>，」柴維列夫說。

「好的，」伊格那季亦夫高興起來，說，「我已經想到一個法子，」於是他便把他的簡單計劃講給同伴們聽。

工作慾抓住了伊格那季亦夫。他覺得他應該日日夜夜作戰，他不應該失去一分鐘的時間。他不是總以灑脫和勞動力堅不可摧使都拉槍械工人欽佩的嗎，他不是村子裏被算做第一個刈草人的嗎……

他們向中尉報告偵察的結果。中尉命令伊格那季亦夫去見委員。波加列夫坐在一棵樹下。

「啊，伊格那季亦夫同志，」他微笑道，「你的奇達琴在那裏，還保全着嗎？」

「怎麼呢，委員同志，——昨天還彈給戰士們聽呢，大家似乎非常寂寞起來了，談話的聲音也低了。」

他注意地看着委員的臉說道：

「委員同志，請准許我真正做些事情吧，要做得冒出火星子來。我不能眼看着德國人在那裏搖留聲機，在我們的森林裏走。」

---

● 即捉個俘虜來，藉他的舌頭報告些敵情。

「事情很多，事情够做，」波加列夫說。「我們關心的是：麵包，給傷兵吃，捉『舌頭』來，——這工作是够大家做的。」

「委員同志，」伊格那季亦夫說，「給我率領五個人，我和他們把這一切事情都在黃昏之前辦妥。」

「不是誇口嗎？」波加列夫問。

「我們看着吧。」

「假使你執行不了的話，我要追問你。」

「是，委員同志。」

波加列夫命令克列諾夫京分出一個志願隊來。過了十五分鐘伊格那季亦夫領他們到樹林裏去，到大路那方面去。

他開始執行的第一件事情，費了不多時間。他觀察了幾塊長着漿菓的發紅的田地。

「喂，姑娘們，他向和他同來的戰士們喊道，「提起衣裾來，採漿果。」

大家都爲他所開的玩笑而大笑，聽他講一個接着一個的故事簡直腿都伸不直。

「漿果呀漿果，像紅羊皮似的鋪着，」羅其姆切夫說。

「紫莓分開放，黑莓分開放，紅莓分開放，用葉子把它們分開，」伊格那季亦夫說。

過了四十分鐘，罐子，頭盔都裝滿了漿果。

「看，很簡單，」伊格那季亦夫激動地向戰士們解釋道。「紫莓饒給肚子痛的人吃，紅莓給發燒的人吃，黑莓有酸汁，像酸汽水似的；受傷的人，他總是請求喝水的。」

他迅速而靈活地從漿果裏擠出汁來，爲了使果汁不要混濁，他從自己個人的行囊裏拿出經紗來，疊爲兩層，把汁濾下。一會便擠好幾罐子透明而濃醇的果汁。不知從那裏飛來一隻家蠅。伊格那季亦夫把這一切財物拖到傷兵們在那裏呻吟着的窩棚裏。年老的醫生，看了看伊格那季亦夫做的事情，不禁哭了起來，抹去眼淚，說道：

「就在最好的療養醫院裏也不能夠拿出這樣的東西給傷兵吃。你不僅是救一條命，戰士同志，可是我不知道你貴姓。」

伊格那季亦夫不知所措地看看醫生，皺起眉頭來，揮一下手，便走了。快樂的幸運和他同走着。

派去觀察道路的戰士報告說，在村路上停着一輛德國載重汽車。看來，摩托發生嚴重的破壞了；德國人長久地討論這件事情，然後大家和車夫一同乘了路過的汽車走了。

「車子裏是什麼？」伊格那季亦夫迅速地問道。

「不知道，用他們的帆布蓋着。」

「沒有偷看一眼嗎？」

「怎麼看法呢，」戰士說，「汽車一會來，一會去的，沒法走上前去。」

「噢，你這傢伙，一會，一會，」伊格那季亦夫說，「麻雀！」

那戰士受辱了。

「看來，你是鷹吧，」他說。

伊格那季亦夫走到車子跟前叫道：

「喂，大家到這裏來！」

他們走到他跟前去，注視着他那快樂的聰明的臉。他是這森林的主人，不是什麼別的人。任何別的什麼人也不會做主人，——他高聲的說話，像在自己的家裏一樣，他明亮的眼睛歡笑着。

「快些，快些，」他叫道，「拿住那一頭的帆布，拉緊。好。德國人給我們運麵包來了。你看，這樣趕緊，這樣努力，爲了來得及送到又新鮮又暖熱的麵包。甚至於把車子都趕得壞掉了。」

他開始把大型的圓麵包一個接着一個的拋到張着的帆布裏，一面不住地說。

「這一個佛里次<sup>①</sup>烘得過份了，他不會烘爐底麵包，我們得找他說話。這一個很好——看來，漢斯<sup>②</sup>到很賣力。這一個烘得太焦了——格曼<sup>③</sup>睡失聰了。這一個多漂亮，是最好的一個，——是我的定貨，阿道夫<sup>④</sup>本人親自烘的。」

他晒黑的前額覆着汗珠，太陽透過樹葉把一點一點的黑影，落在他

①, ②, ③ 都是德國人慣用的名字。

④ 希特勒的名字。

的臉上，空中飛着的麵包上，德國汽車的黑舷上，滿長着綠草的大道上。他彎腰，叫喚，全身直立起來，措額，環視森林，天，大路……

「好像工作隊長站在麥堆上，」他說，「喂，朋友們，撥去，二百米突或是三百米突；藏在林子裏再來。」

「你走呀，你怎麼啦，你發瘋了還是怎的，眼看就飛來了，」人們向他叫喊。

「我到那裏去？」他奇怪地說道。「這是我的森林，我是這裏的主人。我走，可是有人會問我：你上那去，主人？」

於是他留下站在車子上。鵝鳥和椋鳥在他的頭上鳴叫，好像讚美他的勇敢，快樂，善良。他摘下一些麵包，扔給鳥吃，後來他自己也開始唱起歌來了。但是他的眼睛銳利地注視着坦直的大道，兩旁一公里之內都看得清，他突然停止唱歌，側耳傾聽，凝視着眼睛，那裏有摩托的聲音？遠遠的出現塵埃之雲，伊格那季亦夫細看一下，是摩托自行車。

「主人，你為什麼要跑呢？」他自己對自己開玩笑地問道。很明白，拖車子或是修車子不會乘摩托自行車來。伊格那季亦夫把手溜彈驗一週，拿它的把柄握在手裏，騎在麵包拿掉之後所空下來的凹處。摩托自行車員在旁邊飛逝過去，甚至於速度都沒有減低。

一個鐘頭之後，整個載重汽車都被出清了。伊格那季亦夫在走的時候，向車艙裏看了一眼，從戰地行囊裏摸出一隻白蘭地酒瓶，瓶裏的酒已經很少。伊格那季亦夫把瓶塞在口袋裏。當戰士們把最後一張帆布的麵包搬走時，遠遠的已經聽到有摩托的達達之聲了。

伊格那季亦夫騎到矮林裏去——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汽車放緩速度，掉過身來，開到空汽車跟前。

德國人叫喊些什麼，伊格那季亦夫一字也不懂，但是他們的手勢，面孔的表情，東奔西搶的亂竄把一切解釋得十分明白。他們先看看溝，看看車子底下，然後一個下級軍官向一個上等兵噪叫，那上等兵站着，把手放在袴縫上，鞋跟靠着鞋跟。伊格那季亦夫明白，上級軍官是喊叫：「你怎麼啦，狗蛋，不能夠叫誰看守嗎，怕什麼？」面色悲哀的上等兵用手表示：「周圍都是森林，難道能強迫他們，狗仔們，留下嗎？」看來，下級軍官又叫道：「你自己，豬鬃，應該留下。現在我把你們那

狗捕起來，沒有麵包吃。」「遵命，」上等兵回答，並且嘆了一口氣。後來上等兵便去向車夫號叫。伊格那季亦夫這樣解釋他的咆哮：「你怎麼把摩托開壞了，你不看見，已經在樹林的中央，一定是大家都祇上酒了吧？」車夫看見軍官爲了排遺失掉食物的悲哀而走開時，便拉破面皮地回答上等兵道：「叫什麼，天曉得，你儘把瓶裏的酒吞下兩杯呢！」

鷓鴣在樹枝上跳着，取笑德國人。後來有一個兵士在汽車旁邊找到一個烟蒂頭，拿給下級軍官看，伊格那季亦夫猜想：軍官把印着俄文字的殘餘的報紙看出來了。「是他們！」——他叫了起來，把烟蒂給兵士看，德國人立刻發瘋了：把飛機上用的機槍拖出來，有些人則把自動槍端好，向樹林裏掃射；於是樹葉和小樹枝便落在路上。伊格那季亦夫爬到遠遠的，藏着拿麵包的同伴們的矮林裏。他在那裏一面笑，一面把所見到的事情講給他們聽，從袋裏摸出酒瓶，說道：

「這裏白蘭地只剩一滴滴了，六個人反正是不够分的，看來只好自己一個人享用了吧，啊？」

辦事精確的羅其姆切夫從自己的水瓶上旋下杯子，說道：

「好吧，那有什麼呢，你自己喝吧，給你杯子。德國東西我的手碰都不碰。」

在黃昏之前，伊格那季亦夫給委員解來一個德國人。他是用普通方法把他捉住的：把沿着村路引着的電話綫切斷，和同伴們埋伏在矮林裏。過了一小時，有兩個德國通訊員來尋找斷綫的地方。紅軍戰士從埋伏處跳出來。一個德國人企圖逃走，被打死；另一個人被突如其來的意外嚇得呆住了，於是便被俘。

「委員，我在樹林裏有方法對付他們，」伊格那季亦夫帶着愉快的精悍說，「對付摩托自行車員：把鐵絲橫攔在路上；對付步兵的方法很簡單：把雞繫在矮林裏，——德國人聽見雞叫，會不遠五公里趕來。」

「能幹，」波加列夫笑着對他說。

魯勉切夫在黑暗中讓步兵和砲兵排起隊來，向他們宣讀命令——用服務人員名義向偵察戰士感謝。應召從隊伍中跨步出來的伊格那季亦夫的聲音從暗中回答：

「我是爲蘇維埃聯邦服務，上尉同志。」



密爾察洛夫痛心地記住了他不成功的退却。在短短的行軍時期中，不能勝任的一種卑怯的無力之感支配了他，這行軍與其說是正規軍部隊的退却，不如說像逃走。看着梅桑斯基所率領的人特別痛苦。在他的連裏意氣銷沉，戰士們垂着頭行走，疲倦地拖着步，有些人已經沒有槍械。每一個高大的警管都使人驚心動魄，他們用徘徊迷途的眼光環視天空，一有德機出現，便四散奔逃。梅桑斯基禁止射擊飛機，命令兵士在道旁走，竭力挑選有樹林的或是長着灌木的地方走。一連人沒有秩序的，分散的像烏合之衆似的行進着。紅軍戰鬥員感到指揮員的無能，時常破壞紀律。有幾個赤爾尼戈夫（Чернигов）人夜裏把槍械放下，經過村路回到自己的村子裏去。密爾察洛夫命令扣留他們。但是沒有能夠找到他們。

白天，團的先頭部隊在寬闊田野上走。前面，在五六公里的地方，有森林顯出藍藍的顏色。這森林一直達到河邊。紅軍戰鬥員們高興起來了：在河那邊駐着我們的軍隊，在德軍後方所走的艱苦而危險的路程到那裏可以完結了。聞到遠處柔潤的氣息，馬匹都打起響鼻子來了。輜重兵用不着驅使牠們了。當分散的團在大路上用成千雙靴子，運輪馬車吱吱作響的輪子，汽車輪子的磨光的膠胎，拖砲車的寬廣的膜狀齒輪揚起塵灰的時候，空中出現一架德國偵察飛機。它在塵埃如烟的路上作了一個迅速的圈子，便飛走了。密爾察洛夫明白，不久之後他就要和敵人會面了。密爾察洛夫命令，如若轟炸機襲擊，行進在大路上的馬車和汽車準確遵守相隔二十米的距離，命令放在載重汽車上的旋轉機槍開到縱隊的前頭和尾後去。

他相信，敵人一定是從空中來襲擊。他對參謀長氣憤地說：

「你看，少校同志，梅桑斯基的連裏，所有的人都抬起頭來看天了！梅桑斯基自己也像鷹似的注視着天；可是經過森林時，却像七十歲老翁似的垂着頭，不肯抬起頭來。」

他昇登丘陵之上，環視一下鋪在他面前的天與地的空間。沒有割的小麥騷動着，喧嘩着，風吹動它，折彎它的腰，成熟的黃色的麥穗低下頭去，給眼睛展開麥莖蒼白的身體。整個田地都改變了顏色：黃黃的號



珀色變成蒼白的綠色了。於是覺得，死灰的蒼白在小麥身上跑過，好似活的血從臉上流下，田地好似爲俄軍的退走而嚇得面色蒼白了。田野叫喊着，請求着，俯地跪拜着，一會面色蒼白，一會又抬起華麗的穗子，由於被太陽烤過的全部黧黑便又變得緋紅了。密爾察洛夫看看田野，看看三三兩兩地閃着白光的女人的白頭巾，看看遠處的火磨，看看在遠處發着光亮的小村裏的草舍。

他看看天——從小就認識的，褪色的，灰藍色的，夏日的曠陽天。雲在天上走着，細小的，摺皺的，不明亮的，透明的，可以穿過它而看得見藍天。這巨大的田野和這巨大的暑熱的天空在莫大的苦悶中呼籲着，向那在炎熱的大路上揚起塵灰的軍隊請求援助。雲從西方推向東方，好像是一個無形的人在被德人奪去的俄羅斯天空驅趕着一大羣白羊。

它們隨着在塵埃中退走的軍隊走着，它們要趕到沒有德機尖利的鐵翅刺殺它們的地方去。小麥喧嘩着，俯伏在紅軍戰鬥員的腳下。請求着，它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請求些什麼。

「噢，要用血來哭！」密爾察洛夫說。「用鹽的血，而不是眼淚！」

一個赤腳的老婦，駝背上背着半空的旅行袋，和跟她同走的大眼睛的男孩子默默地看着退却着的軍隊，在他們悲哀的，凝視的眼睛裏的責備是難於形容地可怕，——老婦的眼睛是那樣稚氣地無力，孩子的眼睛是那樣蒼老地疲憊。他們，迷失在廣大田野裏的他們，就這樣站立着。

這是一個艱重的日子！密爾察洛夫永久不會忘記這一天。他等候敵人從空中來，敵人却從地上來。在短促的接戰中，密爾察洛夫失去了他的輜重隊，失去了梅桑斯基的連，這連人和它的指揮員一同到森林裏去了。

近黃昏的時候，團來到河邊。艱重的道路走完了。但是團指揮員並不高興，痛苦的思想支配着他。

參謀長走來，把第二連政治指導員的報告交給密爾察洛夫。一個紅軍戰鬥員在林中的村落中留下，他對同伴們說，他決定和一個年輕的繡婦度過艱苦的時期。密爾察洛夫命令把噸半汽車立刻裝備好，把逃兵截來。夜裏他被解到團的司令部裏，他穿着農人衣服，草鞋，他把自己的制服繫了一塊石頭沉在河中的旋渦裏了。密爾察洛夫遠遠地觀察着紅軍

戰鬥員們和他們作談話。

「把金星的船形帽也沉了嗎？」第一號機槍員問道。

「唔，是的，」逃兵意氣銷沉地，漠然地回答道。

「把步槍也沉了嗎？」第二號機槍員問道。

「我既然留在村子裏，還要它做什麼呢？」

「他把自己的靈魂也沉在那漩渦裏了，」一個高身材的，陰沉的紅軍戰鬥員格魯斯柯夫（Глушков）說，他是和德國坦克車作戰時一個戰死者的兄弟，「把磚頭綁在靈魂上，沉沒了。」

「爲什麼把我靈魂沉了呢？」逃兵受辱地問道，搔搔腿。

去捉逃兵的庶務長笑着說道：

「我們到的時候，他和他的新娘子剛躺下睡覺，——一切都舒齊了，床鋪好，桌上半立特的酒瓶已經空了，有兩隻小酒杯，紅燒小豬肉也吃過了。」

「應該把她，那個賤東西，也抓來和他一同槍斃，」第一號機關槍手說。

「用鞭子來踐踏死！」一個面孔苦惱，眼睛發燒有病的瘦戰士說。密爾察洛夫走到逃兵跟前。他想起整個痛苦的日子——小麥，天，賣備着撤退軍隊的老婦和小孩，他第一次說出一生中艱重和可怕的字：

「帶着全隊槍斃！」

夜裏他沒有睡覺。「不，我不屈服，」他說，「對於這次戰爭我有力量。」

於是他把自己所有的力量緊張起來解決指揮員對團所負的任務。

（未完，尚有六章下期續完）

（林 陵譯）

綏 芙 琳 娜  
(А. Сейфуллина)

## 女 游 擊 員

( П А Р Т И З А Н К А )

在暮色蒼茫中，老婆婆查哈洛芙娜（Захаровна）穿起衣服，通過那露天的走廊，走到高陽台上去。他沿着大路向遠處眺望了好久。看不見希望來到的人。查哈洛芙娜輕輕的嘆了口氣，下降到最高的一層階級。她不願回到那沒有了丈夫和孩子而她就覺得空闊的農舍裏去。不久以前她愛自己家裏，自己裏的那種暫時孤獨的時刻。她歡喜在寧靜中想想，在那打開的箱子旁回憶過去。當時那些不慌不忙的平和的念頭就一個一個的出來了。

這是從前鮮明的藍色，現在褪了色的帶子。還是查哈洛芙娜少女的時候，把它結在髮辮裏的。啊，當時她背上安放着的大辮子多美呀！現在這樣濃密的頭髮和這樣長的東西不見了。非但是少女，就是出嫁的女人也剪掉了。假使那一個女孩子長出了長頭髮，就在兩肩上編成兩條。使它們柔軟是爲了觀瞻，然而難道這是辮子嗎？有什麼話說，時勢改變了！情形不同，風俗不同了。查哈洛芙娜兩個女兒的頭髮都剪了，梳成了男式。拋棄了查哈洛芙娜從小穿的招攏的長裙。拋棄得如此堅決，和查哈洛芙娜自己從前拋棄媽媽的薩臘芳（Сарафан）<sup>●</sup>一樣。這裏箱子裏有一件華麗亞（Валн）的又短又窄的裙子，一件沒有襟，沒有袖的上裝。這也叫做衣服！半件的衣服，四分之一件的衣服。哦，這又是不

● 一種俄羅斯女子穿的長衣，腰間束着帶，胸前扣着紐扣，肩頭綴有肩飾，無袖，有時縫接着白布的袖。

是她老太婆的事。以後——他們還要活下去，而父母呢——祇能活到而已。所以當華麗亞說她已經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時候，她也這樣回答華麗亞：

「你要生活，生活的安排，那是你的事。良心吩咐怎樣，就怎樣做吧。靈魂要你那兒去，就那兒去吧。不過放蕩我是不答應的。」

是的。查哈洛芙娜在箱子裏整理家當的時候，想起許多事。爲了那些老早當心地保藏着的東西，爲了引起的過去的幻影，她一面要哭，一面要年輕和溫柔地笑了。

今天查哈洛芙娜沒有溫暖地坐在箱子旁，她在台階上挨凍，望着村子後的小樹林。親愛的輪廓不會在林子前出現了嗎？應該要出現的。力量已經不足以隱匿對丈夫和鄰居的恐懼了。德國人在迅速地進行。一種模糊的謠言傳過，小女兒華麗亞在共產主義青年團區委員會裏工作的那個城市聽說被德國佔領了。鬼，可惡的魔鬼，上帝寬恕！查哈洛芙娜知道，華麗亞是不會留在那邊等候德國人的。自從在七月中一聽見了史大林對全體蘇維埃人民發表的演說，她就衝到前綫去了。當時沒有放去。但是現在怎麼樣呢？她答允要來的。難道不見一面的就上前綫去了嗎？

老母坐等了好久，周身發抖。天完全暗了。小兒子維佳（Витя）從馬場上奔來。他在幫父親柯紐赫（Конюх）。老人彼得洛維奇（Петрович）做耕地的工作是不行的了。在沙皇和德國人的戰爭中受了傷。從那時起一向受着腿的苦。他在集體農場的馬廄裏已經勤懇地工作了第五年了。得過兩次獎金，他睡也和馬一同睡在那裏。今天，他跟在兒子後面，到家裏來洗澡。明天是古老的節日，斯摩倫斯克節。查哈洛芙娜隔窗暖熱地在浴室裏生了火。等着女兒，爲她蒸發了更多的蒸氣。老人和維佳洗了澡。一塊兒吃了晚飯，又到馬匹那兒去了。老婆婆不想睡。她難過得澡也不去洗。蹣跚了好久，沒有什麼特別的必要，家常地聽聽無線電。在最後的消息中，她也弄不明白，不知道德國人有沒有佔領華麗亞的城市或者在城市附近打。奏過音樂和「起來，飢寒交迫的人們！」

● 沒有什麼可等了。半夜三更冷清清的。女孩子家怎麼會獨個兒走林子呢？甚而至於，如果像平常時候那樣糾集了女朋友一塊兒走，在現在德

● 蘇聯國歌「國際歌」（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的第一句。

國兇猛進攻的日子兩個人也是可怕的。老婆婆睡下，但是夢不來。忽然——百葉窗上傳來一下當心的暗示的敲擊聲。不是華柳雪加（Валюшка）。華麗亞，當她夜裏敲百葉窗的時候，老是要驚醒所有的鄰舍的。大家生氣也不止一次了。查哈洛芙娜走出來到門口，也不抽下門門，隔着門奇怪和不滿地問道：

「誰？半夜裏要我們做什麼？」

華麗亞的不慣地壓低着的聲音回答道：

「快快開門，媽媽。」

她從外面進來，臉頰紅。似乎很快樂。坐了一會兒，吃了晚飯，沉思了一會兒，談話中斷了。面頰還給冷風吹得很紅，但是紅潤之中有些地方透露出蒼白來。衰弱和疲乏的眼睛周圍露出了黑圈。女兒瘦了許多了。好像身材長了些似的。又長又黑的睫毛在說話的時候下垂着。它們下面的青春的面頰上露出一種溫良憂鬱的暗影。這種頹弛的神色在母親的心中催起了預報的愁悶。華麗亞對於什麼東西，什麼人都不問。老婆婆不滿意地咳了聲嗽，忍住了問道：

「你今天怎麼了？好像身體不好吧，啊？」

華麗亞並不憤怒，也不喊：「問些什麼？」——她輕聲和愛地回答道：

「我累了，媽。林子裏積着大堆的雪，一團漆黑，小路也蓋住了。我繞着樹轉來轉去，苦得要命。」

「那末快些躺到床上去吧。爲什麼坐着苦自己呢？」

華麗亞並不馬上作答。又很輕很輕的說：

「早上我要去得早一些，免得人家看見我。」

查哈洛芙娜生氣了，她幾乎想對她叫出口來：

「你犯了什麼罪而要羞見人？」

她向華麗亞的臉筆直望了一眼，碰到了那充滿着女兒的柔情的熱情的目光而……止口了。老婆婆的喉嚨口哽住了。眼睛裏淌出感動的眼淚。女兒走近前去，和她並排坐在凳上，用雙手抱住腰，臉偎倚在乾癟的母親的胸部。查哈洛芙娜俯下去吻那姑娘的頭和面頰。他們緊抱着坐了一會兒。華麗亞不慌不忙地掙脫身來，裝了整自己的頭髮，問道：

「你們節日在浴室裏大概生了火了吧？媽，我們去洗澡吧。」

「你怎麼了，女兒！浴室雖然沒有冷卻，但是時候已經不早，過了半夜了。」

華麗亞微微地，並不明朗的笑了笑，好像遮暗的小燈在她那灰色的大眼睛裏亮了亮。她狡黠地說：

「我們跟你對時候的遲早怕什麼？我們是受過教育的人：無論家裏的鬼和別人家的幽靈我們是都不怕的。是嗎？」

母親扭泥地答道：

「哦，那裏話，雖然不怕，不過說不吉利的話說到天亮是不行的。我照老法過了一生，學你們的新派可不會。我是禱告着受洗禮的，我就禱告而死。哦，如果你要，我們就去。母親的祈禱是可以保佑你避去邪惡的。」

「我，媽媽，有我自己的祈禱。比你的要可靠。哦，去吧。把上一次我留下的禮衣給我。」

「媽媽」，這華麗亞祇是在小時候叫查哈洛芙娜的。而忽然現在想起來了。啊，這不是高興而叫的，親愛的女兒……

母女倆洗澡洗得並不多久，但是很快樂。在河裏浴身，在浴缸裏洗澡和健身，華麗亞是從小就愛好的。她要睡在母親的床鋪上。倚在她的腰旁邊，不久就熟睡了。查哈洛芙娜在女兒身邊大約盪睡了一個半鐘頭之後，當心地爬起身來。向晚的時談，她會揉好節日的粉團。要及時生好爐子，給女兒烘焙路上吃的餅。在天黑的時候，她就要離開村子。在將入睡的時候，她堅持這一點，重複說了三次。她要她叫醒，假使睡得太熟，自己不能早一點醒的話。查哈洛芙娜剛才生好爐子，農舍裏進來了集體農場主席。他打了個招呼，請求地說：

「去吧，查哈洛芙娜，媽，餵牛喝水去。陀羅爾卡·唐姆娜(Дюлька Домна)生了厲害的熱病病倒了，神志昏迷得胡言亂語。」

查哈洛芙娜不好意思起來了。她在集體農場裏從來沒有拒絕過一次工作。無論工作隊長派到什麼地方去——推耕犁，耙，在牛棚裏工作，——她是從不拒絕的。現在她不知道怎麼對主席說。忽然華麗亞好像有人在她腰裏推了一下。馬上爬起來，蓋着被窩坐在床上。自己請求道：

「尼卡諾爾(Никанор)爹，讓媽送我過林子到河邊去。戰爭，尼卡諾爾爹！我不知道，我們還會不會馬上和媽見面。我有很多工作。」

尼卡諾爾不滿意地咳了一聲，但是立刻同意了。

「不放誰都能，但是就不聽女兒的請求而不放達麗亞·查哈洛芙娜(Дарья Захаровна)，這在良心上是說不過去的。」

他向兩個女人伸出手掌揮也不揮的告別而去。華麗亞覺得很奇怪，尼卡諾爾不問她城裏的戰事，也不問她自己。在門口，主席又回頭望了望，向華麗亞衷心友愛地凝視了一下。

「難道他已經聽見了麼？從誰那兒知道的呢？應該使曉得的人少些才好。但是一定要對媽說，」華麗亞紛擾地想了一想。

當她同母親走過那天明前冬霧中的幽黯的林子的時候，兩人都像遵照着別人的命令似的談着。一切事都談到一點，祇是不談戰爭。談到家事，談到集體農場。現在華麗亞詳細瀟瀟的問到親戚，集體農場的朋友，請向他們大家問好。對於查哈洛芙娜有關華麗亞的事，有關她的新的工作的問題，女兒回答得不大願意和不大清楚。在林子口，華麗亞突然打斷了談話：

「要趕快走了。走得快些，媽！」

他們一聲不響地很快的走到河旁邊。在堆着雪的高岸上，華麗亞吻了母親好久，陡然回轉去，急匆匆的開始下降到冰上去了。查哈洛芙娜披着落下來的小雪，像雕像似的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裸露的高岸上。

「媽！」下面傳來叫聲，華麗亞向上跑回來，那姑娘兩手圍住了母親的頭，把她的臉緊貼在自己的臉上。

「媽媽！」她激動地斷斷續續的說出口來。「我到林子裏的游擊隊那兒去。媽，你才沒有看見我所看見的呢！你才沒有看見我們的同胞怎樣的倒下，我們怎樣的面向自己的土地倒下！孩子們怎樣的哭，小小的屍體橫在路上！我們的機器，坦克，卡車被擊毀在路上。我們的戰士，我們的驕矜……撤退了。我不能全講給你聽。……齊娜(Зина)，就是和我一同上你那兒來做客的，還有其他許多同志，我們這一切都看見，到死也不會忘記！我們對世界上的一切寶貴的東西，母親，祖國，史大林……我們對我們沒有了不能生活的一切立誓，我們要報復。也許，我

會遭到很大的困難，又飢餓，又寒冷，危險得要死……但是我還是要去。不過你也不要爲我悲傷，爲我去做光榮的事而高興高興吧。上游擊隊那兒去。」

查哈洛芙娜大吃一驚，但是更覺得難爲情，用抱歉的聲音問：

「女兒，這些游擊隊是誰呀？你別對我生氣。我不懂事，不識字。你從前是一切事情都解釋給我聽的。他們做些什麼事？他們幹些什麼？」

華麗亞苦笑了一下，又偎在親愛的母親的臉上，忍了眼淚說：

「哦，將來，將來你會知道的！是些很可靠的人。我是不會上不可靠的人那兒去的。你是我的朋友，我親生的媽，但是關於他們的事我不能再說什麼了。你答應我——別白費心思的去問外人！你問問父親和維佳好了。他們是知道的。不過別給維佳說我跟游擊隊在一起。小孩子是會對不該說的人誇口的。哦，別了。我遲了，我怎麼也不能離開你！身體保重，媽媽……真的！如果……如果發生這種事，有人把我的屍首送給你，或者敵人拖你到我的死屍那兒去……那末到那時候……媽，我以你相信的上帝向你發誓——到那時你別認我是女兒！什麼也別說出來，假使你從別的方面轉彎知道了我的話。我請求你，媽，別爲了我陷害別人，別喪失我，喪失我在同志之間的光明的記憶，——到那時候忘記我吧！聽見嗎，媽？一定要做到我的命令，別出賣自己的女兒！聽見嗎？做到嗎？」

查哈洛芙娜的嘴唇戰抖起來。她不能立刻說出一個字來，混身抖動着，最後才用足力氣說：

「最好你別把這種事告訴我，女兒……」

在她那紫的臉頰上，在褪色的老年紀的嘴唇上，流着輕輕的苦淚。母親含着這種眼淚低聲說：

「女兒，女兒……我一切都做，一切都做到！不過最好別走，跟我回去吧！你使我心碎了。我能忍受這樣的變故活下去嗎，女兒！」

「活下去，媽！啊，活下去，親愛的！我會活着回來的，但是你——沒有了……我沒有了你怎麼辦呀！我又年輕，又孤獨。你等着我，不要死！我爲祖國打仗去，爲神聖的事業。」



他們互相撲在肩上哭着，吻着，緊緊的臉偎着臉，大家的眼淚交流着。華麗亞把母親的兩隻手握在自己的手裏，向兩手伏倒了一會兒，回過身去，頭也不回的向下跑去了。不久在河冰上清晰地顯出她那輕盈的暗影來。那姑娘就此回頭望也不望她一下的在母親的眼睛裏消失了。華麗亞完全看不見了，而母親還跟着向她望了好久。她的臉很悲傷，但是已經沒有眼淚。她想道：

「她怕向我再看一次。怕憐惜親生的母親，我親生的小鳥兒！難道我們不會再見面了嗎？唉，唉，你把我餘下的日子的一半帶走了，女兒，親愛的！不過別怕，我是不會出賣的，不會把你告訴敵人的！不會告訴的，無論怎麼怕，無論怎樣生氣，無論怎樣可憐。我受得了的，一切都受得了的！」

查哈洛芙娜慢慢兒的轉過身去，背向着那現在埋在冰裏的死一樣寂靜無聲的沙。而這時她的女兒，她也建立光榮的無畏生活的奇蹟去了。

(韋愛虛譯)





馬爾加麗泰·阿麗格爾  
(Маргарита Алигер)

致蘇維埃婦女  
(СОВЕТСКОЙ ЖЕНЩИНЕ)

婦女，  
    同歲數的人，  
    女朋友！  
天天早晨要早早起身，  
送男友送到軍事委員會，  
在晨曦 d 曉風裏站一會。  
你現在要對於許多事情——  
對他也對全國負責任。  
事情多！  
    家裏有  
    孩子等侯。

婦女們，你快快回家吧，  
應該記住這艱難的年頭，  
不管生活是多麼嚴峻，  
兒子和女兒還是要許多  
撫愛，安靜，溫順和熱情。  
讓他們大起來，不知悲哀，  
讓他們隨便說話，遊戲。  
只有一句話：

「祖國」

和

「勝利」——

讓子女把它切切牢記。  
讓那，從戰地回來的男友，  
在光榮，艱苦的日子以後，  
從心底裏把你，你的苦心  
和你的忠誠，引為驕矜。

(岑 譯)



奧羅雅·別爾戈露茨  
( Ольга Бергольц )

## 給 母 親 的 信

( ПИСЬМО МАТЕРИ )

我知道，遠在卡馬河上，  
母親在擔心，在懷想。  
給遙遠的媽，寫些什麼，  
怎樣安慰？怎樣撒謊？  
她的明信片每字每句，  
都是思慮，都是恐懼，  
她再三叮嚀，女兒，女兒，  
你要自己保重，愛護。  
噢，我願意拿任何代價，  
除去母親心裏懼怕，  
我要寫信告訴她真話  
讓她不必把我牽累。  
「我自會保重，親愛的媽，  
我很會保重，你別怕。  
我在保衛我們的城市，

盡力和大家一同打。  
我當心自己不被抓去，  
做人間最差的俘虜，  
你的血在我血管裏流，  
叫我寧死不要被俘。  
媽媽，你別怕，我不胆小，  
我不後退，我不逃跑：  
我保重你培養的靈魂  
堅強無敵毫不動搖。  
你別怕，我心並不慌張，  
力氣還夠用很久長，  
列寧不是徒然教我們，  
要有耐心方可打勝仗。  
我和朋友同在，媽，別怕，  
你也愛我的朋友吧……」  
……我這樣寫給遙遠的媽，  
我把真話告訴了她。

我沒寫，——這樣比較好些，——  
我們的老家破壞了，  
哥哥受傷了，我蒼老了，  
吃得飽，睡眠也少。  
也許因為真情實況，  
媽媽不會完全知道：

我們會醫好這些創傷，  
我們都將回復原狀。  
重遊恬靜溫暖的夢鄉，  
一早起就開始唱歌，  
美麗夕陽將再戲嬉在  
老家的明窗淨几上，

於是我高聲告訴熟人：  
把真話寫信給母親，  
告訴她將來情形怎樣，  
不要訴說現在艱辛。

(凌溫層譯)



薇拉·英倍爾  
(Вера ИНБЕР)

冷

(МОРОЗ)

摘自長詩『布爾珂伏子午綫』第三章  
Из главы третьей поэмы "Пулковский меридиан"

—

冷，冷！……偉大的俄羅斯的嚴寒，  
我們的盟國已經嘗試到。  
他像鐵的馬虻般痛刺敵人，  
把他們壓迫刈割如馬料，  
他坐在那冰霜的坦克中，  
踏着長眠的屍體向前衝。

二

他像傳說中的豪傑英雄，  
威風凜凜地頭戴皮兜帽，  
臉色多紅潤，霜霜白髮飄，  
虎視眈眈於坦克砲塔中，  
狂風吹大雪滾滾捲向前，  
冰天又雪地……看不見春天。

### 三

林中劈拍！鑽石似的冑甲  
像紅玉綠玉般閃爍爆發。  
白日飛逝，天色漸漸黑暗，  
我們的老人手持粗大銀杖，  
明攻暗襲的去作游擊戰，  
像他在拿坡崙時代那樣。

### 四

一切德國人都倉惶遁走，  
想法在什麼地方向他避開。  
德國人的「明彈」慘淡蒼白，  
無聲無嗅地在搖晃戰抖。  
奧朗姆那（Оломна）和戈洛霍維齊（Гороховец）  
四面八方到處冰天雪地。

### 五

沒有聲，沒有音，也沒有動情，  
月亮還沒離開它的高位，  
由於那羣星的壓迫包圍，  
月亮的光環消逝於無形。  
轟隆一聲。復蘇了地平綫……  
同志們，這是列寧格勒綫！

（白 寒譯）



高爾基  
(М. Горький)



## 索莫夫及其他

(СОМОВ И ДРУГИЕ)

三月二十八日是俄羅斯偉大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誕生七十五歲壽辰。爲了這巨大的歷史日子，我們特在本期譯載高爾基的劇本「索莫夫及其他」。這劇本還沒有收進高氏任何一個全集。這劇本，和高氏其他幾篇作品一樣，到一九四一年才由蘇聯學術院發表於「高爾基權卷」專集中。收進這集子的所有作品都是高氏的遺稿，是保存在手稿中的。這劇本雖經高爾基寫完，但可能還要加以修改。使人特別注意的，這是高爾基描寫蘇維埃時代事情的唯一巨大文藝作品。這劇本中譯是第一次發表。

## 人 物：

- 索莫夫(Сомов)。  
安娜(Анна)——其母。  
麗琦雅(Лидия)——其妻。  
牙羅學戈夫(Яропегов)。  
鮑戈莫洛夫(Богомолов)。  
伊叔托夫(Изотов)。  
杜孃莎(Дуняша)——婢女。  
菲克拉(Фекла)——女廚子。  
特羅亦魯柯夫(Троеруков)。  
李索戈諾夫(Лисогонов)。  
西耶季亦夫(Силантьев)。  
季多娃(Титова)。  
阿爾塞尼亦娃(Арсеньева)——女教員。  
德羅士陀夫(Дроздов)。  
吉林季亦夫(Терентьев)。  
劉德米拉(Людмила)。  
克柳淑夫(Крыжов)。  
契丹亦夫(Китаев)。  
謝米柯夫(Семиков)。  
米沙(Миша)。

### ★

索莫夫——工程師，四十歲，說話乾燥；在他謹持的外形裏，使人感到神經的緊張，和母親在一起——他嚴厲甚至粗暴，和妻子在一起，便顯出他的尊嚴，他坦白，但並不是因為他說話真誠，而是因為他試驗自己。

安娜——他的母親，六十歲，是一個精神矍鑠「舉止」豪闊的婦人。

麗琦雅——二十七歲，懶惰的動作，唱歌的聲音，她孤獨和寂寞地

生活着；阿爾塞尼亦娃復活起她少年時代的回憶，所以她追求着她。

牙羅畢戈夫——四十一——四十二歲，索莫夫的同學，是一個麗琦雅把他解釋得很對的人。

鮑戈莫洛夫——六十歲，不徇志的，憤世的。

伊淑托夫——五十五歲，賭徒，喜歡吃，喝。

特羅亦魯柯夫——沒有成功的冒險家，是一個爲了報復失敗起見，什麼都做得出的人。

季多娃——四十五歲，肥胖的，庸俗的，頗不愚蠢的女人。

阿爾塞尼亦娃——三十歲，專心注意做着自己事情的人。

吉林季亦夫——三十五歲，工人，工廠廠長，心地良善。

德羅士陀夫——三十歲，美麗，嚴峻，不信任別人。

契丹亦夫——三十歲。

克柳淑夫——六十歲開外。

謝米柯夫——二十三——二十五歲，是一個萎靡不振的青年。

米沙——二十歲。

杜讓步——同上。

劉德米拉——十八——二十歲。

菲克拉——六十歲開外。

李索戈諾夫——同上。

西郎季亦夫——四十五歲。

- 
- 這劇本高基爾稱祖於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寫成的時日在文件中都沒有提及。生前沒有發表和上演。這劇本有兩種稿本，第一種是大頁手稿八十四張，有抹去和添入之處。根據筆跡，紙張和墨水，寫成的時期大概是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第二種稿本是打字機本，計七十六頁，有許多體裁上的修正。發表的本子便是根據這第二種。
  - 本劇譯文，爲了近於口語，有好多地方譯得比較自由，但並沒有失去原意。

## 第一幕

〔一座嶄新的，木質的別墅。露台；桌邊坐著安娜·索莫娃穿著寬大的室內衣，戴著夾鼻眼鏡；在看著報紙；她的面前放著咖啡用具。〕

杜孃莎（以下簡作杜） 投機家送牛油來了。

安娜（以下簡作安） 第一：要說賣私貨的人，不是說投機家。

杜 我們這樣說慣了。

安 投機家——這是刺人的字眼，刺人是壞習慣。第二：菲克拉在什麼地方。

杜 去買雞了吧，大概是……

安 讓西郎季亦夫等一會。

杜 他要錢。

安 他是請求，不是要。

杜 不要，也就不請求了。

安 你儘說許多廢話。讓他到這裏來。

〔杜孃莎下。安娜憤怒地越過報紙看著杜孃莎的後影。把報紙拋開，走向露台的欄杆。西郎季亦夫站在樓梯上，是一個四十五歲的農夫。〕

安 您好，西郎季亦夫！

西郎季亦夫（以下簡作西） 您身體好，安娜·尼柯拉亦夫娜（Ан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安 噯，你怎麼樣，女兒怎麼樣？

西 不好。

安 醫生不行嗎？

西 不行。況且，她算是什麼醫生呢，罪過……

安 她怎麼說呢？

西 況且，她有什麼說的呢？她不治她的病，她老是治我。你知道，因為我不是照她的思想那樣想。我對她說：你治肚子，不是治靈魂，治靈魂不是你的事情！我說，你得給你自己治治靈魂吧。

安 馬莎生病了，很可惜，我已經跟她待慣了。

西 你們的新用人不很機靈嗎。

安 看，我們活到這個地步了，西郎季亦夫！

西 別說了！簡直氣都沒法透了。那個少共團員，米斯卡說：應該把馬麗雅（Марья，Маша 的原名）送到高加索去。這在古時候把大兵才派到高加索去，她是一個姑娘啊。

〔索莫夫上，站在桌邊，翻報紙，傾聽。〕

西 他還教訓我呢，他說，你是有錢的人，可是捨不得為女兒化錢……

安 他們眼紅別人的財產。

西 可不是！他們也明白，人沒有錢，就像鳥沒有翅膀……

安 從我們手裏拿去的一切都瞎化了……

索莫夫（以下簡作索） 應該拿點咖啡來……

安 啊，你在這裏嗎？揪電鈴啊……

索 電鈴不響了。你得自己去一趟了……

安 到廚房裏去，西郎季亦夫，我到那裏去給你算賬。

西 我又給你們送木柴來了。——還有兩隻兔子的錢……

〔西郎季亦夫下。〕

安 好，好！（走到門跟前，揪鈴。）電鈴響了。

索 我不贊成你的這些話。

安 啊，原來是這個緣故，所以電鈴不響了！四周圍大家都在騷動，你，——怎麼啦，——却要我裝啞叭嗎？

索 你組織騷動，是嗎？

安 我覺得——跟母親說話不應該諷刺！連一聲好都不問。

索 對不住。可是你「和民衆的談話」，像這個販子，季索戈諾夫，還有……

安 你認為是胡塗嗎？不，你就准許我這一些吧！你和聰明人住在一塊，我可跟胡塗人住慣了，——他們人雖胡塗，可倒誠實……

索 我應該說，我特別不喜歡這個人，雖然他是一個半瘋半癡的人，但是一個可憐的唱歌教員……

安 他是歷史教員，是爲了廳才教唱歌。你不是知道，現在伊國沒有歷史嗎？……

索 你聽我說呀，媽媽……

〔牙羅畢戈夫上。〕

牙羅畢戈夫（以下簡作牙） 你好，太太！尼古拉（Николай），你的臥房裏有蒼蠅嗎？

索 有。

牙 我教你一個法子：用頭刷子打蒼蠅！

索 你的習慣太壞了，大清早起就胡扯！

牙 這可不是胡扯，還是有價值的發現。我昨天躺下去睡覺，用刷子打死了好幾十個蒼蠅。是的，正巧要說發現：伊凡寧果（Иваненко）說，他發現了很豐富的金屬鑛藏。要去送給蘇維埃政權了！

安 誰送去？是你——你送去吧！你所做的事情，簡直想想都可怕……（騷動得幾乎淚下，下，一面說着：）只見他們說：那裏發現了，這裏找到了……可怕！

牙 媽的戰鬥情緒愈漲愈高了……

索 在這裏，比在城裏還要更加不合適。

牙 你想春天把她和麗琦雅送到外國去嗎？

索 不便張羅。（杜孃莎端咖啡上。）

牙 睡得怎樣，杜孃（Дуня, Дуняша的原名）？

杜 驗着睡的，維克多爾·帕夫洛維赤（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牙 夢見些什麼？

杜 什麼也沒有看見，我是閉着眼睛睡覺的。

牙 好極了！

〔杜孃莎下。〕

索 是個厲害的小姑娘。

牙 是個很可愛的小母雞！

索 我不是用公雞的眼光看她。

牙 你生氣了嗎？沒有醒醒嗎？

索 昨天吉林季亦夫跟我說許多恭維的話，你知道，他是誠摯的直爽。結果是這樣：他說，索莫夫同志，你是一個很出色的工作者，我很敬愛你，我想：我們是否快要有像你這樣的自己人呢！

牙 唔，怎麼樣？他覺得，我們不是一伙人，或是鵝，或是豬。

索 你老是開玩笑，維克多爾，你開的玩笑又粗又笨。你把開玩笑的油抹在自己身上，一定是爲了讓那生活的卑鄙羅盤在你皮上滑過的時

牙 好利嘴！

索 你忘記了一點，我們必須獲得他們那方面的充分信任。

牙 我却頗以爲，我是享有這種信任的。

索 你！我們，大家，都需要信任，而不是一個人！反對我們的是羣衆，並且不應該閉眼不看，羣衆的階級感在生長着。你跟他們讀些什麼東西，作技術歷史的談話，或是別的什麼……他們把這當做應有的東西接受去……

牙 （笑。）他們爬進我的靈魂，好像爬進放着他們錢的口袋。說實在話，我歡喜這一套。

索 那就是說，這使你高興，你以爲他們對你，比對我，比對鮑戈莫洛夫更好，更信任嗎，那你就錯了。

〔菲克拉上。〕

菲克拉（以下簡作菲） 尼古拉·萬西里亦維赤（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索 你要什麼？

菲 安娜·尼柯拉亦夫娜問：有誰來吃早飯不？

索 有的。兩個人。

菲 預備些什麼？

索 噯……隨便！

牙 你們有什麼？

- 
- 俄諺：鵝和豬是不合羣的，鵝有鵝羣，清潔可愛，豬有豬羣，骯髒難看。

菲 有很好的小母雞。

牙 又是小母雞！你不怕天老爺呀……

菲 不，十分感謝；我曾經怕過，不再怕了！有小牛肉。

牙 菲克拉·彼得羅夫娜（Фекла Петровна），難道連天都不怕了嗎？

菲 不，維克多爾·巴夫柳赤（Виктор Павлыч，係 Павлович 的別音），快樂的人，不怕！我是一個不信神的老太婆，天老爺把我的生活命運不知毀了多少次，——想想都傷心！那末要預備些什麼呢？有牛腦。

牙 我們自己的腦子就已過癮。

菲 可是不够一頓早飯吃的。

索 你聽我說，你上我太太那裏去……

菲 她還在睡覺。

索 噯……你打擾我們！

菲 那末——我走了。早飯晚了可不是我的錯。（下。）

索 （觸怒了。）我真奇怪，你怎麼會和這傻瓜開扯！

牙 老兄，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老太婆！她的一生簡直就是一部悲劇，但是她却用幽默的聲調講這悲劇……

索 啊，去見她的鬼吧！

牙 不，你試試看，用幽默的情調想像悲劇！

索 你聽我說，你故意要觸怒我嗎？

牙 你看，你被吉林季亦夫的直爽捩傷之後，你便洩氣了！悲劇地來看生活了。

索 別開扯談了，好吧，維克多爾。

牙 老兄，你是貴族的酸餅頭，我呢：祖父是當祭司的，父親是當下級軍官的……

索 啊，別說下流話……

牙 噯，老兄，階級的餅頭——不是下流，你大可不必瞎鬧！

〔啞場〕

索 地質學家發現得太多了。這些發現的收益是非常可觀的。普羅大索



夫（Протасов）把地質學家比做忙着出嫁，過份袒胸露肩的少女。

牙 那就是說要為當局効勞是嗎？我聽說，他的最近一次演講，反蘇維埃宣傳很露骨。

索 瞎扯！他不過是——和往常一樣，——說得有些粗暴罷了……

牙 一般的說，你們這裏的氛圍氣是有毒素的。這是什麼？是撒合地公案案<sup>●</sup>的影響嗎？

索 毒素我沒有發現，「自我批評」倒很發展。當然，撒合地案子也忘記不了。除此之外，克列姆里（Кремль）裏意見不和……

牙 可以喚起希望嗎？

索 據說，同志們醒悟起來了。

牙 唔？這樣嗎？據我看，——他們中間最好的也不過是不可救藥的深中酒精毒——意識形態毒的人。他們的意識形態毒有百分之九十。

阿爾塞尼亦娃（以下簡作阿，走到樓梯口。）麗琦雅·波里索夫娜（Лидия Борисовна）在家嗎？

索 在家。請……

牙 這是誰？

索 女教員，我太太中學裏的同學。

牙 什麼人……哼！女黨員吧？

索 不知道，不知道！你聽我說，維克多爾，鮑戈莫洛夫要來吃早飯……

牙 我當格外虔誠招待。

索 他，大概，要談李索戈諾夫工廠的事情，關於這工廠的恢復，擴大等等。我斷然反對這一套。復興和擴大土人的小企業，我以為沒有意思。你是知道我的觀點的：以歐洲人，以大規模為標準……蘇維埃政權應該恢復出租給外國人經營的舊法子，否則……

牙 （抽起烟來。）以及諸如此類的話。總而言之很有天才。

索 鮑戈莫洛夫有他個人的原因，似乎和李索戈諾夫有什麼關係，甚

● 撒合地（Шахты），城名，在羅斯托夫之北，這裏是指撒合地煤礦工程師的反蘇案。

至於是親戚關係。(汽車喇叭聲。)噢，呸！這是誰？

牙 吉林季亦夫。還有那位新的，他的代理人。

索 是一個不討人歡喜的人物。

牙 似乎是一個有趣的青年。

〔吉林季亦夫和德羅士陀夫上。〕

吉 向建設者致敬！

〔德羅士陀夫默默地握手。〕

索 你好，伊凡·伊凡諾維赤(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吉林季亦夫(以下簡作吉) 好是好的，莫斯科責備我們。看到沒有？

索 沒有。在那裏？

吉 拿去看！

牙 (對德羅士陀夫。)你抽煙不？

德羅士陀夫(以下簡作德) 謝謝。

牙 是打獵的嗎？

德 鬧着玩罷了。你怎麼猜着的？

牙 看見你拿了槍在樹林裏走。

德 噢！(走往露台的遠角。)

索 噯，這是空話！

吉 (嘆口氣。)自我批評，當然是……

索 是的，他們有些矯枉過正……

〔麗琦雅，阿爾塞尼亦娃自房內上。〕

麗琦雅(以下簡作麗) 也許，你請朋友們到自己的房間裏去吧？

索 好的。請，伊凡·伊凡諾維赤。

吉 (凝似地和奇怪地看着阿爾塞尼亦娃，招呼。)鮑里斯(Борис)，我們去吧！

〔三人下。牙羅畢戈夫留下，坐在欄杆上。〕

麗 (撇鈴。)是的，很寂寞！城裏的人大家都不滿意，厭着嘴脣過日子，向黨員吵叫，訴苦，講莫斯科的老故事。

阿 死氣沉沉的城市。

麗 連一頂合臉的帽子都買不到。

河 你自己做呀。

牙 然而又容易丟臉。

麗 你爲什麼在這裏偷聽？我來介紹：維克多爾·巴夫洛維赤·牙羅畢戈夫，葉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阿爾塞尼亦娃（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Арсеньева）。

牙 非常榮幸！

麗 我不會做帽子。並且一般的說，我什麼也不做。

牙 這是最能保障不犯錯誤的法子。

麗 可憐的風刺。可是你們，當工程師的，雖然做，却老是犯錯誤，並且你們的全部工作都是錯誤。

牙 安娜，尼柯拉亦夫娜也完全是這樣想。照她的政治審美觀點看，在鄉村風景中，教堂要比工廠合適得多。

〔杜孃莎在門口。〕

麗 咖啡，杜孃莎，咖啡！再拿點麵包。聽見電鈴就得趕快來，你太慢了。

杜 我是在樓上。（下。）

牙 我聽說，你當女教員是嗎？

阿 是的。

牙 完全不像。

阿 這是否認呢還是恭維？

牙 我不打算對你說恭維的話，並且這是需要很多時間的。

阿 我很高興，你寶貴時間。

麗 卡佳（Катя，Екатерина 的愛稱），你得跟他謹慎點，照現在的說法，他是一個絕望的求愛者。

〔杜孃莎端咖啡來。〕

索 （叫喊。）維克多爾！

牙 對不住！（下。）

阿 這是誰？

麗 丈夫的朋友，曾經娶過他的妹妹，現在嫖居了。很有才幹，很好玩，是個醉鬼。稍爲有些——滑稽，無恥，好色。假使你要嫁……

阿 不，謝謝！知道這樣特徵之後，——要也不要了。

麗 （笑。）你滿意生活嗎？

阿 不，當然。我甚至於不能想像，在我們這時代，怎樣能夠滿意。

麗 （想了想。）你是說什麼正經話吧，我不明白！

阿 很容易明白。生活輕便和愉快的人，因為生活在破壞着，所以生活不能使他們滿意，但是那些破壞的人，因為生活破壞得不像所要的那樣迅速，所以也不滿意。

麗 啊，你已經成爲……哲學家了！你真要舊生活快些破壞嗎？

阿 是的。

麗 多麼爽快啊！是的，——就完了！可是，你不是說過，你不是黨員嗎？

阿 我同情黨的工作。

麗 （嘆了一口氣。）你本來是怎樣一個獨立的人！我不明白，大家都在反對黨的時候，怎麼可以同情呢？

阿 大家，除了優秀的工人之外。況且，你的丈夫和他的朋友也是……

麗 嗚……丈夫！……他是所謂不得已罷了……

阿 難道？

麗 至於牙羅畢戈夫，你知道，一般的說，他幾乎就連感情的能力都沒有。你知道，他是一個這樣的……空虛的人！他是一個獨立的人。同情——就已經是稍爲愛什麼人了。然而愛和獨立是沒法聯在一起的，不的！

阿 你得說愛上了什麼事情，不是愛上了什麼人。

麗 我不明白！而且——一般的說——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了？工廠是一直建造的。

阿 建造的，但並不是那些人，也不是爲了現在爲何建造的原因而建造。你喜歡獨立，可是惟有在大家都獨立的時候，一個人的獨立才有可能。

麗 這就叫做——烏托邦吧？我正要問你：你洗過澡了嗎？

阿 是的。

麗 你說得真奇怪——是的！

〔米沙上。〕

麗 米沙來了。

米沙（以下簡作米。） 啊，鬼……

麗 他總是罵人。

米 並不是總是。

麗 應該說：你好啊，他却說：鬼！

米 專講中國禮貌！可是你們這裏有釘子戳起着，拿個榔頭敲下去多  
好。

麗 不願意敲釘子！請坐，給你咖啡喝。

米 不要。阿爾塞尼亦娃同志……

麗 你知道，阿爾塞尼亦娃同志，米沙愛上我了。

米 我？愛你？噯，這可瞎說了！你甚至於不討我喜歡。

麗 真的嗎？

米 噯，當然！

麗 假使是這樣的話，我很高興。

米 是的，已經是這樣了！可也沒有什麼高興的。並且——你高興，這  
話也不實在。知識份子喜歡被別人喜歡的，被什麼人，反正一  
樣……

麗 你安慰我，米沙！

米 我安慰？呀，你……我用什麼安慰你？並且你也並沒有爲什麼不安  
啊。你只是打攪……

麗 我就不作聲。

阿 你，米沙，心緒不好吧？

米 可不是，阿爾塞尼亦娃同志！……這個官僚，德羅士陀夫，不許拿  
建築場的板搭舞台，我們怎麼擴大舞台呢？契丹亦夫准許了，他却  
不准許！討厭！並且他也開各種各樣的玩笑，好像是一個什麼知識  
份子似的。

阿 德羅士陀夫在這裏，我來和他說說看。

麗 請喝咖啡，米沙！

米 好吧。那就是說——謝謝！然後戲幕要縫兩塊布上去，可是他說；

這是小事！旗子是破的，並且旗子很少……他又說，你們應該自食其力地活動，叫我們用什麼自己的的鬼力量呢？

麗 哎，米沙……

米 （安慰地。）噯，沒有關係！你自己也是罵人罵得狠厲害的，這從臉上就可以看得出。沒有這一套，就不能過活……我們一個月來繳納廢物弄到四十七個魯布，鞏固防水堤賺了七十三個魯布，還要修理閱報室，剷除文盲……

〔吉林季亦夫，德羅士陀夫，索莫夫上〕

吉 那末就這樣：你們上工廠裏去，我跑去看一下，菜場裏在做什麼。阿 可以跟你說兩句話嗎？

德 隨時遜命！（下，米沙跟在他們後面。）

索 要喝咖啡嗎，伊凡·伊凡諾維赤？

吉 （注視着走下去的人的後影。）好極了，好極了。

索 再見。（下。）

吉 麗琦雅·波里索夫娜，天氣怎麼樣？很好的天氣啊！

麗 很好的天氣。

吉 一點也不錯！這個……這女人是什麼人？

麗 歇里斯契（Селищи）的女教員，我的女朋友。

吉 噲——。我怎麼從前沒有見過她呢？

麗 她秋天才到這裏來，並且是不久從莫斯科回來……

吉 你……早就認識她了嗎？

麗 在中學裏一同讀書的。

吉 在那一個城市裏？

麗 在庫爾斯克（Курск）。

吉 哦！原來是這樣！

麗 這為什麼會使你高興？

吉 那是這麼一回事：是黑色百人團<sup>e</sup>的城市！我會經待過那裏。在白軍佔領時。

麗 可怖的日子！

<sup>e</sup> 帝俄時最反動的恐怖團體。

- 吉 是的，在戰爭中是可怕的、特別是——假使退却的話。進攻——這  
倒很容易。
- 阿 （回來。）噯，麗達（Лидя, Лидия的愛稱。），我要到村子裏  
去了。
- 吉 等一會，對不住……就是說——請原諒！你不是奧霍特柯夫  
（Охотников）醫生的女兒嗎？
- 阿 是的。但是我不記得你了……
- 吉 噯——那裏會記得呢！躺在你家，庫爾斯克家裏的，那受傷的人就  
是我……
- 阿 佛陀爾（Федор）……我怎麼忘記了！簡直很難認出你了。
- 吉 怎麼呢！幾乎經過八年了。而且我那時是史吉邦·傑陀夫（Сте-  
пан Дедов），我的真名字是伊凡·吉林季亦夫（Иван Терен-  
тьев）。並且發胖了，老是生活在汽車裏。你看，又碰到了，啊  
？真是天曉得！你教書嗎？
- 阿 是的。
- 吉 噢。在黨裏嗎？
- 阿 不。
- 吉 （稍爲有些悲哀。）爲什麼？
- 阿 一言難盡。
- 吉 我以爲，你在那事以後便入黨了！！你的功績……
- 阿 噯，那算什麼功績！
- 吉 可是，是冒險啊！
- 阿 那時並不是我一個人冒險。
- 吉 假使我在你家被找到的話——那末你們不是吃子彈就是上絞刑架。  
……那末，父親呢？
- 阿 因爲他是醫生，被白軍動員去了，第二天，不知道那一個喝醉酒的  
軍官把他槍斃了……
- 麗 你怎麼……這樣安靜！
- 吉 哦！是一個好人！（對麗琦雅。）他說，你願意生活嗎？那末，人  
家怎樣吩咐你，你就怎樣做吧！（笑。）舉一個例子！他記魚肝油

給我吃。這是討厭的流質，命令是這樣；叫你怎樣，就怎樣做！我從十九歲起，就做人家不叫做的事情，我已經二十七歲了。坐過監獄，充過軍，跑過，做過祕密工作，認為自己完全是一個完成的人了。突然之間：人家怎麼吩咐，你就得怎麼做，喝魚肝油！因為除了魚肝油，沒有什麼可吃的。（對阿爾塞尼亦娃。）他不是喚做伊凡·孔斯當京諾維赤（Ива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嗎？怎樣，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根據一切理由我們是應該恢復朋友關係的？

阿 我不反對。

吉 好極了！（對麗琦雅。）我們談話把你隔開了吧？不，我談話把你隔開了……

麗 不，你說那裏話……你們遇得巧……

吉 巧？是的，有時候是這樣。

德 （在露台後面。）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我們在等你！凡尼亞（Ваня, Иван 的愛稱，即指吉林季亦夫。）老是跟女人們攪。

吉 這是想自己，若他人。

德 你，凡尼亞，得對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小心些，她是敵對我們的人。

吉 我不信。

阿 不是敵對我們，而是敵對你，德羅士陀夫同志。再見，麗達。

麗 你晚上來嗎？

阿 不。

麗 來一趟吧！

阿 不行，我有事情。（跟德羅士陀夫走。）你會忘記不？

德 永久預備為你効勞。

阿 不是為我，是為文盲剷除會。我用不着你的効勞。

德 厲害。

〔阿爾塞尼亦娃和德羅士陀夫下。〕

吉 （深思地注視着他們的後影。）那末，我也走了。再見。

〔麗琦雅獨自一人，用茶匙敲敲水瓶。〕

杜 （上。）李索戈諾夫來了。……



麗 你知道，尼古拉·萬西里亦維赤出去了，讓他到安娜·尼柯拉夫娜那裏去吧。

杜 他是問你。

麗 我不能接見他。

〔李索戈諾夫上。〕

杜 （笑了起來。）他已經繞了一個圈子，老鬼……

李索戈諾夫（以下簡作李） 對不住，尊敬的……

麗 （站起來。）有什麼貴幹？我覺得不舒服。

李 大家，大家都覺得不舒服！地方不好，沼澤太近，——這地方不是預備給知識份子的……工人，當然是……

麗 你真是來找我的嗎，啊？

李 真是！你在看戲的時候表示遺憾，說是沒法弄到古式花邊。爲了同情，什麼都可以弄得到！你看，我把媽的花邊拿來了。……

麗 對不住，我要去……料理點事情……（下。）

李 （把花邊藏起來，叫喊。）傻瓜，傻瓜——瓜……（鼓起嘴巴，面紅耳赤。）

〔安娜·索莫娃，季多娃上。〕

安 您好，葉夫基希·安東諾維赤（Евтихий Антонович）！

李 小的請安！

季 口袋裏藏的什麼，葉夫基希，安靜的人？

李 頭巾。

季 我已經認識了二十年的人——還有什麼說的。定型了，像菌浸在醋裏一樣。

李 浸在眼淚裏定型了。

季 你流別人的眼淚流多了，這是出名的！

李 馬利雅·伊凡諾夫娜（Марья Ивановна），你喜歡戲笑人……

季 我還剩什麼喜歡呢？

安 麗琦雅說——你有花邊零賣是嗎？

李 我？沒有。那是我想要……不過我也可以賣。

安 （看花邊。）俄國貨……

- 季 不知道。(對季多娃。)我們，有過經歷的人，不該互相譏笑。
- 季 難道我是心懷惡意笑的嗎？我是出於好奇心啊。比方說，我看着你，鯨魚，就可笑；鯨魚怎麼會容許小鱈魚把牠擲到乾地方來，把牠變得既不是魚又不是豬呢？
- 安 馬利雅·伊凡諾夫娜說話有些粗，她的作風是這樣，可是她却總是說得很聰明。
- 季 爲了這個，爲了聰明，所以原諒她。
- 季 (擺着姿勢。)我看着無產階級也很奇怪！我想，哎呀，你呀，無產階級，你往那裏爬呀，無產階級？
- 季 噯——是的……最偉大的智慧和力量，從基督到史多柳賓(Столыпин<sup>⑥</sup>)，都會試圖重新建設生活。
- 安 反而把生活破壞更久。
- 季 也有這樣的事情，你跑到警察區長那裏去，給他一點錢，你說：哎呀，你多麼聰明啊！那白癡便真相信了，果然効勞了。
- 安 近衛隊的軍官也曾經在警察局裏當差……
- 季 大家都是吃得飽飽的。
- 季 各處各地，所有顯著的位子都是給好說話的白癡佔着……
- 安 (惱怒地。)但是爲什麼叫白癡呢？
- 季 因爲現在人家認爲他們是這樣，當然，他們就是好說話的人罷了。我是很懂得人心的，我不是曾經開過時裝店的嗎，上面還有一個小房間專門爲一種小方便而設的。所有闊人和時髦女郎，將軍和變節者都到那裏去……
- 安 請問，——什麼變節者？
- 季 就是，那些……他們叫什麼？變色者。
- 安 變質者？
- 季 對了，對了！就是變種的人……
- 季 你是個可笑的女人。
- 安 我是個和善的女人，我誰都不責備，什麼人都是想吃一點，零點快

⑥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總理大臣，爲緩和革命，保持沙皇政權，主張進行略施小惠於農民的政治改革。

活。

李 並且也不是這樣貪心，拿就拿一點，但並不是全拿！可是你瞧瞧看，現在他們的生活貪心到什麼程度了！

安 可不是！他們什麼破爛都要搜集，什麼廢物利用啦，這是在俄羅斯呀！說起來對於歐洲多麼丟臉！

季 歐洲對於他們算得什麼？哼，他們還教莫爾德瓦（Мордва）人讀書寫字呢！……

〔杜孃莎手拿地板刷往外觀看。〕

安 我們上樹林子裏去，在那裏坐一會。

季 「在河邊上，在沙灘上，  
在那又安靜又怡神悅性的地方」。

李 人家說，我們的土地吐出金子來……

安 你的事情怎麼樣？

李 有什麼怎麼樣的呢？四周圍都在建造，我的小工廠却還是和從前一樣停着。將來發生什麼事情……比方說，發生政變，——大家都賺錢，大家都事情做，我却像現在似的當叫化子……

季 你胡說，葉夫基希！你有錢……

李 什麼錢？在那？

季 金錢，藏着。

安 這花邊你要多少錢？

季 是的……怎麼說呢？這花邊兒是稀見的。

〔三人下。杜孃莎上，哼着歌，收拾桌子。掃地。〕

〔菲克拉上。〕

菲 你怎麼啦，杜卡（Дунька, Дуняша 的卑稱。），凍僵了嗎？快有一個鐘頭了，你還沒有收拾好。

杜 別撒野，老太婆！不看見螞蟥潮從這裏爬出去。

菲 可是季多娃曾經是有錢的人啊！她在莫斯科還開過台戲呢。

杜 這是什麼玩意？

菲 像客子一類的玩意，專爲出了嫁的女人預備的。

杜 老頭子在這裏談政變了。

菲 他還會談什麼呢？他們在這四周圍就專門談這一套。（拿了兩塊糖。）不害羞，不害怕。他們坐下了，三個寄生蟲。

杜 你別拿糖再說人呀，

菲 沒有關係，我不是給自己拿，是給看門的小孩的，（看門。）你生氣的氣？

杜 是工農政權呢，可是，看，還是誰當主人。

菲 你別生氣，他們老了，快要死了！愚笨的人。年紀大了要好好地生活，年紀大了——要既不熱又不冷，什麼也不羨慕。

杜 打開話匣子了！

菲 我說實在話！年輕的時候，只願給人講戀愛，還有——打扮打扮，我這些都做過，臨了還是個傻瓜。（杜妮莎下，菲克拉打個呵欠，打頓。）我菲克魯莎（Феклуша 即 Фекла 的愛稱）快要完蛋了！你將來也是這樣，杜卡……那就是說，要學習！大家都學習……你瞧瞧看！你不學習，——你就像耗子似的在地窖裏過活……

〔麗琦雅，鮑戈莫洛夫從房間裏出來。〕

麗 （對菲克拉。）你在這裏做什麼？

菲 給杜妮莎幫忙。

麗 那裏沒有人開門……

菲 （邊走邊說。）開門——很簡單。

麗 （對鮑戈莫洛夫。）傭人完全無法無天了。

鮑戈莫洛夫（以下簡作鮑。） 是的，回嘴了。你知道，大家都回嘴了。我們做工。我們做工，做了工却得到報復，比方說，堆合地公審案那樣的報復，你明白不……

麗 牙羅畢戈夫說，在那件事情裏工程師們確實搗蛋的。

鮑 他說這話嗎？對誰？

麗 對我。

鮑 搗蛋？

麗 是的。

鮑 這是他……要讓你笑笑吧了！他，一般的說，是喜歡開玩笑，說俏皮話的。

麗 似乎，——尼古拉來了。

鮑 是的，是的，是他！牙羅畢戈夫是這樣的人，你明白不，像古時的虛無主義者。無論是噴嚏，無論是夢，都不相信。我們也不應該相信他，對不？

〔索莫夫上。〕

索 請原諒，雅柯夫·安東諾維赤（Яков Антонович），——我晚到了。

鮑 請！

索 吃早飯了嗎，麗達？

麗 都預備好了……

索 請坐吧！媽在那？

麗 就來了。

索 有酒嗎？

鮑 酒要和牙羅畢戈夫一同喝才好，——看，他來了！你好，親愛的！

〔牙羅畢戈夫上。〕

牙 請安。

鮑 你知道，我剛才還說，你善於把俏皮話放進各種事情裏，你明白嗎，就是這種輕鬆……

牙 我喝酒輕鬆嗎？

鮑 把酒也能弄得更鮮美一些。你知道，你把薩陀夫尼柯夫（Садовников）的這悼文也寫得有些……

牙 死人的這悼文沒有趣味。

鮑 （笑。）可是這悼文不是為他們寫，而是為我們寫的呀。

安 （上。）你好，雅柯夫·安東諾維赤！

鮑 請安，尊敬的。

安 呸！你們看看河裏看，男的，女的，完全光着身子……

鮑 是的，是的！好像在天堂一樣……

安 像在地獄裏一樣……還要準確些！

索 （把椅子推給母親。）坐，媽媽！

鮑 唉，我們那時候的酒是多麼美啊！

## 第二幕

〔在吉林季亦夫家。也是新別莊，附着一個不大的露台，一扇門，兩扇窗開向露台；從露台到地面，有四級。花園；四棵半徑的松樹，它們是半枯乾的；每一棵樹下都有一個花壇，但是並沒有花，花壇上長着草。兩張刷着綠色的有背長椅。欄杆旁邊是九柱戲台●，台邊便是棚蓋，棚蓋裏放着一張床，一張桌子；兩張椅子。窗裏和門裏閃爍着吉林季亦夫的姪女劉德米拉的身形。露台上契丹亦夫和謝米柯夫在玩着棋子。〕

契丹亦夫（以下簡作契） 你看見沒有？吃王后！

謝米柯夫（以下簡作謝） 啊，你，請說呀！

契 你啊，謝米柯夫，只會玩搖琴●，不會下棋。

謝 不是謝米柯夫，是謝米（Семи，七隻）——奧柯夫（Оков，眼睛）！在「消息報」上登過改姓的啓事。謝米克（Семик，復活節後第七個禮拜四）是異教徒的節日，是迷信，明白嗎？

契 可是你來呀，走呀！

謝 所以我便加一個O字：謝米-奧-柯夫（Семи-О-Ков）！隨便加一個圈便高雅得多了。

契 可是你——走呀！噯，你爬到那裏去了？吃王！

謝 多麼不幸的事情啊！

契 去見你的鬼吧！和你玩沒有趣味。

（抽起烟來。劉德米拉出來，端一張椅子，下，兩人看着她的後影，然後互相看看。謝米柯夫把棋子放進匣子。傳來提琴聲。）

謝 在詩上署名謝米奧柯夫是很愉快的。

- 俄人慣玩的遊戲，築小台，豎九柱，拋球擲柱，柱倒得多的，得分多。
- 一種琴，手搖之後，發出固定的聲音，這是最簡單的樂器，演奏者不懂音樂，但搖即可。

契 但是無論如何，不管你提琴拉得多麼好，——手風琴總要比它更好。

謝 現在我的詩容易流出來了。

契 像口涎一樣，老弟，我並不喜歡你的創作，它有些蹩腳。

謝 你——不明白，可是特羅亦魯柯夫……

契 他稱讚你，因為他是提心吊膽的知識份子。雖然是一個能幹的人……他說得不錯：當然，羣衆是存在的，但是歷史沒有英雄便停止了。這是對的：假使我自己不覺得是英雄，那末我就好像完全不在了。這裏可以舉出這樣一個例子：把輪船造好了，那末你就得讓它去航行，假使它老是拋錨停着，——那末它還有什麼鬼用處呢？

謝 是的，這是對的！

契 或是把人派到沼澤裏去，說——你游泳呀！可是，你在沼澤裏怎麼游泳呢？比方說，我就是這樣……

劉德米拉（以下簡作劉） 契丹亦夫，喂，到這裏來，幫幫忙。

〔劉德米拉和契丹亦夫下。〕

〔謝米柯夫從袋裏換出一本小書，閱讀，嘴脣喃喃着。米沙上。〕

米 你在這裏做什麼？

謝 下棋。

米 在這裏練習合唱，是七點鐘嗎？

謝 是的。

米 看見阿爾塞尼亦娃沒有？

謝 來過，去收拾戲幕了。

米 朗誦詩不？

謝 可以。

米 舊詩？

〔劉德米拉在門裏。〕

謝 不，昨天寫的：

一年跟着一年跑，  
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難，

我不能明白

我們日子的瘋狂奔跑。

它們往那裏，往那裏飛逝？

米 噯，你把這扔了吧！你不懂得的事情，誰有趣味？

劉 凡涅赤卡（Ванечка，謝米柯夫的小名。），你的腦瓜子裏怎麼儘裝這些無聊的話？有些像送死人的薦超經。

謝 人家是說超薦經，不是薦超經。

劉 得啦吧，薦超經也說得通！你上俱樂部裏去一趟，叔叔大概在那裏，你告訴他，飯早已預備好了。假使阿爾塞尼亦娃在那裏的話，你也叫她來……（謝米柯夫老大不高興地下。劉德米拉坐到椅子上。）你知道，沙薩·奧西波夫（Саша Осипов）給他起什麼外號？偷詩家；他說，他偷別人的詩，像小牛似的嚼下去，然後又反芻出來。哎呀，米斯卡，我管家管夠了！我要讀書，怎麼辦？我要勸叔叔，叫他成家！我好上莫斯科去，讀書！假使待在這裏——我便要跳出去結婚，好像從窗子裏跳到芥刺藤裏去一樣。

米 （實實在在地。）出嫁你還早呢！

劉 這事情你能够懂得多少！別怕，我不會嫁給你。

米 可是我也不要這樣的女人……

劉 哎呀，你這……小羊！不，說正經話，米斯卡，你是個聰明人，你聽我說：把叔叔留給別人——也不妥當，他做工，等於五個好工人，他要吃喝——沒有工夫燒，他要縫縫洗洗的——沒有人，照顧自己——他不會。

米 你去和阿爾塞尼亦娃商量商量看……

劉 我商量過。她決定就這樣去讀書！可是我捨不得叔叔，是他把我養大成人的。我因為寂寞，便開始種花。可是人家忙得擰不住氣，我却只是澆澆花。真害臊。

米 是的……有些可笑。

劉 柯斯佳·奧西波夫（Костя Осипов）沒有看見嗎？

米 沒有。我不明白，他在什麼地方給絆住了。大前天他曾經上歇里斯契去，村蘇維埃去……



〔阿爾塞尼亦娃上。〕

阿 我在找你，米沙！給與帆布，顏色，畫筆，文盲劇除會的標語，去畫去，畫得快一點，好一點。

米 老公事。劉德卡（Людка，Людмила的愛稱。），在你房間裏畫可以嗎？

劉 去，只要別在那裏弄得太髒。

米 好。不太。

阿 爲什麼你的小臉兒這樣寂寞？

劉 還是爲了那……

阿 你聽我說呀，索莫夫家有個女廚子。

劉 我知道，菲克拉，是個很好玩的老太婆……

阿 他們那裏不喜歡她。我們來把她歸給叔叔。她是一個好人，很誠實，不算笨。

劉 和她談談看。——還是誰？

〔克柳淑夫走來，東張西望。〕

你找誰，老爹？

克柳淑夫（以下簡作克） 伊凡·吉林季亦夫（Иван Терентьев）是住在這裏嗎？

劉 是這裏。

克 噯，好，我是找他的。你是他女兒，是不？

劉 是姪女。

克 還是——太太嗎？

劉 還不是。

克 那末是未婚妻。

劉 也不是。

阿 是朋友，來作客的。

克 那，還是你們的事情！我要洗洗臉，姑娘，還要喝點水，可以嗎？老頭子被塵灰裹住了。

劉 請到這裏來。

〔劉德米拉，克柳淑夫下。阿爾塞尼亦娃走上九柱戲台，坐在

桌子跟前，把包裹解開，裏面有招攆的旗子，響了響剪子，開始縫紉。德羅士陀夫，吉林季亦夫上。〕

德（陰鬱地。）機器裏有沙子，有！

吉 老工人很會注意這種事情。

德 沙子從那裏撒來的呢——不明白。

吉 今天有一個老頭子要到這裏來，我可以說，他是我的先生……

阿 他已經來了。

吉 啊哈，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歡迎。

德 我也很歡迎。

吉 他在裏面嗎，那老頭子？

阿 是的。

〔吉林季亦夫下。〕

德 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我和你總是在好日子碰見的。

阿 你這是說天氣嗎？

德 是說天氣。我簡直想不起，會在下雨天，在陰天碰見過你！

阿 我們不常碰頭。

德 那就是說——應該常常碰頭，——是嗎？

阿（笑着說。）你真機靈……

德 算不了什麼，小夥子——不呆板！遇到你的時候，我總是覺得……

阿 天氣是由我個人來決定的，是嗎？

德 是——一點也不錯！我要感謝你。

阿 不必煩勞。

德 甚至接吻都預備好了。

阿 這一着我可沒有預備。

德 那末你就預備吧。

〔吉林季亦夫手拿一塊麵包走到露台上，站着，頹然，蹙眉，退到門裏。〕

阿 你不覺得你有些臉厚嗎？

德 不，不覺得！有隻小調：

她說，你是厚臉，她說，

她說，這樣的人可不少……

阿 別唱下去了，下面的不對！

德 但是，她說，我愛你，她說，

我愛你還厚臉，她說……

阿 鮑里斯·葉飛木維赤（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你試試看，對我正經一點，啊？

德 你惱怒了嗎？

阿 你試試看！也許，這要比較合乎你，也合乎我的身份。

德 別生氣，用不着！說實在話……我對於你非常愛慕！你是我們的工作人員——是正所需要的？假使我開玩笑。……

阿 開玩笑也得會開，不惹人厭。你大概是跟牙羅畢戈夫學習開玩笑吧？

德 爲什麼跟牙羅畢戈夫？

阿 這個你犯不上。我知道，你是一個不壞的人……

德 （正經地。）可是牙羅畢戈夫有什麼不好？

〔吉林季亦夫，克柳淑夫上，劉德米拉跟在他們後面。〕

劉 叔叔同志！你說個明白——究竟吃飯不吃飯？

吉 別說了！我和鮑里斯吃了些東西，克柳淑夫不要吃。等一會，還有兩個人要來……

劉 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不够吃的呀。

吉 快走開，劉德米拉！鮑里斯（Борис）……

克 你家沒有秩序嗎？

吉 來，聽我說，鮑里斯……讓我們坐到太陽下面去。

〔阿爾塞尼亦娃收拾旗子，要走。〕

吉 （乾燥地。）你並不妨礙我們。

劉 （對阿爾塞尼亦娃。）讓我來幫忙。

克 （裝烟。）弟兄同志們，事情是這樣：一批人，到我們，到我們工廠裏來，爲了，就是，改造，擴大，還有這個，什麼的。工廠呢，也確實，應該這樣，還在革命以前就用壞了，早就應該把它修理一下；我們，老頭子們，像求乞似的，已經把這事情懇求了三年。總

算，工作開始了！大家都這裏那裏的走來走去，不慌不忙，那個沒有了，這個不夠了。領頭的是一個老頭子，像我這樣的年紀，以前來的是鮑戈莫洛夫，也是個老頭子。

德 是雅柯夫·安東諾夫嗎？

克 這是誰？

德 不就是鮑戈莫洛夫嗎？

克 不知道。詳細情形我不說了，就直捷地說吧：從前是這樣，鑄鐵部裏的鐵塊四個鐘頭便到我這裏，現在修理之後，却要七個鐘頭才來。後來一直都是這樣。我都記下來了。我就對老頭子們說：弟兄同志們，好似事情有些不那個吧？可是，他們說，看着吧，也許，應該這樣。

〔契丹亦夫在露台上，陰鬱地嚼着什麼東西。〕

克 臨了我還是決定去和廠長談一談，他是我們——柳西文（Лысь-венский）工廠的鑄鐵工人，是游擊員，當過紅軍指揮員，現在還想念軍隊生活。我們說，嗟，健米德（Демид），弟兄同志，發生怎樣怎樣的事情了。他說，你們，老頭子，說得不對，他說，並且一般的說，專門家，就像蜘蛛一樣，知道事情。以及諸如此類的話。他叫人放心。

〔契丹亦夫下，然後又拿出一隻酒瓶，坐下喝酒。漸漸開始傾聽故事，站起來，走到長椅子跟前。劉德米拉在縫紉，低低地唱着歌，阿爾塞尼亦娃不停地縫着，注意地聽着。〕

克 叫人放心，但不能叫我放心！我，等了一會，上工廠委員會去。那裏——也是叫我放心。可是，我在那裏開口罵起來了，唉，我說，弟兄同志們，你們是那個什麼。哼。我發火了。我說，你們算是什麼主人？以及諸如此類的話。我被叫到國家政治管理局去，那裏坐着一個很不錯的小夥子，可是，他也說：你啊，同志，你給工作鬧彊扭！青年開始譏笑我。我並且被弄到壁報上去了：好鬧事的人，無事張惶。哼。只有一個工人通訊員，少共團員柯斯久斯卡·維亞士洛夫（Костюшка Вязлов）站在我方面。但是人家對他沒有信仰，因為他住在我家裏。甚至於我的孫女，也是少共團員，她

也反對我。好了，就算了吧。可是，我還把一切計算，記下，我看見，——不，是我對！做得不好。我是這樣難過，簡直悲哀起來了，開始喝起酒來了。做了十九年的鑽孔工人，在廠裏做了三十四年，什麼都知道得比自己家裏的事情更清楚。我明白，我的事情不好，唉，這麼大年紀，要把酒喝上癮了。所以我就決定，迫不得已，算了賬，——上莫斯科去吧！突然，伊凡，在車站上我遇見你。所以，弟兄同志們，我向你們直說：那裏事情不乾淨，是破爛的事情！我有一本小簿子，把一切，所有的鐘點，全部的就誤，都記在上面。……

德 可以看看嗎？

克 就是爲了給人看，所以才記下的。看得出嗎？我這作家，並不是台米羊（Демьян）……要比他差得多……<sup>①</sup>

德 我看得出。

克 （對阿爾塞尼亦娃。）你看我做什麼？喜歡嗎？

阿 很。

克 （用肘子推推吉林季亦夫。）聽見沒有？哈——哈！看是怎麼一回事！我的女兒比你大，却長成一個傻瓜。就會養孩子，別的什麼也不會。可是小外孫女，那孩子——有什麼說的！她已經上史維德洛夫斯克（Свердловск）去讀書了。你是黨員嗎？

阿 不是。

克 那末你做什麼？

契 教小孩念書。

德 伊凡！

克 你們，年輕的人，應該入黨，事情可以幹得堅實一些。你看，我到這裏來——所謂逢山過山，逢水過水，遇見樹林穿過樹林，坐船拉帆，張眼一看：這裏又建築，那裏又建築，有些地方已經造好，哎呀，我的親媽媽呀！事情可辦得真能幹，真堅實！當然，就是聽演

① 台米羊·別德納（Демьян Бедный）是蘇聯詩人，Бедный的意思是窮的，窮人，這裏一句「要比他差得多」，原文爲「比他窮得多」，此老說話，妙語雙關。

講，看報紙，我也知道，不過你親眼看到的時候，這又是另一個樣子了！

〔德羅士陀夫和吉林季亦夫坐在另一張長椅子上，細看小簿子。〕

吉 他並不是愛鬧事的人。

德 是的，不像！數目字可真不好呀。

契 你在黨裏嗎？

克 我——不在。我——不要，我就是不入黨也是天生的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列寧以前，對於黨，我甚至於連明白也不要明白。我想，這是年輕人閒磨牙。我的事情不是鬧着玩的，要拿出全副力量。開會——我可不是能手，並且字也認得不多。三年以前，想把我排進勞動英雄裏去，可是，我不喜歡銜頭，名號，我請求不要碰我。

契 這倒大可不必！集團知道，該怎麼做，集團需要英雄……

克 英雄，頭上有個洞……

德 你看見沒有？

〔吉林季亦夫默默地點頭。〕

德 叫他到房間裏去。

契 你上那裏去？

克 就到這裏來。

劉 飯怎麼樣——要明天吃嗎？沒有什麼人來了？

吉 別打攪！到這裏來，克柳淑夫。

克 （走着。）看來，關於吃飯的事情，你是沒有秩序的吧？看來，你和從前一樣，還是一個沒有秩序的人，啊？（用手掌拍拍吉林季亦夫的背。）我們能再見面，我真高興！

劉 （在阿爾塞尼亦娃旁邊。）真沒有條理！幾乎每天都是這樣。

安 多麼有意思的老頭子啊！

劉 年輕人要更有意思些。比方說，德羅士陀夫，啊？你注意沒有，他怎樣注視你？

阿 他的職務是這樣……

劉 是男人普通的職務。我喜歡工程師。

阿 那一個？

劉 牙羅畢戈夫，當然是！他在俱樂部裏演講土地史，演講五金，——

真有意思！是個快樂的人！

阿 他怎麼，追求你嗎？

劉 說說閒話。開開玩笑。我喜歡快樂的人！

阿 你還是和自己人玩玩吧。

劉 （嘆口氣。）自己人，自己人……契丹亦夫要我跟他去登記。

阿 討厭的人。

德 （自露台上。）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你可以來一會兒嗎？

〔阿爾塞尼亦娃走去。〕

德 來幫助我們算個賬，好嗎？要烟捲不？

阿 我不抽烟，戒了。

德 爲什麼？

阿 給孩子們一個不好的榜樣。

德 有理。

〔他們下。劉德米拉縫着。〕

契 每逢星期日都寂寞！

劉 你就在平日也寂寞。

契 那末——怎麼樣？我們去走一趟，去登記吧，好嗎？

劉 爲了寂寞？

契 怎麼是爲了寂寞？是爲了愛情。

劉 你的衣服上落着白菜。

契 我沒有吃白菜。

劉 那末，一定是從鼻子裏漏出來的什麼東西？

契 你是個很粗的小姐。

劉 你看！還請我上結婚登記處去呢。

〔西郎季亦夫站在露台的角裏。〕

契 因爲在戀愛。我爲了愛情而寂寞。

劉 戀愛的時候，感覺怎麼樣？

契 這要由姑娘來決定。

劉 究竟要由姑娘決定嗎？

契 噯，好像和歌劇「台蒙」（“Деймон”）裏一樣——“我要和女友白頭偕老”。……

劉 可是她怎麼說呢？

契 她，當然，笑笑。愛情是快樂的事情，是好玩的事情！

劉 哎呀，你多麼蠢啊，甚至可憐！……（逃走。）

西（上。）你好，契丹亦夫同志！我是來找你的。

契 啊？

西 把我的木板拿去了，就是那些木板……

契 誰拿的？

西 少共團員米斯卡。

契 就這樣跑了來，拿了去嗎？

西 不，當然，算錢，可是他不好意思付錢。

契 爲什麼？

西 他沒有錢，他說，等一會！可是我需要錢，我是窮人……

契 你不是人是富農（Кулак，一作拳頭解。）

西 我是什麼拳頭？拳頭的手指是握緊的，你看，我的手指是張開的，因爲我沒有什麼可拿。

契 你身上還發出伏德卡（Водка）酒味。

西 那有什麼呢？德國人也喝伏德卡。

契 德國人喝啤酒！你口袋裏有瓶子。

西 它並不妨礙我。

契 滾開！木板不關我事。

西 你不是管理俱樂部和一切這些設備的嗎？就是爲了木板，我向你……

契 滾，滾！木板你可以收回，你去……喝酒吧，鬼蛋……

西 唉，同志們，和你們辦事真難！你們不是辦事情的人！（下。）

〔特羅亦魯柯夫迎面而來；走過時，和他耳語。克柳淑夫拿了一瓶碳酸水，走出來，走到九柱戲台上，躺在牀上，抽煙。〕

契 乏了嗎，老頭子？



克 稍為有些。

契 你們那裏怎麼樣，——有破壞者活動嗎？

〔克柳淑夫不回答。〕

契 我們周圍有很多外人。

克 我們要掃除掉。

〔特羅亦魯柯夫看錶，把表蓋響了一下。〕

契 啊，先生！你做什麼？

特羅亦魯柯夫（以下簡作特） 我要練習合唱。

契 那末特在這裏做什麼？

特 戲台還沒有搭好。

契（用手指在碳酸水瓶上彈了彈。） $H_2O$ ！——是水。（把特羅亦魯柯夫推到旁邊。）我的詩讀了嗎？

特 怎麼不呢……

契 那末怎麼樣？

特 說實在話？

契 一定！

特 詩是狗屁，但却出於至情。

契 這可是怎麼說？

特 很簡單，你別生氣，赫里斯多福爾（Христофор）同志。照形式說，這詩是狗屁，但是照真實性說——倒不壞。

〔契丹亦夫作牛鳴聲。〕

特 你知道不，文字是一樁事情，旋律又是一樁事情。旋律——是真正的靈魂之歌，就是人最真實的東西，最深刻的真理，——你的真理……

契 喔！是……

特（環視一下，半聲說。）比方說——「國際歌」可以用讚美詩的調子唱，用第三調，第六調。（唱。）「我們要和舊世界分手。」●

契（奇異。）啊，媽的！一點也不錯。這簡直可笑……

初 有許多人在唱「國際歌」的時候，並不和舊世界分手，而是呼籲舊

● 其實不是「國際歌」裏的句子，而是「馬賽曲」裏的。

世界的復活；新世界他們已經討厭了，明白不……

契 不錯！有些人這樣唱！啊，你這梭魚<sup>●</sup>養的！你注意到這個啊！

特 現在，我再來談到你的詩……

契 可是你得當心，對誰都別說，說我會做詩！

特 我記得！對誰都不，不說！現在來說詩吧……它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在於，赫里斯多福爾同志，你不是做你的本行。照你的天性說，你是破壞者，你需要破壞，然而你却建設，歌頌建設，歌頌公家的而不是你是事情。所以你的句子和你靈魂的旋律不能符合，和你真正的，——你自己的真理不合！明白嗎？

契 不錯！對天發誓，這真一點也不錯！啊，媽的！真的……我自己也覺得——我弄不好！我不是寫那我要寫的東西！

特 你看！

契 （興奮地。）你——自己評評看：我是誰？是戰士！游擊員。我從過軍，因為我是馬夫，從小就喜歡馬，喜歡騎馬。我的天性是這樣，你明白嗎？我却被東調西調，——去監督造鎮市去！

特 可不是！

契 我，從前……我……殺人不眨眼……就像狗殺蟬螂！不給麵包嗎？那末我就把他們殺個精光！就像神話裏講的一樣：我啊呀一聲，什麼都沒有了，只剩塵土，飛沫和靴子！你們是誰？是地主，是貴族，是資產階級，還是普通什麼人？我呀，我就把你們，把你們全幫人殺得只剩耳朵！……可是現在呢，你看……

特 這不是你們——英雄們的時代！

契 你明白嗎？現在我是誰？

德 （走到露台上，環視四周，走向克柳淑夫，一面走一面說。）真的，契丹亦夫同志，回想回想看，你是誰……

契 我記得！

德 別忘記。（對特羅亦魯柯夫。）你在這裏做什麼？

特 要在這裏練習合唱。

〔契丹亦夫和特羅亦魯柯夫躲到別莊的屋角後面。德羅士陀夫

● 梭魚是一種強悍的魚，常吞吃小魚。

看了看克柳淑夫，走向露台。吉林季亦夫向他迎面走來。】

吉 他怎麼樣？

德 睡着了。

吉 那末：決定明天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嗎？

德 是的。你很熟悉契丹亦夫嗎？

吉 一點也不熟悉。他是不久派到這裏來的。

德 他是傻瓜，似乎是。

吉 怎麼呢？

德 他怎麼和這個教唱的教員來往呢？

吉 那教員有些像半瘋半癲的人。真的，德羅士陀夫，你在追求阿爾麗尼亦娃嗎……

德 這樣對於誰有害嗎？

吉 你，這樣做，不是爲了消遣嗎……

德 （笑了起來，唱歌。）

哎呀，你啊，我漂亮的姑娘，

你把我弄成什麼樣了呀？

吉 慢點，我說正經話！她曾經救過我的命……

德 你講過。那時他們還不大瞭解我們，所以，有時候，也救我們。假使你說正經話，那末，你看好，別錯誤……

吉 老弟，我日夜想她，想了三年，……甚至於沒有結婚。也許，還是可笑的……你，當然，比我年輕，美麗。

德 噯，算了……

吉 就是這樣！你明白這意思嗎？

德 算了，明白了。她，似乎是一個好人，什麼事情都能做的人……

吉 受過教育。

德 這並不錯！但是我不喜歡她的朋友，就是那位唱歌教員，靈頭不足的嘴臉。

吉 他並不是她的朋友，她關於他的評論也不好。

德 怎麼不好？

吉 你最好問她。

德 我們是住在狡猾的人羣中間，信任言語，應該謹慎。

劉 (上，把兩隻啤酒瓶，玻璃杯放在桌子上。) 你怎麼，把酒瓶開了，爲什麼不喝？要壞的呀。

吉 這倒不錯！

德 昨天索莫夫家舉行盛大的資產階級式的大吃大喝。他的太太，那樣一個女人——請勿動手——穿着一件鼻涕色的衣服。還有一個胖女人，穿着紅衣服……好像剝去皮的肥豬。特羅亦魯柯夫鋸提琴，敲鋼琴。我在靠近半夜的時候，打那裏經過，唉，我想……

吉 讓他們快樂去吧，只要他們誠實工作……

德 誠實！這最後一個字是最主要的，我們小組裏有一個同志說……十五年前……

吉 你多大？

德 三十三。撤合地公審案……

〔米沙上。〕

米 德羅士陀夫同志，——歇里斯契後面發現一個受傷的人……

劉 是沙薩，奧西波夫嗎？

米 還不知道……

德 爲什麼你以爲是奧西波夫？

劉 他對我說，有人要打他……

德 誰？

劉 我也不知道呀！

德 應該去看一下……

劉 一定是，一定是，沙薩·奧西波夫……

吉 還沒有判明，別囉嗦！

劉 你什麼事情都沒有判明！誰放火燒俱樂部的，誰敲破馬莎·瓦洛娃雅(Маша Валовая)腦袋的。

米 我跟你去，德羅士陀夫同志，——行嗎？〔兩人下。〕

契 (上。) 爲什麼囉嗦？

劉 奧西波夫·沙薩挨打了。

契 一定是他闖了禍……

羅 你胡說！

契 爲什麼我是胡說？

劉 他在壁報上批評過你，這便是爲什麼！

契 在子彈下面溜躑過的人，他把壁報看作蒼蠅！

克 誰被殺死了嗎？

吉 工人通訊員被打傷了。

克 我們那也有這風氣。我們立刻看出；誰要是把工人通訊員當敵人，當報告人看待，誰就是外人，不是我們的人。

劉 啊，我真想到那去看看！

克 去看看死人？

劉 不是死人……

克 （懷着老人的梗直。）死人身上沒有什麼有意思的東西。（對契丹亦夫。）我在這裏打頓，聽見你這小夥子儘說那一些廢話！

契 你老了，你不明白我的思想！

克 怎麼不明白！蠢話才難懂。那個和你說胡話的人，——是牧師還是什麼？

契 （走開。）你不喜歡年輕人嗎？

克 爲什麼？年輕和聰明——是人的兩件寶貝。生起氣來了。歇了一會，現在我倒想吃了……

吉 走吧。

劉 看，不早不晚的這時候走……（下。）

〔契丹亦夫喝啤酒。特羅亦魯柯夫上。〕

特 唱歌的人晚到了。

契 會來的。唱歌——不是做工，會來的！

特 你，契丹亦夫同志，當過汽車夫嗎？

契 誰告訴你的？

特 我不記得了。

契 就算當過，那又怎麼樣呢？

特 汽車夫可以用汽車的擋泥板削死人，誰都不會發覺，真的嗎？

契 （凝目審視他。）這個削死的人也不發覺嗎？

特 至於他——那就不用說了。

契 哦。可是你爲什麼問？

特 打聽打聽罷了。我對於手法乾淨，發生興趣。我不相信，這可以不  
受懲罰地做。

契 （不是立刻。）你是教什麼的？唱歌嗎？

特 是的。

契 那末教罷！汽車不關你的事。

特 好吧！要是汽車擋泥板關到我的時候，我也就沒有了！

契 （看着他。）這是你腦瓜子裏的什麼旋律？

特 這不過是好奇心罷了。看，終於開始聚集得來了！同志們！你們來  
得太晚了……

〔杜孃莎，還有兩個姑娘，兩個工人上。〕

契 （看看他們，拿起一隻啤酒瓶。）我提議喝一杯！誰贊成？誰反對  
！棄權的人沒有嗎？一致通過……（倒酒，喝。）

〔唱歌的人聚集了。杜孃莎和劉德米拉開始歌唱。〕

沿着小河，

沿着卡尚卡（Казанка）河

灰色的雄鴨在水上游。

〔契丹亦夫走近，也參加合唱。在露台上——克柳淑夫用腳踏  
着拍子，哈哈大笑。吉林季亦夫，阿爾塞尼亦娃注視着他，也笑。〕

契 哎呀，我的媽呀！朋友們，真好！（喊叫。）

我們在牠的頭頂上

拍，拍，拍地打！

### 第三幕

〔在索莫夫家。還是那個露台。深晚。月亮。麗琦雖坐在安樂椅裏。牙羅畢戈夫在她的身旁走來走去。〕

牙 假定說，你說得對……

麗 跟我說話——用您<sup>①</sup>！婆婆在這裏走來走去。

牙 她担任監視之職。

麗 並且一般地說——够了！永久跟我說「您」吧！

牙 送命。這樣，假定說，你——對不住！——您考慮得對。但是我的靈魂是另外一個機體，我完全受不了悲劇。

麗 你沒有靈魂。

牙 已經決定說「您」了……

麗 低點！（杜孃莎上，給麗琦雅端來一杯牛奶。）謝謝。您現在沒有事情了……（杜孃莎下。）你看杜孃莎是有靈魂的。她蔑視我們所有的人。

牙 難道靈魂是監視的機體嗎？

麗 是感情真誠的機體。杜孃莎對人真誠。

牙 不知那一個小說家曾經宣傳要對自己真誠。這有些像狗，像領瞎子走路的狗。

麗 您是不真誠的人。

牙 謝謝。索莫夫也是嗎？

麗 你們都是！

牙 （抽起烟來。）是祖先們的不對。魔鬼教他們選擇這個混蛋的地球做居住的地方！您明白球嗎？你想像一個抹上油的大西瓜。人要站在上面真不便利，——往右滑，往左滑，往前滑，往後滑。

① 俄俗：你（Ты）是關係很親暱的人之間的稱呼，用了「您」（Вы）便可顯出相當距離。

麗 您玩笑開得太蠢了！

牙 也許。但是並不傷人。

麗 不值得跟您說正經話。

牙 這話倒是對的，因為：什麼是真理呢？

麗 我想，您會自殺的。

牙 噯……不致於！

麗 或是一世酒醉胡塗。

牙 這倒可能。

麗 您簡直是一個不幸的人。

牙 我倒並不覺得我是這樣。

麗 撒謊。

牙 但是也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跑到一個什麼杜孃莎那裏去，對她說：「杜孃，把我重新教育一下吧……」

麗 （站起來。）卑鄙和虛偽得可怕。

牙 麗達，您何必嘵步，我是說真心話。今年春天我特別接近地注視了一下工人和農夫。工人讓農夫學自己的樣，進行得十分迅速，並且一般地說，生活在這圈子裏是非常有意思的！有很多粗暴的人，也有不少愚笨的人，但是應該懂得的，他們都懂得很清楚！我在他們中間自覺非常年輕……

麗 （嘆了口氣。）我不相信你，一句話都不相信！（走向樓梯。）

牙 （跟在她後面，摸着她的肩。）你聽我說呀，——這是什麼意思？那來的，突然……

麗 （振掉他的手。）並不是突然！遲鈍的人……我……不知道……我不能明白……（默默地看着他的臉。）你告訴我——用兩個字——什麼叫做法西斯主義？

牙 兩個字？這是……很難的……

麗 你不願意說，是嗎？

牙 （聳聳肩。）為什麼不願意？噯……你知道：生活就是鬥爭，大家都是互相吞吃，大野獸吃小野獸，小野獸吃更小的野獸。法西斯蒂是小野獸，牠們想變成大野獸，更小的野獸也想長大起來。大野獸



發生興趣的是讓小野獸長得肥些，小野獸發生興趣的，是讓更小的野獸肥起來。爲了這個……崇高的目的，所需要的正就是……那個現在存在着的制度，就是可以互相吞吃的完全自由，爲了這個自由需要私有財產制度，——野獸的秩序。布爾雪維克就是企圖消滅野獸生活的基礎，——私有財產制度……明白嗎？

〔麗琦雅默默地從樓梯上走下來。〕

牙（嘆了口氣。）法西主義裏一點新東西都沒有，這是很陳舊，很卑俗的禱告文……你要知道這個做什麼？

〔兩人下。走上露台的有：索莫夫，鮑戈莫洛夫，伊淑托夫。索莫夫捧着放有酒瓶的盤子，伊淑多夫拿着玻璃杯。然後索莫夫嚴嚴地把通房間的門窗關上。鮑戈莫洛夫用手絹揩臉，揩頸。伊淑托夫——開始抽煙。〕

鮑 簡直透不過氣來。

伊淑托夫（以下簡作伊） 是的。麥子被太陽烤着。

鮑 你以爲會荒年嗎？

伊 據說會。

鮑 你知道，荒年倒也不壞，啊？（對索莫夫。）沒有外人嗎？

索 沒有。可是——大概——我們把什麼都談過了把？

鮑 已經判明：機器配備在積蓄着，建築，你明白，却停滯着，儘可能地停滯。

伊 這是不言而喻的。

鮑 然後：不清楚我們計劃的人……

伊 或者說——清楚，但是不喜歡……

鮑 或者說——太清楚，你明白不，要阻止這種人在同志們面前顯著出來。

伊 把他們從實際工作調去做事務工作。

鮑 你知道，並且要用另外一種方法。總而言之，要阻止住！

伊 對。

索 這些話還要重說嗎？

鮑 不妨，你知道，不妨重說。（對伊淑托夫。）你，德米特里·帕夫

洛維赤（Дмитрий Павлович），有些那個，你明白嗎，有些過份顯示你的悲觀，實際上我們應該顯出我們是樂觀的人，明白不，相信同志們幻想的人……

索 他們並不愚笨，他們也有感覺。他們的思想並不都是幻想。

鮑 指什麼？

索 關於五年計劃的討論，社會主義競賽……

伊 用全速力跑是跑不遠的。

鮑 但是應該加鞭，知道不，——加鞭！一方面鼓勵一些人的幻想，同時並發展另一些人的懷疑，明白不……至於悲觀主義，在我們的地位是沒有位子的。

伊 我不是悲觀主義者，但是，用腦袋去冒險的時候……

鮑 （激動起來。）你知道，腦袋是沒有特別價值的，假使腦袋是爲了讓野蠻人敲打的話！明白嗎，腦袋應該抬得高些，別讓野人的拳頭打到它！你明白不，應該記住，全國工業進步的領導是在我們手裏，總司令部——文化的——不是在克列姆里，而必須是設立在我們中間，——明白不！歷史擁護我們，應該知道，——歷史！我們面前有無限的可能。不能再讓律師●●當政了，政權必須屬於我們，屬於工程師——明白嗎？

伊 是的，在法國，過去是，現在也是律師當政，實在無能。

索 是資本當政……

鮑 合乎同志們的教義，你還可以說，政府是爲工業家服務的。但是律師罷工——什麼也不能改變，如果工程罷工呢？你想怎麼樣？諾——諾！你啊，親愛的，知道不，有些被維克多爾·牙羅畢戈夫的虛無主義傳染了。

伊 他是一個討厭的男人。

索 他却有才能。

鮑 哦！

伊 他倒可以在同志們的報紙上寫寫小品文。

鮑 你明白不，他正巧就是應當阻止的人。你知道不，這樣的人應該安

●●這裏是指二月革命後的克倫斯基政府，因爲克倫斯基是律師。

排到公事房裏去，黏在公文紙上……

索 你忘記了，這樣的人——識字，會認出……

鮑 唔……我們更加識字。我們更加狡猾……

索 說話低點，這裏有人走着玩。

伊 在平日？

索 欄外而是通河岸的道路。今天李索戈諾夫又來了。

鮑 他也上我那裏去。他老是問，他的工廠什麼時候開工。

伊 工廠很糟。舊貨。

鮑 別嫌，別嫌！這工廠可以耗費三百萬。還可以更多一些。

伊 啊！你是用這個觀點看嗎？可是，用這樣的一份一份的小口糧來積結大資本——還要多少時候！

鮑 可是，你知道，除了別的之外，這也是有益處的。除了別的之外！

小東西，看不出，但是，你知道，一羣蚊子也可以戰勝大熊！

索 李索戈諾夫有糖尿病。他快要死了，沒有承繼人。

鮑 找得到！

伊 有一個兒子！

鮑 兒子死了。你知道，我也有糖尿病。醫生不許喝酒，自然禁止接近女色，只剩下一種娛樂——玩牌……

索 牙羅畢戈夫來了。

伊 喝醉了吧？

〔牙羅畢戈夫上。〕

鮑 噯，我們該走了！維克多爾·巴夫洛維赤！在月下散步了嗎？

牙 （喝過酒了。）一點也不錯。並且還是和一個姑娘一同散步。

鮑 和一個漂亮的嗎？幸福！昨天我也看見你，似乎是，廠長的姪女兒吧？

牙 一點也不錯，是跟她。

鮑 你很民主！怎麼呢？我們都很民主。

牙 原則是：「跟狼住，學狼叫。」

鮑 他總是這種，你知道不，很尖刻的話！奇怪的習慣！噯，走吧！啊，幾乎忘了！維克多爾·巴夫洛維赤——親愛的！關於那青年——

他姓什麼？——的發明，你的結論……

牙 那一個？庫士聶諾夫（Кузнецов）還是齊別爾（Зибел）？  
鮑 第一個。是樂觀主義的結論！你計算得不對。太樂觀了。請原諒！  
我將在委員會裏反對。

牙 這是你的權利，並且是義務。

鮑 是的，是的，我要反對！

牙 我們來辯論一下吧。

鮑 祝大家平安！

（他們走下，索莫夫送。牙羅畢戈夫喝一杯酒。）

索 你不知道，我太太在那嗎？

牙 在河岸上，跟阿爾塞尼亦娃，吉林季亦夫在一塊。少共在那裏用網捉魚。

索 似乎，吉林季亦夫在追求那女教員吧？

牙 一般的說，男人都歡喜追求女人。

索 你老是喝酒嗎？

牙 我老是喝酒。

索 （在露台上踱着步。）你不覺得，這女教員對於麗琦誰有不好的影響嗎？

牙 給他起不好影響的，是沒有事做。你應該勸她做些什麼事情，做做剷除文盲工作也好。

索 你勸一下吧……

牙 我對於她沒有權威。和雅柯夫談什麼了？

索 就是這……一般地，談談事務。

牙 我看，他想抹殺庫士聶諾夫的發明。

索 奇怪的懷疑！他會有什麼目的呢？

牙 惡意的滿足。

索 你上那去？

牙 我被邀請到特羅亦魯柯夫家去作客。

（下。索莫夫在露台上踱步，停下，傾聽。走進房間，打開窗。吉林季亦夫，麗琦誰，阿爾塞尼亦娃，米莎，杜嬪莎上。）

吉 沒有和平，麗琦雅·彼得羅夫娜，在全體勞動人民還沒有用全世界的羣衆力量撲向敵人的時候，不會有和平。

麗 你相信這一套嗎？

吉 怎麼不相信呢！不相信爲它而生和爲它而工作的東西，難道是可能的嗎？

阿 來，米莎，喝點酒……

米 我不喝！

阿 你把胸膛和兩腿擦一下，否則要受涼的。

米 生來說沒有受過涼……

杜 去！別逞雄……

米 呸，討厭！我難道是小姐嗎？

〔米莎和杜孃莎下。〕

麗 多麼可愛的孩子啊！

吉 這樣的勇敢的人我們有幾十萬。最近富農向一個人開槍，射穿他的右胸膛。他沒有知覺地被送到醫院，他回復知覺後的第一句話是：「我要輸很久嗎？」你知道，他怕趕不上工廠學校的招考，——看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有優良出品的青年。當然也有爛頭，因爲「家家出壞種，」而且家庭是多麼大呀！

麗 冷起來了。卡佳（Катя, Катерина 的愛稱）你上我房間去嗎？

阿 不。早上六點鐘我要上城，應該預備一下，那裏舉行區教員會議。

吉 我也該回家了。祝你們康健？

麗 晚安。你要久待嗎？

阿 約摸五天。

吉 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那末你給我弄好了沒有？

阿 是的。我已經弄好了。

吉 好極了！

〔阿爾塞尼亦娃和吉林季亦夫下。〕

〔麗琦雅坐在露台旁的長椅子上，拿了一枝烟捲，但又把它折斷、拋掉。〕

索 （徑過欄杆。）有些涼了，你就回家了吧。

麗 把披巾拿給我。

〔安娜·索莫娃，季多娃上。〕

季 你知道，他們怎樣活動？這裏有一個農夫，是僕夫，他的女兒生病了……

安 是的，是的，西郎季亦夫的，我知道的！

季 他們簡直把她偷去，抬走，好像抬到病院裏去了……

安 可怕！

季 大概她是少共團員。

安 完全是橫暴……是你嗎，麗琦雅？

麗 你不看見了嗎——是我。

安 尼古拉在家嗎？

〔索莫夫把披巾從窗子裏拋出來。〕

季 你好，最嚴厲的人！

索 請安。

安 上我那裏去，玩牌去。

季 好呀。請我喝茶嗎？

安 當然，假使女婢肯答應的話。你知道，我們現在是由用人作主……

〔安娜和季多娃下。〕

索 （對妻。）到這裏來，個強的人！涼涼！

〔麗琦雅去。索莫夫在露台上迎她，擁抱。〕

你與吉林季亦夫和阿爾塞尼亦娃在一起了嗎？他是一個好心眼的人。他說些什麼？

麗 說得這麼多，我只明白了一半，還有一半又不記得了。杜孃子和他的姪女在那裏唱「我丟了戒子」，——句子很可笑，但是歌調很悲傷。

索 是只很蠢的歌。那個阿爾塞尼亦娃，——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麗 她說「是的！」說得很爽快，很沉重。說「不」，也很重。

索 你這是說易卜生（Ибсен）那個劇本裏的話吧！你說，你不覺得，她對於你有不好的影響嗎？

麗 不好？為什麼？

索 噯，她給灌輸悲哀的思想，並且一般地……

麗 不，這個我不覺得。至於悲哀的思想……那是鏡子給我灌輸的。

索 這是空話。你絲毫也沒有改變，反而更加美麗了。

麗 謝謝！但是我覺得，「我丟了戒子……」

索 這也是空話。我愛你不減往昔，我很愛你。

麗 我不是說愛情，我是說那連繫生活的戒子……

索 你看！這個無疑是從阿爾塞尼亦娃那裏傳染來的……

麗 你說你很愛我，說得多麼匆忙啊。

索 唉，你又落進你這新腔調了！你得知道，這是不行的！不，你必需早早到外國去。我想秋天來辦這件事情……

麗 是我願意上外國去嗎？

索 這是使你散散心。即使你不願意去——也必須去。這要方便些。

麗 爲了誰？

索 爲了你。我不是對你說過嗎，可能發生大事變。這是我們自己說，請你不要把這題材和女教員坦白地說起……

麗 別的題材呢？

索 一般地說，我請你跟她要謹慎，特別是在那種情形之下，假使她開始問什麼的話。她問了嗎？

麗 她講，我問。

索 問什麼？

麗 關於兒童團，少共團，關於剷除文盲……

索 你這發生興趣嗎？

麗 我不明白，年輕的，美麗的女人會在這中間找到什麼歡欣？阿爾塞尼亦娃却找到。

索 這是叫化子的精神歡欣、麗達。

麗 我不是女叫化子嗎？

索 這算什麼問題？當然——不是！

麗 知道這一點，很高興。可是你是用多麼無聊的聲音說這話啊！

索 別用這……胡塗的腔調！

安 （自房間裏出來。）柯里亞（Коля，Николай的愛稱），你記得

副省長家狗的名字嗎？……

索 怎麼一回事？

安 哎呀，請原諒！你叫什麼！我忘了杜馬諾夫（Туманов）家那隻你所很愛的狗叫什麼名字。

索 茄里馬（Джальма）！茄里馬……

安 謝謝。你們似乎是在打吵子吧？

索 一點也不。你根據什麼？

安 假使我弄錯了，那就很好。你們兩人近來這樣容易動氣。這不好。  
（下。）

〔索莫夫憤怒地抽起烟來。〕

麗 再說下去。

索 好。大事變不能避免……

麗 戰爭？

索 也許……

麗 然後再革命？

索 爲什麼革命？你是要說，政變……

麗 那末是，——革命回過來。反革命？

索 這是空話，——反革命。我告訴過你：現實就是爲政權，…爲進步，爲文化而鬥爭……

麗 是的，是的，我記得。我們接近的時候，你曾經說過這話……

索 別胡思亂想！你對於我還是一樣的接近。

麗 不過只在臥室裏。

索 你願意明白我嗎？

麗 哦，早就願意！

索 那末，你就明白一下！工人把政權奪去了，但是他們不會治理。他們的政黨在瓦解着，羣衆不瞭解它的任務，農民反對工人。一般地說——工人專政，社會主義，這都是空想，幻像，——我們，知識份子，正在用我們的工作無意地維持着這幻像。我們是唯一會，並且能够工作的力量，我們必須建設歐洲式的國家——在世代的文化基礎上建設強大的工業國。你在聽着嗎？



麗 當然。

索 銅匠，油漆匠，鐵工是無力維持政權的，學者，工程師必須握得政權。現實要求的不是油漆匠，而是英雄。你明白嗎？

麗 這是法西斯主義嗎？

索 誰告訴你的？這是……國家社會主義。

麗 法西斯主義，這是小野獸當政的時候，大野獸便去吃牠們，是不？應該讓更小的野獸長得肥肥的，是不？……

索 什麼胡說！那來的？

麗 維克多爾說的。

索 維克多爾？混蛋……但是——你不是看得出：他是一個醉酒的人，他在精神上墮落着，他已經一點也不明白現實了……

麗 你是大的嗎？

索 什麼？

麗 你是大野獸嗎？

索 你聽我說，麗琦雅，你是說什麼？你怎麼啦？

麗 我——不知道。你的臉色多麼蒼白，你的眼睛多麼兇惡……

索 我問……我必須知道——你怎麼啦？

麗 我——說：不知道。但是我覺得，你……是兩面派，還有那個討厭的老頭子和頭髮蓬鬆的伊淑托夫，和駝腰的人——你們都是兩面派……慢點，別抓我。我本來應該用另一種方法說，但是我沒有有力的字句，沒有有力的情感。

索 你變得歇斯里的了，——你看！這是因為你沒有孩子。

麗 孩子是你不要……

索 並且是因為你已經不愛我……我——知道！

麗 你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總是這樣：我把你當一個人和你說話的時候，你就領我到臥房裏去。

索 沒有的話！

麗 在一切小說裏都是這樣：女的把男的當一個朋友看待，開始和他說話，他就說：——把衣服脫掉！……

索 住嘴，麗琦雅！够了！你聽我說，——你得明白。你……並不笨，你

應該明白。閉嘴！……我是兩面派？是的！不這樣不行！爲了追求我  
給我自己所確定的那個偉大目的，不能不這樣生活。我，就是我！  
我是相信我自己力量，相信我自己使命的人。我是征服者的後裔……

麗 大野獸？

索 被征服者的角色，俘虜的角色——不是我的角色。鮑戈莫洛夫是個  
混蛋……

麗 你要做領袖，做拿破崙？做很大的？

索 滾……

麗 別叫……

索 麗琦雅！你所說的，對於我……有很大意義……有誰跟你宣傳了……  
要把你做成你丈夫的敵人……

麗 不，尼古拉，你不是大的……

索 你再敢開玩笑！

麗 可是你別叫喚啊！

索 你應該想一想……也許，還是阿爾塞尼亦娃……

麗 低點！有誰來了……

〔台後歌聲。兩人聽。索莫夫抽烟捲，手抖。他離開妻子，驚  
愕而怕懼地注視着她。〕

索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麗琦雅，你，突然……

〔聽得出，有兩個人，牙羅畢戈夫和特羅亦魯柯夫用「國際歌  
」的調子唱：〕

他把愛情完全當荒誕，

特拉——噠——噠——噠！特拉——噠——噠——噠——啊！

突然在他博學的眼前

她像幻像似的出現。

索 你聽見沒有？這就是維克多爾……

〔牙羅畢戈夫，特羅亦魯柯夫，跟在他們後面的是李索戈諾夫  
，他們三人都狠狠的喝了酒。〕

牙 夫妻雙雙明月下……先生——走吧！

特 噢，我多麼羨慕啊！

〔李索戈諾夫企圖登樓，坐倒在樓梯上。〕

牙 好極了，惡棍！麗陀赤卡（Лидочка，Лидия的暱稱。）——請原諒！謝謝上帝，我們喝過酒了！我們這樣快活地喝了酒……總而言之……喝了酒！歷史教員……作曲家——唱呀！唱第三調！尼古拉，聽呀！先生——一，二！

特 「我們和舊世界分手，  
把它的屍灰從我們腳上拍掉。」

索 請停止！……維克多爾——你明白嗎……

牙 一點兒也不明白！高興得要命！我不願意明白！

麗 （笑着。）維克多爾！你發瘋了嗎？

牙 一點不錯！高興得要命。爲什麼不好唱歌？難道有誰在沉睡嗎？

索 我求你……

特 請原諒……請讓我說明一下，我是唱歌教員，教——員！我對青年說：言語——是扯謊！思想却永久是有旋律，有靈魂的基本音樂，是可愛的，古代的，不朽的音樂……

牙 （對索莫夫夫婦。）他這說得多妙！這並不是不聰明啊！老兄，他是這樣一個惡棍……

特 好，我說，我們剷除教會，但是教會的，教堂的，信徒團的思想……它仍舊是活着的！（笑。）活的！我教人支配聲音……發出呼聲。發出呼聲，把聲音，言語塞出去！——我教青年。

索 喂！够了！

牙 不，他是狡猾的畜生！你得明白：把空洞的，赤裸裸的言語塞到生活裏去，啊？想得真高明，壞蛋！先生！你是壞蛋嗎？

特 是的！

牙 你看——他自己明白！有自知之明，老兄……天曉得，多麼有趣！麗達——有趣嗎？

麗 有趣得要命！

特 我是壞蛋，是的！做野人的奴隸——我不合適……

〔麗達雅哈哈大笑。〕

索 （對特羅亦魯柯夫）從這裏滾出去！喝醉的傻瓜！

〔安娜上。〕

特 不，不是傻瓜！也不許侮辱我啊……

安 諸位！你們行樂行得太闊了……

牙 生活的快樂支配了人……

特 看——安娜·尼柯拉亦夫娜，她知道，我沒有衰老！特羅亦魯柯夫沒有衰老！他還能夠鬥爭，他還會報復……人家擠壓他——他變得更加堅實！悲劇的行樂，安娜·尼柯拉亦夫娜。是深深絕望的行樂。

安 我明白，但是你別忘記，我們是生活在敵人的包圍之中。

索 我求你，維克多爾，——把這小丑領走！

牙 遵命。我也是小丑！沒有教養的人，跟我走！先生——開步走！唱歌。

特 我懇求……

牙 老兄，無論那一個一點兒也不肯給！唱吧！（唱。）

我們和舊世界分手  
爬到床底下像小貓。

特 沙薩·巧爾納（Саша Черный）編的，天才的沙薩，最有才能的！阿維爾成果（Аверченко）……也是有天才的！「風刺家」●●——啊？他們都在那，在那？誰都不在，什麼也沒有！都死光了……

牙 唱呀，鬼蛋！李索戈諾夫，加料白癡，——開步走！

〔兩人走着，用進行曲的拍子唱。〕

又黑又光的蟑螂  
悄悄地爬上綉床。  
太太爲了牠不上  
巴黎去，——快來白相！

牙 （叫喊。）好極了！

〔牙羅畢戈夫和特羅亦魯柯夫下。〕

索 （對妻。）去吧，麗琦雅……

麗 不，我不去……

●●蘇聯革命後會出版一時期的風刺雜誌。

- 安 這是誰？啊，這是季索戈諾夫。你不舒服嗎？
- 李 (跪下。) 親愛的……
- 安 你怎麼啦？你爲什麼？
- 李 敬愛的……你們工作吧！買吧。供給吧！我是多麼感謝你們啊……
- 麗 他要什麼？
- 索 喝醉了！我們應該結束了，麗達……
- 麗 結束什麼？等一會……
- 安 爬起來！
- 李 我不能爬。本來禁止我喝酒的，但是我——喝了！苦悶！一個人！本來有個兒子……是個下流坯，壞蛋……
- 安 尼古拉，幫他一把！
- 李 他去給他們效勞了……反對父親，反對人民！像隻狗仔似的，死了……累死了！生的癆病。他從小就有癆病。我的太太——大太太……他的母親，是個貴族，也有癆病……看是怎麼一回事！尼古拉·萬西里亦維赤……我求你，看上帝基督的面上……
- 麗 多討厭的人！
- 安 應該諒解：他在難受！
- 麗 (對丈夫。) 他懇求你什麼？
- 索 你不看見嗎，他喝醉了！
- 麗 清醒的時候呢？
- 安 尼古拉，來幫我拉一把呀……
- 索 喂，你！爬起來……
- 安 這麼粗！把他從樓梯上扶下去。
- 索 去……喂，你……
- 李 我的親愛的——工廠啊，工廠……你們裝修吧，到時候了！各處建造，什麼都買……
- (麗琦雅笑。)
- 安 多麼不適當，多麼殘酷的笑啊！你的心多麼殘忍啊，麗琦雅。人們要發瘋了……
- 麗 你以爲，我也發……(走進房間。)

安（用手指在她後面威脅着，喃喃地說。）等着吧！最後笑的人才是真笑。

索（走來。）麗琦雅在那？

安 我可憐的尼古里亞（Николя，即 Николай 的法文稱呼。）！這樣的生活……

索（切齒地說。）你要什麼？這都是你的……你的好朋友……（逃進房間。）

安 我的天呀……我兒子變得認不出了。我的天呀。

## 第四幕

〔仍舊是在索莫夫家。深晚。謝米柯夫在露台上坐着，寫字，嘴脣喃喃嚙動，屈指計算；他旁邊地板上放着一捲圖樣。杜妮莎端着茶具自房涌出。〕

杜 你還等着嗎，小白臉？

謝 「走向它某種祕密目的」……

杜 你在做詩嗎？你就給契丹亦夫那傻瓜編點小調吧。

謝 契丹亦夫是粗人，不是傻瓜。

杜 可是，對於傻瓜你又懂得多少！你就去編些什麼好笑的東西吧。

謝 我不愛好笑的東西。

杜 （向他吐舌頭。）哼——！你要愛也沒有什麼可愛。還說什麼——我不愛……

〔麗琦雅上。〕

麗 愛誰？

杜 這個做詩的人。（下。）

謝 麗琦雅·波利索夫娜，你這本書讀過沒有？

麗 （拿起書來。）「精神結合的庇護」。沒有。這是什麼意思——精神結合？

謝 這是一般的……論上帝的……

麗 你是信教的嗎？

謝 不是——爲什麼呢！但是他說：雖然不相信，可是應該知道，

麗 他是誰？

謝 唱歌教員。

麗 他，——大概，——是個怪物：？並且喝酒？

謝 不，他是個很嚴肅的人……有教育的人。這本書我一點也不明白。這裏有梅特林克（Метерлинк）●●的序言，他直捷說，這個雷

●● M. Maeterlinck, 1862——，比利時象徵派作家。

斯特魯克( Рейсбрук ) ● ● 是用生僻的字眼寫的。

麗 是這樣嗎？

謝 是的。你看，我抄下來的：「直觀，這是沒有形像的知識，它總是比智慧高。」照我看，這是對的。思想很會擾亂創作，寫作的時候，老是想，怎樣可以寫得好。他說，假使不想，那就好了，只有傾聽自己靈魂的音樂，詩才會寫成。實生活中間什麼詩都沒有。

麗 這是他說的呢還是你說的？

謝 他。但是他說得不錯，據我看。不過我沒有形像，怎麼也不行。你看我寫的：

在雲層裏埋葬，  
幾乎透不出光，蒼白的月亮，  
一羣松樹黑壓壓的  
走向它秘密目的。

麗 怎麼呢？似乎，——這並不壞。

索 ( 跑出。 ) 噢，親愛的，你來了，怎麼不通報一聲？

謝 我告訴杜孃步了。……

索 把圖樣拿來……杜孃步！你不是為杜孃步做事的。你可以去了。不，再等一會！

麗 你就來嗎？

索 是。馬上就來。( 下。 )

謝 我還抄了這一段：「藉智慧做手段，可以表示出許多高過於智慧的原理。但是這原理的理解，在沒有思想的時候，比在用思想做手段的時候容易得多。」

麗 ( 心不在焉地。 ) 是的……

謝 可是怎麼會沒有思想呢？可以看得出，就是狗也是在想着什麼的呀。

麗 ( 拭額。 ) 你知道不，謝米柯夫……

謝 我改好了，改姓謝米奧柯夫。這樣對於創作要好一些。否則——謝米柯夫，庫士聶錯夫( Кузнецов, 意為鐵匠 )，戈翁斯柯夫(

---

● ● 「精神結合的庇護」一書的著者。



Горшков，意為壺或罐。）——這有什麼意思呢？

〔伊淑托夫和還有兩個人上，一個是胖子，一個是駝腰的；他們尊敬地，默默地和麗琦雅告別。〕

伊 我可以給你送牛油來。

麗 謝謝，我們有……

伊 安娜·尼柯拉亦夫娜說沒有。蜜糖有嗎？我可以送來。很好的蜜糖！

麗 我問問婆婆看。

伊 你們得知道：同志們在組織食物的飢荒……

〔麗琦雅以目視謝米柯夫。〕

伊 我，當然，是說農夫，他自己什麼都吃了。他生城市的氣，於是便吃牛油，吃雞子，吃肉，——什麼都吃！刺激我們，畜生。你們想沒有農夫過活嗎？你們不給釘子，花布嗎？那末我一粒穀也不給！哈——哈！好，再見吧！

麗 上城裏去嗎？

伊 不，我們在這裏過夜，在鮑戈莫洛夫家。我們要玩牌。我們的老頭子是最愛玩牌的傢伙。可以不給牛油他吃，可是一定要玩牌！大家平安！

麗 你今天很快活。

伊 事情進行得很好。事情進行得好極了！（下。）

謝 關於魚我也抄下了……

麗 什麼？關於魚？

謝 是說魚的鱗是不同的，所以人也不一樣。但是，鱗是衣服，就像上衣和托爾斯泰服①②……

〔索莫夫，鮑戈莫洛夫上。〕

索 你聽我說，親愛的，你做事很疏忽！弄錯了，連鬼都澀不清楚！他可以走了。請你明天來，十點鐘。

〔謝米柯夫急下。〕

鮑 很整潔的一個小夥子……

①② 作家托爾斯泰常穿的一種農民式的工作服。

索 有些蠢。寫詩，並且……

鮑 在他這樣年齡，你知道，蠢碼是裝飾……

麗 你要喝點茶嗎？

鮑 不要，謝謝！是的，青年……是一個大問題。當然，青年有種穿褲子，戴領結，什麼顏色都隨便，但是很多人要求史多柳賓式的領結，啊！

麗 你開玩笑開得……很陰……

鮑 我們是生活在陰沉玩笑的時代！是的，我正要問：牙羅畢戈夫寫過信給你嗎？

索 一次。

鮑 他怎麼樣？好了嗎？

索 大概。

鮑 奇怪的事情，啊？噢，我走了！年紀大了，變得多嘴多舌了……晚安！（下。）

杜 （上。）茶鼎要拿來嗎？

麗 要。請。誰在那裏走着？

杜 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跟菲克拉。（下。）

麗 （招呼。）卡佳，來喝茶……

阿 謝謝。過十分鐘。

〔阿爾塞尼亦娃和菲克拉下。〕

索 （送走了鮑戈莫洛夫。）你招呼她來做什麼？

麗 喝茶。

索 自從那次歇斯的里的場面之後，你，似乎，避免跟我對面相處……

麗 我們已經約好，不提那事……

索 你不迴避，不嗎？

麗 你不看見嗎。

索 但是應該承認，麗達，無論如何，那天晚上，很痛楚地刺傷了我！我還是以為，這一位阿爾塞尼亦娃……

安 （上。）你說阿爾塞尼亦娃，是嗎？她想做吉林季亦夫這粗人的姘頭，似乎，她已經達到這一點，這事情大家都在說着！

麗 比方說——季多娃。

安 這是一個有些鄙俗的，但却是很聰明的女人！我們，當然；必須和各種下等人來往，但是，麗達，我完全沒法明白，你在這個乾燥的，有些蠢的女教員，並且可能是女間諜的身上能找到什麼有趣味的東西嗎？

麗 你還沒有放棄教育我的希望嗎？

索 繼續用這種腔調說話，你們會像往常一樣，相罵起來。

麗 我從來沒有跟誰相罵。

安 可是你却愈來愈加喜歡刺我……

麗 我不相罵，我開始想，這是我的短處之一。

索 够了，麗達！媽媽，你也……

安 你剝奪我的權利……

索 低點！她來了……你上那，麗琦雅？

麗 我跟她到河邊上去走走。

索 我希望，——不要走到半夜？

〔麗琦雅下。杜孃莎端茶鼎上。〕

安 杜孃莎，你們今天又在廚房裏開小菜場了……

杜 要我們說竊竊話嗎？

安 當然不是，但是你們這些……野蠻的歌！

杜 對於別人野蠻，對於我們可好聽。你們按時放我工，那就安靜了。我不是做八小時工，而是做十三小時。這是不合法的！（下。）

安 （倒茶。）生活破壞了。一切都破壞了。

〔索莫夫站在欄杆邊，看着樹林。〕

安 不管你怎麼說，尼古拉，你挑錯了太太！我警告過你。這樣一個……自私自利的並且——請原諒——低微的玩意。可怕！可怕，尼古拉……烏伐洛夫（Уваров）這一家根本就是道德敗壞的人。她的父親是個自由黨……叔叔也是，雖然是個主教。自由黨主教！這玩意……我簡直不知道是什麼玩意！現在你啊，一個這樣能幹，這樣聰明，這樣有才學的人……我的天呀！

索 你說完了，是嗎？

- 安 別這樣兇，尼古拉！別忘記，你是跟母親在說話。
- 索 假使你能够的話，別作聲，聽我說，我不是一次告訴過你了，在我的地位，什麼都是無所謂的……
- 安 我希望，母親不是無所謂吧？
- 索 不是，但是她却從事可以毀喪我名譽的無所謂的事情。你的行爲……非常滑稽，但是我不能用幽默的態度來看這種行爲。
- 安 我不願意聽！你沒有權利來限制……
- 索 別用文法讀本裏的句子來說話……
- 〔菲克拉上。〕
- 安 你要什麼？
- 菲 我們的那個投機家給抓去了，安娜·尼柯拉亦夫娜……
- 安 （畫一個小小的十字，幾乎看不出。）你看見不？這是一個誠實的，講道理的人。大概，弄錯了吧，菲克拉……
- 菲 是的，弄錯了，據說；偷藥場裏的木板，也不知什麼。這當然是他的事情，可是他今天本來應該送各種東西來下鍋的……
- 安 那有什麼辦法呢！再去找一個販子……去吧！
- 菲 （深思地。）這裏有一個女人，也是富農，不過是一個很壞的臭娘們！
- 安 請不要罵人！
- 索 你打誰那時說被捕的？
- 菲 少共團員米蘇特卡（Мишутка，Миша的暱稱。）說的。
- 安 去吧，去吧……隨便去找那一個……
- 菲 那末，好吧！我只好去和這個臭……臭魚去說了。別的沒有呀。（下。）
- 安 你看，尼古拉，他們怎樣消滅人！西郎季亦夫本來是一個很有勢力的農夫。他，工人契丹亦夫，特羅亦魯柯夫……
- 索 是賊，是傻瓜，是醉酒的小丑，但是他們會連累你……他們會把你弄到很糟的地步……
- 安 我一生一世就從來沒有弄到很糟的地步。你應該明白，和你說話的人，不僅是生你的女人，並且是我們這一階層裏成千成萬被侮辱，

被輕視，被剝奪掉生活權利的女人中間的一個，——幾千幾萬中的一個！

索 是，是，很好！我告訴你……你得知道，國家經歷着艱苦的危機……

安 你不是和我說話，你是命令我。雅柯夫·安東諾維赤跟我說，這個人你應該……

索 （驚異。）鮑戈莫洛夫？他怎麼？

安 我什麼都知道，尼古拉！我知道他英勇的工作，他殉道者的生活，他是神聖的人，尼古拉！可是在你身旁的這位牙羅畢戈夫，你每這樣天真地，這樣孩子氣地信任他……雅柯夫·安東諾維赤——害怕死了！他怕牙羅畢戈夫會出賣你，出賣……

索 （帶着沉靜的怒意。）鮑戈莫洛夫……老混蛋……嘴快的傢伙……下等的貪官，這就是鮑戈莫洛夫！他說什麼了？

安 尼古拉！你要發瘋了嗎？

索 （抓住她的肩，振搖。）閉嘴！這是你發瘋！我關你到瘋人院裏去！明白嗎？你再敢跟雅柯夫說話！不准和任何人說話——聽見沒有？那一個……教員——不要招待！

安 尼古拉！你做什麼？清醒清醒吧！（哭。）

索 （把她推開。）你明天搬到城裏去。

安 你做胡塗事情！給布爾雪維克服務……你……

索 （劇烈地把她從椅子上拉起。）回到自己房裏去。明天上城裏去！聽見沒有？

安 放我！放……（走。在門口，回過頭來。）你激起我可怕的思想，——我要咒你死！

索 別演悲喜劇……够了！（安娜下。）他在露台上踱步。抽煙。火柴斷掉。停下來，傾聽。把火柴匣拋在欄杆外面。）

特 （在樓梯上，手裏拿着一根棍子，跛腳。）晚安

索 你要什麼？

特 火柴。（把匣子遞過去。）

索 什麼？

特 火柴掉了。

索 滾蛋！你——要——什——麼？

特 雅柯夫·安東諾維赤的字條。

索 （接過，讀，看他。）請坐。（看一眼字條。）愛，怎樣？鮑戈莫洛夫請你接充謝米柯夫的位子……這你知道嗎？

特 知道。

索 你教授歷史嗎？

特 教授書法，繪畫。對沒有知識的人却說，教過歷史。

索 是這樣嗎？（不立刻。）坐過監獄，是嗎？

特 兩次。四個月和十一個月。

索 當然是爲了信仰，是嗎？也就是說，爲了多嘴？

〔特羅亦魯柯夫默不作聲。互相看着。〕

索 太少了。要是我在國家政治局的話——關到索洛夫基(Соловки) ②去。判個十年。

特 你開玩笑還是侮辱？

索 你覺得怎麼樣？

特 好似，你想侮辱。

索 噯，那有什麼呢？

特 這可是白費勁。我諷侮辱罵光到這個地步，甚至於侮辱來了，我也不會識了。你給我工資沒呢？

索 不。

特 可以問——爲什麼嗎？

索 你可以問，但是我不回答。

特 再見。（站起。）就這樣去告訴雅柯夫·安東諾維赤嗎？

索 你這樣去告訴……不過——等一會！你有能耐坦白說話嗎？

特 這要看說什麼，和誰說。

索 說你自己，和我說。

特 爲什麼？

索 看是什麼？我沒有想像你是這樣的人。好奇心，你早就認識鮑戈莫

②蘇聯革命後在白海索洛夫島設集中營，錮禁反革命份子，這集中營便稱爲索洛夫基。

洛夫了嗎？

特 五年了。

索 你關於他，怎樣看法？可以知道嗎？

特 老頭子，不很聰明，憤世，不謹慎……

〔索莫夫默默地看着他。露台後面有阿爾羅尼亦娃，麗琦雅的說話聲。〕

我可以走嗎？

索 不。到我房間裏去……你，好似……是一個並不笨的人，啊？

特 我沒有根據可以認為自己是傻瓜。

索 並且是一個很不錯的演員？

特 所有的人都是演員。

〔兩人下。女人們上。〕

阿 我不知道，我該怎樣幫助你。

麗 我也不知道。

阿 你意志太薄弱了。

麗 這我倒知道。我們喝茶不？

阿 好。並且沒有孩子。

麗 他——不要。並且我可以當什麼母親呢？

阿 他很自私嗎？

麗 他愛權勢。並且是個冷淡無情的人。一般的說……他不大像，——完全不像我在出嫁以前所看見他的那個樣子。

阿 你很愛了一陣嗎？

麗 是的。但是——我不知道。也許，我不過想快些出嫁。父親很革命，恨工人，恨一切……也恨我。他變成這樣可怕的人。我們住在一個房間裏，有時候我覺得，他要殺死我。他說：假使不是你，我便和他們打架了。你記得他嗎？

阿 模模糊糊。

麗 他在夜裏禱告，喃喃地說：「天呀，懲罰吧，懲罰吧！」在他沒有睡着之前我不能睡着。早晨我醒來，他坐在沙發上，這樣的看着我，我連動都不敢動。

阿 離婚吧，麗達，和我去住，我有一個小孩，是領來的，是個沒有人教養的，很好玩，很有天份。

麗 我是這樣一個……卑鄙東西！你知道，我甚至於在鏡子裏看到自己都討厭。這樣可恨的，別人的臉……

阿 （撫摸她的肩，頭）別說了。

麗 夜裏想起自己特別嫌惡。他喜歡臥房裏點着火，你明白嗎？他是這樣敏感的人，並且傳染我。然後——你想想看：做一個女人是多麼不幸，多麼恥辱啊！

阿 我跟你在一塊很悲哀……

麗 悲哀？僅僅？

阿 你曾經是這樣……光明，這樣爽直的人，曾經這樣嚴肅地讀書，思想。

麗 但是我那時就把自己看做是低微的女人。現在更加低微……更蠢，更不幸了。

阿 麗達，我沒有……柔和的句子，我不會安慰人。

麗 你向來是這樣。

阿 我誠心地……真誠地愛那些——你看見的——建造新生活的人。除了他們之外，所有別的人我已經不瞭解了。我有時候甚至於連自己都不瞭解。我盪於回憶，我從前怎樣會不像現在這樣想和這樣感覺。

麗 你說得多麼熱烈啊……

阿 像德羅士陀夫，吉林季亦夫這些人確實是新的人。他們處在危險的地位，他們的敵人比朋友多。

麗 工人這樣可怕地把一切都簡單化。

阿 他們是把真理簡單化……

阿 有誰來了？

牙 （穿着獵人靴，肩上背着雙管槍，手裏領着皮箱。）對不住，太太！我，似乎，打破抒情場面了吧？有茶嗎？噢，快些給我茶！剛演完「伊哥爾公爵」（Князь Игорь）●●歌劇——看不出嗎？

●●鮑羅廷作。



- 阿 你的腦袋怎麼壞了？
- 牙 照常動腦經，很天才！
- 麗 還痛嗎？
- 牙 有一點。與其說是爲了禮貌，不如說是爲了必要。
- 麗 你……您上那去了？
- 牙 樹林子裏。離開最近的車站六十三公里。森林。風吹動的樹，雨打斷的樹枝，腐爛的樹葉，總而言之，樹林裏的一切實貨，那裏除了樹神之外，誰都不作主。開闢鐵路支綫，是很苦的工作，但是很快樂！尼古拉在家？（他一面講，一面把槍拿下，放在屋角裏；從口袋裏掏出一支手槍，把它放在窗台上，用帽子蓋着。）
- 麗 似乎，您被什麼事情驚慌着吧？
- 牙 自己跟自己開玩笑，——您歡喜怎樣說？
- 阿 噯，麗達，我去了！
- 麗 稍爲再坐一會。
- 牙 這不是我嚇您嗎？
- 阿 噢，不，我不是害怕的人。
- 麗 坐一會！
- 牙 我去，瞧瞧看，尼古拉在那。（下。）
- 阿 他多麼生氣勃勃。
- 麗 不，他不過話是這樣說，其實他是一個不幸的人，假裝着吧了。我知道他。他是被什麼事情驚慌着。他假裝，但是又不會裝，說謊也不會。
- 阿 青年們很愛他。
- 索 他常常給自己，給大家開玩笑。他本來是娶的我丈夫的堂姊妹，但是她跟一個什麼英國人上西伯利亞去，並且死在那裏了。你的丈夫是怎樣一個人。
- 阿 壞人。
- 索 也是？
- 阿 （笑。）啊，你……你還是孩子！我的丈夫是一個新聞記者，十月革命之後，他顯出是那樣一個人，我們只得分開了……

麗 他在哪裏？  
阿 內戰時打死了。他是白軍，柯爾尼洛夫（Корнилов）<sup>●●</sup>派。  
特 （急急自房間走出，抓了棍子，）對不住！（跑下樓梯。）  
麗 討厭的人。  
阿 是的。很。  
索 （從房間裏。）麗達！  
麗 什麼？  
索 來一會！  
麗 （下，很快的又回來。）到我樓上去……  
阿 我該回家了……  
麗 不，——去！你今天跟我說話說得這麼好！  
阿 我住得遠。  
麗 （拉她走。）是的，離我很遠，很遠！但是我是這樣願意跟你待在一塊。

（下。一分鐘後，索莫夫上，牙羅畢戈夫跟在他後面。）

索 這裏便利些。  
牙 什麼便利？（倒茶。）  
索 總可以看見，有誰出進……  
牙 有這樣的舞劇：「徒然的謹慎」。（燙了手。）哎呀，媽的……  
索 你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太太嗎？  
牙 我坐到露台上，當着這個女教員的面，像賣報小孩似的叫道：「樓  
波夫從外國回來，在車站上被捕了……」  
索 （踱步。）從我們中間去像他這樣的人，是同志們解除自己的武裝  
。結果大家都要反對他們。  
牙 你以為？唔……  
索 鮑戈莫洛夫會很慌張……  
牙 老頭子發胡塗。把工廠造在樹林裏。該造在靠近鐵路三十公里的地  
方，乾燥的地方。總而言之，他工作進行得不很高明，手脚不乾淨  
。等同志們知道了會恥笑他的。他們不久就會明白，他們中間已經

●●內戰時和田尼金等齊名的白俄將軍。

出現非常精明的青年。

索 我沒有發覺。

牙 你從計劃和公文堆後面看不見人。（啞場。）你不該把我從活的事情裏抽出書來。在實際工作中我覺得比較好些，酒也喝得少些。你們這裏是低氣壓的氛圍氣，還有……老是要打噴嚏，但沒有地方可打。

裏 維克多爾！當汽車撞到你的時候……

牙 那天不記得了。

索 我不是說這個。汽車夫沒有引起你任何懷疑嗎？

牙 我懷疑他是一個醉鬼，一個白癡。清醒的時候不肯開駛滅了燈的車子。

索 奇怪，你沒有注意到汽車夫，誰是和他坐在一起的……

牙 當汽車開到人身上去的時候，人首先注意汽車，然後是汽車和他的肚子相撞，然後他發現他被拋在人行道上，他的腦袋很不愉快地撞在堅硬的身軀上。之後，那人暫時失去發現什麼的能力。等到醒過來的時候，很事務地想一下，他傷得怎麼樣？在這一切情形之下，都沒有時間去認識車夫。

索 這很滑稽，維克多爾，但是……

牙 爲什麼你想起這事情？……

索 你知道——請你原諒！但是我覺得，根本就沒有汽車，不過是你摔倒了……

牙 好似喝醉了的樣子？這一點我倒同意。

索 這裏還老是尋找汽車夫，這位……德羅士陀夫同志，一定，懷疑是流氓行爲，也許……

牙 我必須聲明，這是我自己，吃醉了酒，撞到汽車上去的嗎？那有什麼呢，可以聲明的。但是那個扶我起來的公民……

鮑 （急急忙忙的走來，腋下夾着傘，低聲地說，喘着氣，口吃着。）維克多爾，巴夫洛維赤……真是樸波夫嗎，啊？

牙 真是他。

鮑 你知道，多麼奇怪？並且爲什麼，啊？

牙 這可不明白。你爲什麼拿着傘？

鮑 防備狗的。我以爲是棍子。這是怎麼發生的？

牙 很簡單：有人迎接他，這種人是專在這種情形之下接人的……

鮑 在什麼情形之下？

牙 就是在這種要捉人的情形之下……

索 聲音別這麼高，維克多爾……

鮑 應該？——應該……有理由？

牙 大概，他們有理由吧。

鮑 （憤恨起來。）你開玩笑！你老是開玩笑……

牙 習慣。是老天爺賜給我的。

索 雅柯夫·安東諾維赤，我要跟你說幾句話……

阿 馬上，等一會！（對牙羅畢戈夫。）那末，是等着了……還是怎麼的？

牙 並且押去了。

鮑 說什麼沒有？

牙 沒有聽見。

鮑 他有公事皮包嗎？有行李嗎？

牙 我是什麼人？是管行李的嗎？我看見，樸波夫很客氣地被押走，而他呢……就走着！沒有什麼別的！

鮑 很客氣！哎，你說得多不好呀！你沒有伙伴的情感！你——不明白——抓去了什麼人！什麼人！

牙 我說過了：抓去的是樸波夫，你認識他嗎，啊？那不就算了嗎？你還向我叫什麼？根據什麼權利？

鮑 年長同志的權利……我就來，索莫夫，我就來！——別爲這種無法無天生氣……

〔索莫夫向他耳語。〕

是……我就來！請你原諒，維克多爾·巴夫洛維赤，但是……我是年紀大的人，所以憤慨，知道不！尼古拉·萬西里亦維赤——應該去告訴伊淑托夫……

索 是的，但是我沒有什麼人可派……

聽 等一會……應該在這裏……（喚喊。）基里克·舊冷基酒赤（Кирик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你在那？（跑下樓梯。）

（特羅亦魯柯夫從樹後走出，他們耳語。牙羅畢戈夫驚奇。索莫夫皺起眉頭來，監視他們。鮑戈莫洛夫回來。）

去吧！着什麼急……年紀大了……

（鮑戈莫洛夫和索莫夫下。牙羅畢戈夫用手指擦擦眼睛，摸摸後腦，撚撚鬍子，喃喃地說了些什麼，拿起皮箱，槍。）

菲（上。）您好，維克多爾·巴夫洛維赤，——你來了嗎？

牙（好像在夢中。）看來……是來了！生活怎麼樣，最賢慧的女人？燒茶煮飯，給他們吃，便是全部生活！要錢，不知跟誰要，老主人把門鎖上了，不讓人上她跟前去，少主人——對於菜飯不感興趣……擦傷的地方好了沒有？

牙 完全好了。討老婆都可以了……

菲 討老婆是於你最有益處的事情。娶個年輕的女人吧，你是一個快樂的人，跟你在一起，新娘子也不會悶得慌。

牙（要走。）那末我就這麼辦……

菲（收拾桌子上的碗盞。）我們這裏却都是打吵子，抓人。投機家西郎季亦夫被抓去了，還有契丹亦夫，聽說沒有，他們偷菜場裏的材料偷慣了。這是多麼壞的習慣啊——偷東西！噯，西郎季亦夫——那是狗東西！可是工人不該偷呀！得想想，偷誰的東西？自己偷自己的。

牙（把皮箱放在地板上。）對了！你說，契丹亦夫抓去了嗎？

菲 是的，是的。聽說，好似他是喝醉的時候被抓去的，因為開車開到人身上去了，——是他撞的你嗎？

牙 不——是……開車開到人身上去，還不是很多嗎。

菲 現在你有起心事來了。

牙 乏了，一定是。

菲 那末去休息休息，休息休息……（把碗盞拿進房間。）

（牙羅畢戈夫讓路給她，鮑戈莫洛夫從門裏跑出來，撞着菲克拉。）

鮑（喘氣。）不，這不可能。我——抗議！這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這是你的計劃！我反對！還是你……跨過地理的和常識的界限！

索 讓我提醒一句，牙羅畢戈夫不知道……

鮑 我不信！你冷靜地描寫嗎？我連冷靜也不相信！怎樣，維克多爾·巴夫洛維赤？開過玩笑了嗎？高妙得很！

牙 怎麼一會事，尼古拉？

索 你不看見——雅柯夫·安東諾維赤很狼狽。

鮑 我？狼狽？胡說！我——憤慨。我——年紀大了，年紀大了——什麼也不怕！（用哭泣的聲音。）年紀大了……丟也沒有什麼可丟的了……是的！

牙 顯然，在這種親密的談話裏第三個人是多餘的。（下）

索 讓我們來平心靜氣地討論一下……

鮑 平心靜氣地？在你說了這樣的話之後？不，你知道……

索 你做了一大批的蠢事……

鮑 我？你是誰？你……自認爲是拿破崙嗎？對不住……媽的！這是不行的！

索 等一會。

鮑 我沒有什麼等你的了。

索 不是等我的……住嘴……聽？

鮑 什麼？聽什麼？

〔索莫夫——迅速地把手伸進袋裏，透過牙齒低聲地喃喃着。鮑戈莫洛夫站起來，雙腿搖擺直向國家政治局的四個警員走上講台。〕

警員（以下簡作警。很禮貌地。）是尼古拉·萬西里亦維赤·索莫夫嗎？

索 我是。

警 你被捕了。把手伸出口袋。你是誰？

鮑 雅柯夫……鮑戈莫洛夫。雅柯夫·安東諾夫……鮑戈莫洛夫……

警 你也被捕了。你住在這裏嗎，不？

鮑 我是……偶然。就是說——來作客的。這逮捕……顯然是誤會……

警 這裏應該還有一個……牙羅畢戈夫，維克多爾·巴夫洛夫。

牙 在門裏。)他在這裏。

警 你也在被捕之列。

牙 不愉快。

警 (笑。)從來沒有發覺，這種事情對於被捕的人是愉快的。

牙 沒有發覺？那可怪了。

警 對索莫夫。)你的辦公室呢？

索 我在這裏不存文件。

警 反正我們必須搜查一下。

索 請。(坐到窗台上。)

警 你不願意指明你的辦公室在什麼地方嗎？

索 你們不是要搜查整個別墅嗎？辦公室就在裏面。(摸到牙羅畢戈夫帽子下面的手槍。)

警 好。你在搜查的時候拒絕在場嗎？同志們，在那裏佔住。(坐到桌子跟前，從皮包裏拿出文件來。警員的數目漸漸增加起來。)

牙 (抓住索莫夫的手。)噯，噯，這個，老兄，不是玩意！(奪下手槍。)並且保險機沒有拔出的時候，不能放。(警員之一拿去他的槍。)

牙 (在桌子跟前。)不，我們沒有想到這個，請放心。

[ 鮑戈莫洛夫坐着，他的姿勢像一個打頓或是深思的人。索莫夫旁站着兩個警員。牙羅畢戈夫坐在欄杆上，抽起烟來，注視着大家。]

索 (對牙羅畢戈夫。)你是……豬獃！

牙 (安靜地。)因為我不承認你有自滅權嗎？不，這是他們的權利……

[ 安娜，阿爾塞尼亦娃，麗琦從房間裏出來，一個警員伴着她們。]

安 (從着牙羅畢戈夫的話。)怎樣，尼古拉？我對你說過，我說過！你究竟說過什麼？

索 這是我的母親……她精神上是有毛病。

安 尼古拉！你說什麼！

〔鮑戈莫洛夫站起來，也衝到前面去 要說些什麼，但是向萊莫夫揮了揮手，又坐了。〕

麗（低聲地。）尼古拉……這是真的嗎？

索 別着急。

麗 不……維克多爾——這是什麼意思？

牙 我想——是剷除少識字的文盲……

安 下流的小丑！

〔麗琦雅想抓桌子上牙羅畢戈夫的手槍，阿爾塞尼亦娃拉住她的手，警員把槍拿起。〕

牙（驚。）你怎麼啦，你怎麼啦！你不是不會開槍嗎！

麗（叫。）我要……我一定要打死自己……我是小野獸……我有權……

安 別裝假，——你！歇斯的里！

阿（對警員。）可以領她走嗎？

索 自重一點，麗琦雅！

麗 不，尼古拉……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受不了……

警（對同志。）把她帶到房間裏去，你也留在那裏。

麗 卡佳，——別把我放下……

〔菲克拉，杜鎮莎，警員向她和阿爾塞尼亦娃迎面走來。〕

菲 天呀，多少人啊！你們好，同志們！

杜（對警員。）別推！我沒有被捕！

警 我是無意……

菲 維克多爾·巴夫柳赤，——呵！難道你也被抓起來了嗎？

牙 已經。

菲 噯，你，大概是，爲了喝醉酒的案子吧！

警 別鬧，老太婆！

菲 難道我鬧了嗎？我也沒有被捕啊。

杜 是我們的政權，你們却來推推撞撞的。不識事務的人！

菲 你這是白噪吵，同志。

杜 用人不用爲主人負責……

警 够了！



菲 那末，我們就不作聲吧，杜蟻莎……

〔手領皮箱的警員把特羅亦魯柯夫解到露台上。鮑戈莫洛夫看見他，站起來，兩腿搖晃。〕

警 這位公民拿了皮箱想逃走……

特 我是在樹林裏揀到的……

鮑 這隻……皮箱……這個人……

卷 公民，別着急！……我們會弄得清楚：這個人是誰，這皮箱裏有什麼……

〔鮑戈莫洛夫·鼻子裏哼了一聲，倒下。〕

菲 哎呀，你們看呀，小老頭子……

安 （畫十字。）看……

索 （懷着希望，幾乎懷着歡欣。）死了？

〔人們在鮑戈莫洛夫周圍張羅着。特羅亦魯柯夫向索莫夫作了一個暗號，索莫夫笑了一下。燈熄滅。〕

警 誰熄燈的？點燈？他怎麼啦？

牙 一定是打了一下。

警 那個抓來的領皮箱的人呢？

〔兩個警員押解特羅亦魯柯夫上露台，其中一個說：「這人想逃走。」〕

特 沒有的事！我不過是在暗地裏掉到欄杆外面去了……

警 你倒摔得真巧啊！派汽車去請醫生，再叫救急汽車。工廠裏有這樣汽車嗎？快！那裏搜查得怎麼樣？（對特羅亦魯柯夫。）公民，你姓什麼叫什麼？做什麼事情？

特 基里克·萬冷金諾夫·特羅亦魯柯夫，唱歌教員。

（重 譯）

馬克西姆·高爾基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 論 M. M. 普里雪文<sup>●</sup>

(О М. М. ПРИШВИНЕ)

寫您，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是不容易的，因為必需要寫得和您所寫的一樣好，而這一點，我知道，我是做不到的。

而且 M. 高爾基給這一位在俄羅斯文學上優越地工作了差不多已經有二十五年之多的最有卓見的藝術家 M. 普里雪文的作品寫一篇註釋文之類的東西，還是有所不便的。勞勞我懷疑讀者愚昧無識，不擅理解。

還有我所以不便寫是因為雖然我開始工作比您早，但是仔細的讀者

- 本文發表於一九二六年「紅新地」(“Красная новь”)第十二期第二三〇至二三三頁上，後來又附刊於「M. M. 普里雪文文集」(“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М. Пришвина”) (莫斯科——列寧格勒，國家出版局，一九二七年版)作為導論。後者關於這事在附註中說：「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奇為我那部立刻他出版問世的文集寫了這篇東西。高爾基的信是出之於他寫給我論我的書的大批書信之中。大家知道，高爾基並不單單給我寫信論書，他是一個最仔細的讀者，他論起著作來不是專從壞處，而是專從好處來論的，所以讀了遺留下來的總是：「不是可愛得好，而是好得可愛。」這篇論文寫得如此精巧，以致於作者對於我的作品的欣喜誇大的態度好像完全沒有拘束，這因為這種誇大是走向真理的一方面的，這裏沒有大作家，也沒有小作家，而祇有一般的人類的創造力之流。」

的我曾經在您的書上學習過許多東西。別以為我爲了客套或者爲了「虛偽的謙遜」而說這種話。不，這是真的，——我曾經學習過的。我到今天爲止非但向您這位成功的大家學習，而且也向那些比我年青三十五歲左右的文學家，向那些剛才開始工作，天資還沒有和技巧協調，但是睿智卻又強勁又新鮮的人們學習。

我學習並不光是因爲「學無止境」，而且也因爲學習之對於人是既自然而又愉快的。而首先，當然，因爲藝術家祇有向藝術家才能學到技藝。



普里塞文

我是從「黑河拉伯人」(Черный араб)，「圓形小麵包」(Колобок)，「無畏鳥之域」(Край непуганных птиц)等的時期開始向您，M. M. 而學習的。您誘動我的是您書中最純粹和淨潔的俄羅斯語以及運用自如地以普通話的綴合使您所描寫的一切事物具有幾乎實物似的感覺的完美的技巧。我們像您這樣完整和有力地擁有這種技巧的作家並不多。

然而，在吟誦您的書時，我在其中還找到一種更重要的優點，而且絕對是您的：這在旁的俄羅斯藝術家中，我沒有看見一個人有過。

我們有許多人從前和現在都是迷人地擅於用文字描寫風景的。祇要一提到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阿克薩柯夫(Аксаков)的「獵人手記」(Записки ружейного охотника)，列夫·托爾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描寫的優美的圖畫就得。柴霍夫(А. П. Чехов)勞斃是用彩色的小珍珠來繪成他的「草原」(Степь)的。謝爾蓋葉夫·齊斯基(Сергеев-Ценский)描寫克里米亞(Крым)的風景的時候，好像用富坎奏鳴曲(Шопен)●的曲子。在我們文字巨匠的風景

● 波蘭作曲家，作風以纖細優美見長。

的描寫中還有許多巧妙的，動人的，甚至強而有力的地方。

我曾經有好多時候入迷於讚美大自然的抒情的頌歌，但是許多年來，這些讚美歌開始引起我的懷疑和甚至於抗議的感覺。漸漸覺得，那用來描述「大自然的美」的誘人的文字中隱藏着一種不自覺的試圖，想迷惑那無意義地扔出無數活的小魚子而又無意義地把它們吞食的又怕人又惡毒的鯨魚（Левиафан-рыба）<sup>①</sup>。還有那像一個人使他自己低首於那些他還沒有解答的謎。人對於大自然的美，對於能親自用他自己的想像力把它引入其中的美的膜拜是有一種「原始和隔代遺傳」之類的東西的。

荒漠中是沒有美的，阿拉伯人的靈魂中是沒有美的，——在芬蘭（Финляндия）的陰鬱的風景裏是沒有美的，——這是芬蘭人把它想像出來和把它施之於他們自己的荒涼的國家的。有人說：「列維且（Левитан）<sup>②</sup>揭露了俄羅斯風景裏的美，這種美在他之前是沒有人看見過的。」而且也沒有人能看見，因為這種美是沒有的，列維且並不是把它揭露，而且是佳自己寫出來的，恰像他自己賦予大地的禮物。從前柳斯達爾（Рюйсдааль）<sup>③</sup>，克洛特·羅倫（Клод Лоррен）<sup>④</sup>以及還有幾十位最卓越的畫筆巨匠曾經以美慷慨地賦予過他的大地。像「宇宙」（Космос）的作者洪保爾特（Гумбольдт）<sup>⑤</sup>之類的學者也會優美地把它繪飾過。唯物論者赫格爾（Геккель）<sup>⑥</sup>要在海草的複雜看的糾纏交錯中和水母身上找尋「形式的美」，而且他找到了，幾乎使我們相信：是的，美的。古代的希臘人（Древние эллины），眼光最好的美的鑑識家，覺得水母難看得要死。人學會了用優美動人的話來描述野蠻的號叫和冬天狂風大雪的咆哮，描述害人的海浪的自然舞踊，描述地震，描述颶風。

① 希伯來神話中的一種碩大無明的海獸，見「舊約」「約伯記」及「詩篇」。

② （1861—1900）俄羅斯風景大畫家。

③ （J. Ruysdael 1628(?)—1681）荷蘭的畫家。

④ （Claude Lorraine 1600—1682）客居意大利的法蘭西畫家，真名為Glaud Gelee。

⑤ （K. W. Humboldt 1767—1835）德國哲學家並政治家。

⑥ （E. Haeckel 1834—1919）德國自然科學家，達爾文主義者。

人也正是以此而增光添榮，對此而欣喜歡悅的，因為這是他的意志的力，他的想像孜孜不輟地把宇宙的不毛之地化爲他自己居住的處所，把大地<sup>⊙</sup>漸漸佈置得對自己更便利，努力想把她一切秘密的力量誘入他自己原有的理性。

而，M. M. 在您的書裏，我看不見屈膝於大自然之前的人。是的，在我的眼光中，您描寫的不是大自然，而是比它更大的東西，——描寫大地，我們偉大的母親。在俄羅斯作家中我沒有碰見，沒有感覺到有一個人有像我在您那裏看到和感到的那種對大地的愛和對它的知識之諧和的結合。

您卓越地熟悉樹林和沼澤，魚和鳥，草，野獸，狗和昆蟲，——您所知道的世界非常的豐富和廣大。更豐饒非凡的是您把您對大地和對她的一切活的，對一切「生物界」的愛加以形象化的最普通的明晰的文字。在「靴子」（“Башмаки”）裏，您說：「擬把文字的力量達到體力似地明晰。」

我讀「白倫德的親戚」（“Родники Брендея”）時，我看見您是一個「美少年」和新郎，而您描寫「大地的秘密」的文字所發出的聲音在我卻是未來的人，大地的全權的主宰和丈夫，它的奇蹟和樂趣的創造者的文字。這也就是我在您那裏發見和我覺得新穎和重要非凡的完全獨特的地方。

平常人們對大地說：

「我們是你的。」

您對它說：

「你是我的。」

這也真是如此：我們的大地比我們想慣的要大。超羣的俄羅斯的學者魏爾那德斯基（Вернадский）<sup>⊙</sup>天才地和肯定地確立一個新的假說，他證明我們這石頭和金屬的行星上的肥沃的土壤是由有機的元素，由活的物質造成的。這種物質在算不清的時期中侵蝕和毀壞這行星的貧瘠

⊙ 原文第一個字母用大寫，表示把它人格化，以下凡是達到這種場合都在下面附加黑點···，以資識別。

⊙ （1963—）蘇聯地質化學家。

的硬表面，正像到今天為止，地表「虎耳草」和其他幾種植物毀壞硬殼。植物和細菌非但使地球的硬表皮鬆軟，而且它們也創造我們在其中生活和呼吸的大氣。酸棗——這是細菌植物活動的產品。我們取得穀物的肥沃土壤是昆蟲，飛禽，動物，樹葉，和花瓣等無量數的肉所構成的。幾萬年的人以自己的肉肥沃了大地——真的，這是我們的大地。

這種作為自己的肉的地球的感覺對於我在您的書裏特別清楚，丈夫和偉大的母親的兒子。

我說話說到了亂倫了嗎？但是這樣的：大地產生的人以他自己的勞動來孕育她和以他自己的想像的美來豐富它。

宇宙嗎？精巧和熱中地從事整頓宇宙的是宇宙學家，天文學家，天體物理學家。對於藝術家的理知和心比較接近和重要的是整頓他的地球。宇宙的慘變並不像社會的慘變那樣重要。因為銀河內部什麼地方將熄滅一個和我們不相關的別人的太陽，我們的天空不會變得更可憐和黑暗。太陽是會重新爆發的，但是現在已經過了九十年，而新的普希金（Пушкин）却還沒有誕生。

宇宙的祕密沒有像不可思議的謎那樣的有趣和重要：無機的物質怎麼會神奇地變成爲活的，而活的發展到了人，就供給我們許多羅蒙諾索夫（Ломоносов）<sup>①②</sup>和許多普希金，許多明德萊葉夫（Менделеев）<sup>③④</sup>許多托爾斯泰（Толстой），許多巴士德（Пастер）<sup>⑤⑥</sup>，許多馬可尼（Марconi）<sup>⑦⑧</sup>以及幾千百個創造我們人類的思想，我們的意志所創造的第二大自然的偉大的工作者，思想家，詩人？

根據您的書，M. M.，可以很明白的看出，您對於人是一個友人。並不是可以像說您這樣輕易和毫無保留地說許多藝術家的。您對人的情感是邏輯地純粹是來自您對大地的愛，您的「地球學」，地球的樂觀主義。有時候似乎您站在高於人的一種階級上，但是這決不是貶低人。

①②（1711—1765）俄羅斯的學者並詩人，學識淵博，精通各科學術，是俄羅斯文化的奠基者之一。

③④（1834—1907）俄羅斯化學家。

⑤⑥（1822—1895）法蘭西化學家並微生物學者。

⑦⑧（1874—？）意大利電學家，無線電發明者。

這完全是您總是對他衷心關懷的情誼所證實的，無論他怎麼樣，因錫困而兇惡或者因軟弱而仁慈，憎恨苦難的鑄造者或者慣於遷就環境的犧牲者。您的人是地上的，而且是和大地很善和的。他在您那裏比了在別的發明家那裏更「地理學和生物學的」，他在您那兒是偉大的母親的最合法的兒子和「人類總體」的實質的一小部份。您特別深切和永遠記得他從石斧時代到飛機時代的路是多麼的艱難和神奇。

主要使我欽佩的，這是您控於不根據人的壞處，而根據他的好處來測量和賞識人。這種純樸的賢明，人在勞動的時候學得的，是學得的嗎？我們不想記得人的好處——人已經創造和正在創造的一切奇蹟中最神奇的東西……實際上人是沒有什麼成爲「好處」的基礎的，人的良好的地方並不是受到大自然的法則，也不是受到社會生活的條件所鼓勵起來的。不過我們和您却知道不少真正的好人。什麼東西使他們成爲如知的呢？不過是希望而已。別的理由我沒有看到：人要想變成比他原來更好，而這他做到了。我們大地上有什麼東西能比這般複雜的生物更優美和神奇的呢？他雖然充滿着矛盾，但是爲自己培養了想像可怕的力和全面地風嘲自己的惡魔般的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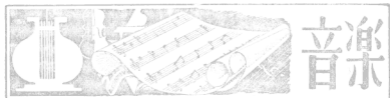
我曾經向許多人學習過欣賞人和想人，我覺得認準您這位藝術家也教會我想人——我說不出究竟怎麼樣，但是比我想的要好。

特別是俄羅斯人，他們在體驗之後和在體驗的時候應該得到另外一種對他更崇高，更注意和尊敬的態度。當然，我看得很清楚，他還不是安琪兒，而且我也不要他是安琪兒，我祇要看見他是一個就愛自己的工作 and 理解它的巨大意義的工作者。

對於我們一切兩腳站直起來創造新生活的人，深切重要的是要我們感覺到自己是嫡親和互相接近的。——這是我們生活的銀錫時代和我們着手的宏大工作所要求的。

「既然寫了——那末就寫了吧。」

似乎——我有點錯誤和有甚誇張。但是，或許，我是知道要做什麼而錯誤和誇張的，因爲，大家曉得，我是一個思想的人，而且是有點傲慢的。我想，錯誤於我所錯誤的那方面——這是無害的，因爲我這樣做並不是爲了我企圖用「動人的欺騙」來安慰自己和親人，而是因爲偵感到我錯誤的是真理的那一方面，這真理是不可避免地會實現，人們唯一所必需，這是他們也應該以它來鼓勵自己，地球的丈夫。（參裏譯）



叔 斯 達 柯 維 赤  
(Дмитрий Шостакович)

## 斯拉夫人的音樂 (МУЗЫКА СЛАВЯН)

說斯拉夫的音樂文化只是歐洲音樂的第二流支脈的愚昧的無稽之談，早經駁倒了。斯拉夫音樂家已經在好幾世紀，尤其在十九和二十世紀中，證明他們的藝術是有至上的音樂意義的。斯拉夫音樂的獨樹一幟，在俄羅斯（Россия）由格林卡（Глинка），鮑羅廷（Бородин），莫沙爾格斯基（Мусоргский）和恰伊柯夫斯基（Чайковский），在波蘭（Польша）由蕭邦（Шопен），在捷克斯洛伐克（Чехословакия）由斯密當那（Сметана）證實的。他們建立了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學派，以深刻的個性著稱，並且曾在已往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的音樂發展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蕭邦對於鋼琴音樂的影響是世界所公認的。即使在我們還離開蕭邦的死已經差不多有一世紀的時代，也難於提出一位作曲家，至少在他的初期，沒有受過蕭邦音樂的強有力的影響。莫沙爾格斯基對於法國印象派的形成曾經發生過多麼有力的作用也是大家知道的。李姆斯基—柯爾薩可夫（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是現代管絃樂形式的創始者之一，這



件事久已成為基本真理。如果我們考察對步瀟（Дебюсси）或拉斐爾（Равел），或者近代的德國交響曲作曲家，或者意大利交響曲音樂的現代代表們的作品，我們隨處都能找到那位著名的俄羅斯藝術大家，「雪海拉奇達」（Шехеразада 一譯「天方夜譚」）和「西班牙狂想曲」（Испанское каприччио）的作者影響所及的清楚的痕跡，李姆斯基—柯爾薩柯夫和他的門徒以及後繼者（關於樂器使用法的原則方面）伊果·史特拉夫斯基（Игорь Стравинский），都是現代作曲家的製作管絃樂的老師。

我個人堅信恰伊柯夫斯基的作品對於現代管絃樂思想有至高無上的影響，他，不像李姆斯基—柯爾薩柯夫並不把訓練後裔當那著名的「管絃樂作曲法的原則」一書作為主要的課本，可是他隨便那一部歌劇和交響曲却總是真正的智慧之源，並且是應該怎樣發揮交響管絃樂的潛力的無上的範本。

李姆斯基—柯爾薩柯夫，和恰伊柯夫斯基把格林加的燦爛的傳統接續下來。格林加的器樂學理論——實際上只有幾頁文字的說明——恐怕是隨便那時所談的管絃樂作曲法藝術中最深奧和最神妙的。

俄羅斯音樂家在貝多芬（Бетховен）以後的交響曲史上所作的任務自然並不限於狹窄的技術方面的成就。由貝多芬導入的交響曲時期曾經產生了像費婁士（Берлиоз），李斯特（Лист），華格納（Wagner）及馬萊（Mahler）那樣的驚人音樂家。但是能受貝多芬的真正的後繼者這榮譽的却祇是俄羅斯的斯拉夫作曲家恰伊柯夫斯基。恰伊柯夫斯基以那種熱烈的抒情言辭和關於最可貴的人類情緒的非常明晰的表現，把貝多芬交響曲的哲學上的深奧性擴大了，並且使一切音樂形式中最複雜的交響曲，為一般民衆所欣賞了解。

在這裏，我們有斯拉夫音樂最值得注意的特性中的一點，就是，它和人民的密切的關係，以及它對於他們的想法和情緒，對於從通俗想像中產生出來的想像，和對於民衆最廣義的創造精神的感應。

就因為這一點，使偉大的斯拉夫作曲家到處風行的，並且要從全世界音樂天才的一羣人物中去找比蕭邦同恰伊柯夫斯基更著名，更令人讚賞的藝術家的確是困難的。恐怕在我們的行星上，沒有一個鋼琴家的演奏

節目不以蕭邦的作品作為根據，也沒有一個不懷抱西成爲蕭邦（Praga）音樂的演奏者的夢想。世界上有一個歌劇劇場——不管它是在歐洲或美洲，亞洲或澳洲——不會彈過「黑桃皇后」（Гликовая дама）和「傑夫格尼·奧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嗎？再想想，全地球對「鮑里斯·郭杜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和「霍凡斯慶那」（Хованицина）作者的讚賞者。

斯拉夫文化高貴的特性中的一點是當他驕傲而又固執地保持他自己的獨立的時候，他準備認識別的國家的文化上的成就，並且讚賞它。這是來自一種長時期的傳統。莫查德（Моцарт）在他故土維也納（Вена）體驗過不得人賞識的悲劇，而在捷克的舊都，斯拉夫的巴拉加，受到這樣勝利的歡迎，這並不是偶然的。貝多芬的燦爛的「壯嚴彌撒」是先在俄羅斯演奏的。費遼士——生平在西歐從未受人注意，而在俄羅斯和在俄羅斯音樂家那裏得到了他應得的讚賞。

斯拉夫人在創造一方面證實了他們藝術的天才，就是在音樂的其他方面也沒有例外。彼得洛夫（Петров），史特拉文斯基，夏里亞平（Шалипин），尼基雪（Никиш），那普拉夫尼克（Направник），魏爾皮洛維奇（Вербилович），拉赫馬尼諾夫（Рахманинов），安東·羅平斯坦（Антон Рубинштейн），達維陀夫（Давидов）等，這些人名，除了受希特勒德國教養的可憐的音樂愛好者之外，誰能在提起他們時不帶着驕傲之感？

斯拉夫國家會產生了許多音樂的派別，像恰伊柯夫斯基，李姆斯基-柯爾薩柯夫，塔涅亦夫（Танеев），安東和尼古拉·羅平斯坦，列雪基茨基（Лешетинский），奧歐（Ауер）以及許多其他有天才的青年音樂家們的卓越的訓練者。

俄羅斯音樂的學說是會因史達索夫（Стасов），拉羅契（Лароче）和我們的同時代的伊果爾·葛里波夫（Игорь Глебов），阿薩菲夫（Б. Асафьев）的名望而著稱。塔涅亦夫的「流動的對位法」是發明家奧的思想和天才藝術家創造精神的綜合的美妙例子。

俄羅斯斯拉夫音樂的偉大傳統，被新的蘇維埃時代的觀念孕育得更豐富之後，我們現在還一直延續着。我們有像米亞斯柯夫斯基（Мя-

сковский)，普羅柯菲葉夫（Прокофьев）和沙波林（Шапорин）那樣卓越的音樂家以及後一代的富有天才的蘇聯作曲家。

否認斯拉夫文化的意義是可笑而且徒然的。這是納粹黨徒們惡意的發明，想作為他們滔天大罪的掩飾和辯護，含蓄了對斯拉夫國家們特殊的殘忍。我們同一切文明的國家都詆毀納粹為罪犯。是他們焚燬了俄羅斯的國家的聖地雅斯那亞·波里亞那（Ясная Поляна）；是他們在克令（Клин）地方把恰伊柯夫斯基的手稿踐踏進了污泥；是他們在鐵錫文地方搗毀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誕生的屋子。

納粹對斯拉夫國家的文化懷着恐懼，因為它像一切偉大輝煌的東西一樣暴露了他們自己道德的墮落。希特勒同他的部下怕它，因為它在今日是抵抗褐色恐怖的戰爭裏的一件兵器。我們的藝術曾經唱出而且褒揚斯拉夫民族的及優美的質素——他們的無上的勇氣，他們為高貴的理想而作的自我犧牲的準備和他們對國家的熱烈的愛心。

我們的國家跟其他一切斯拉夫國家正在和千古未有的阻礙人類幸福的最可怖的敵人作着劇烈的鬥爭。在這次決鬥裏，一切的斯拉夫人已經重新在我們的四周團結起來。

在這次黑暗與光明，善和惡的巨大的競賽中。讓蘇聯國家光榮的文化，科學，工藝和藝術等的一切力量無畏地盡他們的責任，完成歷史加到他們身上的偉大使命。

（美 譯）



Б. 阿爾雲凡格教授  
(Проф. Б. Альшванг)

## 尼古拉·安德萊維奇·李姆斯基· 柯爾薩珂夫

(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俄羅斯名作曲家尼古拉·安德萊維奇·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差不多是和俄羅斯音樂藝術的諸大名人們同時開始製作他的樂曲的。米里·巴拉基列夫(Милий Балакирев)，莫傑斯特·莫沙爾格斯基(Модест Мусоргский)，亞歷山大·鮑羅廷(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один)及采查里·居伊(Цезарь Кюй)等的名字是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名字緊密地連繫在一起的。他們都在同一個時候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光芒萬丈地照耀於音樂的地平綫上。他們都還很年輕，但是還沒有妨礙他們在俄羅斯音樂界佔據第一流的地位。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是屬於所謂新俄羅斯學派，有名的「古奇卡」(“Кучка”)●的。這是一羣富有才氣的青年音樂家，他們在巴拉基列夫的發動之下，團結在他的周圍。這一羣青年中沒有一個沒有受過有系統的音樂教育的，他們果敢大膽地起來反對那按他們的意思是音樂中落伍的學院派的形式，反對那使人頭痛的意大利學派。他們狂熱地起來保衛新的藝術。在旋律的美和豐富上取用不竭的俄羅斯歌曲——這就是以後應該成爲新音樂的基礎的東西。藝術的真理，高貴的民主主義，對自己人民的熱愛，對那偉大的格林卡(Глинка)——這一位俄羅斯偉大

● 俄語。意爲「羣」。

大的名家——的遺教表示及虔誠的崇敬——這就是青年的巴拉基列夫古奇卡自從它誕生的起初時期就傳染到的那種意識。「古奇卡」派的音樂的風味在當時看起來是很特殊的。他們不承認許多建有功勳的古典大家的名字，他們是西歐浪漫主義的熱情的保衛者，色彩濃烈，狂放熾熱，最先鳴奏於李斯特（Лист）及裴遜士（Берлиоз）的作品中的管絃樂的多樣化，——這都是他們研究和模仿的對象。同時，「古奇卡」派並且執拗地不肯承認華格納（Вагнер）。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參加「巴拉基列夫古奇卡」是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那時他才祇有十七歲。

尼古拉·安特萊維奇·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以一八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生於諾夫戈洛特省（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鐵錫文市（город Тихвин）。他出身於一個古老的貴族之家。這一位名作曲家誕生的那所房屋現在改成了以「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命名的陳列館。幾個月以前，希特勒黨徒暫時佔領鐵錫文，侮辱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紀念物，並且凌辱了他。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家庭在其他俄羅斯貴族家庭中是獨特的。尼古拉·安特萊維奇的父親有一個時期會經常過波蘭（Польша）某省的總督之職。但是他不願和尼古拉<sup>●</sup>時代的酷政合作，所以不久就告退了。激進的見地和獨立的見解，從少年時代起，就是這位作曲家的性格的特點。

在早歲的童年時代，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就已經能感於俄羅斯民歌的優美。這青年貪慾地抓住這些悲世的每一個音，並且學會了愛它們。這種和親屬的人民藝術的接觸預定了他那如此獨特的創作的本質。內地生活的條件使他不大能夠得到認識古典音樂與近代音樂的可能。雖然如此，李姆斯基，在孩提時代，就已經傾注他自己全部年青的心去愛上格林卡的歌劇「伊麗·蘇塔寧」（Иван Суцанин）了。在作曲方面的初度嘗試，那種不依據無論什麼理論知識的嘗試正是在這個時期。

當這孩子滿十二歲的時候，雙親就把他送到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去進海軍幼童學校（Морской Кадетский Корпус）。六年之後

●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他以海軍少尉的官銜在該校畢業。他的生活，照着命運的擺佈，有許多年都是這樣的遠離着他的真正的使命——音樂。在當時的貴族社會裏，音樂事業是不大看重的。甚而至於像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這樣的天才也無權把藝術中最偉大的——音樂奉作自己生活的目的，而祇能把它當作隸屬於某種比較被尊重的、主要是比較實際的事業的副業。祇有在數年之後，環境變遷，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才得到把全身獻給作曲事業和把音樂作為自己的職業的可能。

尼古拉·安德萊維奇還是做年青的海軍幼童學校的學生，住在彼得堡的時候，就已經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於他自己的音樂發展上。在六十年代初，彼得堡的音樂生活和戲劇生活非常蓬勃，它以富饒的資料給予那希望參加這種生活和希望從這種生活所供給的取之不盡的美麗的泉源中汲取知識的人。意大利歌劇，和它結不解緣的意大利狂已經不像不久以前那樣的專制地統治着了。李姆斯基的鋼琴教師卡尼爾（Кавиль）教他愛巴哈（Бах）和浪漫主義作家。但是，巴拉基列夫小組的各會員之間日益增大的聯繫使他們睜開眼睛看見音樂中的新天地和確定了他們的音樂理想。在這強大的「古奇卡」中，尼古拉·安德萊維奇設法年輕，但不是最無學。這一個青年集團的目光遠大的領袖米里·亞歷山特洛維奇·巴拉基列夫（Ми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лакирев）責成李姆斯基寫第一部俄羅斯交響曲。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熱中地着手起來，但是他不得已要暫時放下這件工作，因為照服役的義務，他要去作三年的環世界航行。在這一長次旅行中，李姆斯基有了訪問美國的幸運。他在那裏第一次看到了紐約歌劇院的演出，從美國回來，尼古拉·安德萊維奇繼續在艦隊裏服役。不過他把他所有的一切業餘時間，他所有的一切精力和一切力量獻給他的偶像——音樂。他完成了他的交響曲。並於一八六五年，他最後從音樂台上鬆到自己的第一個作品。巴拉基列夫親自指揮這交響曲。在這一個時期，他作了幾部優美的交響曲和聲樂曲，這些作品以它們非凡的才氣引起了俄羅斯一切傑出的音樂家們的注意。屬於這一個時期的作品的有：俄羅斯題材的序曲（Увертюра на русские темы）（一八六六年）及塞爾維亞題材的狂想曲（Фантазия на сербские темы）（一八六七年）。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

的是兩部作品：取材於俄羅斯民間傳說的交響詩『薩德高』（“Садко”）及（一八六七年）取材於東方神話的『安塔爾』（“Антар”）（一八六八年）。算入這一期的作品中的還有歌劇『普斯科夫城一女子』（“Псковитянка”）以及許多羅曼斯曲。所有這一切作品都鮮明地反映出那青年巴拉基列夫『古奇卡』勝利地捷報的新的音樂思想的原理。俄羅斯的歌曲，東方的旋律和西方斯拉夫人的音樂都像不易的定律似的成爲音樂題材的基礎。雖然在音樂技術方面的知識並不完美，李姆斯基一開始就顯出他是一個光芒萬丈的音樂文字的巨匠，他懷着明晰，清楚的節奏的感覺，懷有一種和微妙的民族感纖織地結合着的無懈可擊的韻味。

隨着時光的潮流，音樂傾向發展的新趨勢表現得更猛烈起來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感覺到自己在音樂修養方面的巨大的缺憾，開始認真地研究和聲學和對位法。從這時起，巴拉基列夫『古奇卡』中開始了對於各種原則問題的意見的分歧。而且，一八七一年，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受聘擔任彼得堡音樂院（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作曲法班和管絃學班的教授。所有這種種都使李姆斯基和『古奇卡』與其他會員疏遠起來。他們懷疑李姆斯基對共同的事叛變和對那受到他們如此憎恨的學院派的理論讓步了。另外一方面，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覺得自己已有了充分的力量和獨立的才能，他要伸展他的強大的羽翼以及永遠擯絕巴拉基列夫的專制的庇護和攔阻他對那些還是這樣設他胡說學生的人的工作的干涉。

在七十年代，當從藝術的觀點看來是不十分重要的學院派實驗主義者時期過去，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創作了他的許多卓絕的俄羅斯民歌和依據戈果理（Гоголь）改編的詩意盎然的歌劇『五月之夜』（“Майская ноч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創作中最高超的時期之一是當他向世界獻出像歌劇『雪女』（“Снегурочка”）（一八八一年）之類的傑作的時候。『雪女』是依據奧斯特洛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的陽春神話改編的，這是頌揚大自然的絢麗的讚歌，這是溫柔的抒情的情氛和神話也似的奇幻的想像之無窮盡的結合。

在八十年代，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著作他最成熟的傑作：根據阿

劇伯竈話『一千零一夜』(“Тысяча одна ночь”即「天方夜譚」)中的四個插曲所作的交響組曲『雪赫拉查達』(“Шехеразада”(一八八八年)及以西班牙為主題的『西班牙幻想曲』(“Испанское Каприччио”) (一八八七年)。這兩部作品以管絃樂的華麗和音樂色彩之無窮盡的變幻使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獲得了世界的榮譽。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創作的次一個時期可以叫做『歌劇』時期。他在十年之中寫了十部歌劇。其中最好的是『聖誕前夜』(“Ночь перед рождеством”) (一八九五年)，『薩特高』(一八九六年)，『皇族新娘』(“Царская Невеста”) (一八九八年)，『沙皇薩爾且』(“Царь Салтан”) (一九〇〇年)『關於不死的卡雪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Кашее Бессмертном”) (一九〇四年)，『關於看不見的基吉士城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Невидимом Граде Китеже”) (一九〇四年)及『金鵝』(Золотой Петушек) (一九〇七年)。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取作自己歌劇的題材的是俄羅斯的傳說，民間的神話和普希金與戈果理的作品。尤其獨特的是歌劇『皇族新娘』，它根據的不是俄羅斯童話，而是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統治時代的插話。

假使更深入一步推究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創作在特點，就會被他的多樣化所感動。他非但坐在自己的椅子裏從事創作，而且他還有時間活躍參加城中的音樂生活。他是教授，他是樂隊指揮，他是任何祇要有一點可能豐富他愛好的藝術——音樂——的新運動的感應者。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完成了自我犧牲的巨大工作，他寫完他有幾個藝術上的同道所未完成的歌劇，並且為它們編配管絃樂曲。這種工作，當時是絕對沒有被實實在在的關心到的。他還為達爾梅斯基的優美的音樂劇『石客』(“Каменный гость”)指揮樂隊。這劇本，要是沒有他善意地加以干涉，是永遠不會見到天日的；因為達爾梅斯基未及完成而死了。莫沙爾格斯基的『鮑里斯·郭杜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是最偉大的音樂悲劇之一。它也祇是由於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把它修改和完成而才見到舞台光。『好凡與那』(“Хованщина”)也是偉大的莫沙爾格斯基的一部天才作品，它也靠托了李姆斯基的勞作和情愛而活



着和還將活下去。他在他的朋友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死後，把這驚人的音樂宗教劇的斷片收集在一起，把它們編製管絃樂，整理就序，而且有一部是代寫完的。鮑羅廷的『伊果爾王子』（“Князь Игорь”）還是全部俄羅斯歌劇中最偉大的歌劇之一，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以他自己的友情的勞作為它編製管絃樂和把它出版問世。

教授的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事業也是頗有重大價值的。在他三十五年以上的工作中，在這一條路上，他竟能把彼得堡音樂院創造成全世界最出色和重要的音樂學校之一。祇要說出一點就夠了：在李姆斯基培育的無數學生中閃耀着葛拉左諾夫（Глазунов），李亞鐸夫（Лядов）及亞林斯基（Аренский）等幾個名字。後來他又培植了像史特拉文斯基（Стравинский），普羅柯菲葉夫（Прокофьев）米亞斯柯夫斯基（Мясковский）及當過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Дмитрий Шостакович）的教師的馬克西米里揚·許坦堡（Максимилиан Штейнберг）等等的大家。

最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並且還對音樂教育學方面作了價值連城的貢獻，他提供了這許多書：全世界聞名的『實用和聲學教程』（“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гармонии”）每一個有造詣的音樂家所案頭必備的最重要和特出的書『管絃樂原理』（“Основы оркестровки”），最後還有『我的音樂生活』（“Моя музыкальная жизнь”），這本書過去曾經是和將來也將是俄羅斯音樂的最重要文件之一。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創造工作繼續了數十年，它以它的質和量把俄羅斯音樂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並且為它確立了俄羅斯民族音樂藝術的光榮。

像『雪女』，『卡雪』，『薩特高』，『金鷄』等的俄羅斯童話和傳說在偉大的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生花妙筆之下閃爍着新的誘人的色彩的光華。歷史音樂劇由於『普斯柯夫城一女子』及『皇族新嫁娘』而豐富起來。色彩華麗和清晰明朗的管絃樂中巧妙地糅入了俄羅斯民間傳說的優美的音樂，它使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文響音樂的味力成為不能忘懷的。祇要想起『雪赫拉查達』，『西班牙幻想曲』及『安塔拉』等的音的火花迸發萬花筒，就已足夠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給民

開敘事詩和抒情詩開闢了新的道路，而且以此而堅固地接合了音樂與古  
典文學之間的鍊。

李姆斯基-柯薩珂夫是屬於革新者的。他不滿意舊的傳說形式，他  
找尋新的可能性和新的表現方法。李姆斯基-柯薩珂夫在有一書信中  
這樣的說出了他的見解：

「我以爲，藝術中祇有醜惡是壞的。不過其中有用的好的一方面不  
該是醜惡的，而該是鮮明和極端的。這就是推動藝術前進的東西。李斯  
德在他的音樂的表現中是極端的，裴遜士也是如此，華格納也是如此。  
至於我們，我們也是極端的。」

李姆斯基-柯薩珂夫的音樂語言中的新——這就是建立在人民音  
樂上的最深刻的抒情性。他個人所獨有的音樂的聲音像諧和的虹的五彩  
似的照耀着。這位作曲家在音樂中復活了大自然的活氣，他達到了純淨  
的發見的高度。『雪女』中的陽春的氣息，『基吉士城』中的樹林的簌  
簌聲——這就是這種發見。和均勻的感覺與無錯的藝術的風味結合着的  
無瑕的美的感覺——這就是使李姆斯基-柯薩珂夫的創作變成音樂文化  
的最豐富的貢獻的那種的質素，傾心於大自然和頌讚節節豐利的生活  
——這就是充滿着李姆斯基-柯薩珂夫的音樂和使它更有價值和更寶  
貴的那些原素。民主主義的氣壯的聲音響遍了他所有的作品。在一九〇  
五年第一次俄羅斯革命的時期，這位作曲家公開地以他所特有的赤子般  
的正直，起來護衛那思想激進的青年學子。當時，音樂院的理事會請他  
告退，但是李姆斯基-柯薩珂夫的聲望和青年對他的愛戴此後却祇有  
更高漲無已。政治的激進主義鮮明地表現在他兩部歌劇裏：『卡雪』和  
『金鵝』，這裏邊對於專制政治的抨擊達到了政治的諷刺。卡雪的千年  
王國在第一縷自由的光出現的時候動搖了，永遠年青的不朽的它的人民  
高歌着他們克服魔法師的魔法的勝利。都唐王（Царь Додон）和他的  
醜惡的王國在光彩奪人的音樂諷刺中受到酷烈的嘲笑。一定要來的新的  
光明時期迫得脈搏跳得更強烈和高興了。李姆斯基-柯薩珂夫的真正  
的創作的內容就是這樣的。

李姆斯基-柯薩珂夫在國際間的意義也是很大的。拉丁國家的音  
樂中尤其感覺到他的影響。法蘭西印象派作家的眩人的色彩——這就

是『雲綺拉查達』，『西班牙幻想曲』和『薩特高』等的燦爛的音樂所取的那方調色板的色澤。拉維爾——這是李姆斯基-柯爾薩耶夫的直接的、更不要說二十世紀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作曲家了。克勞特·德奧西（Клод Дебюсси）是法蘭西印象派最有力的代表，他論『安塔爾』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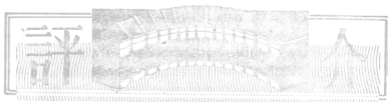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對抗這音樂的威力。高興得要叫起來了。……簡直不能以言語來形容他，主題樂思的動力和音絃樂時節奏的結合之優美。』

李姆斯基-柯爾薩耶夫在說英語的國家的聲望是衆所周知的。在不列顛和美利堅合衆國，李姆斯基-柯爾薩耶夫的作品是受到很大的擁護和常常在音樂會裏演奏的。

尼古拉·安德萊維奇·李姆斯基-柯爾薩耶夫的名字和彼得·伊里奇·恰伊柯夫斯基（Петр Ильич Чайковский）的名字同樣的在國外聽衆之間受到活躍的激賞和衷心的讚許。我們這位偉大的作曲家的名字是結合俄羅斯文化和一切愛好自由的民族的文化的鍊。

（高 明 譯）





史維特洛夫  
(Н. Светлов)

## 史大林獎金得獎者

(СТАЛИНСКИЕ ЛАУРЕАТЫ)

最近在蘇聯報紙上公佈史大林獎金新的得獎者的名單，他們是因為在過去一年中所創作的傑出作品，或是因為對蘇維埃文化多年豐盈的服務而得獎的。大家都知道，史大林獎金一年一度的獎給制度是蘇聯政府在一九四〇年為慶祝蘇聯領袖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奇·史大林的六十壽辰而創立的。在過去兩年中，史大林獎金遴選出蘇聯文學、藝術和科學界許多傑大的活動家。今年，榮膺史大林獎金的蘇維埃文化工作者隊伍裏又添進了一羣新的光輝的名字。此外，有幾個因為新的著作而二度獲獎。

當民族貧多的全體蘇維埃人民向有力和無情的敵人進行緊張的、劇烈的鬥爭來保衛自己的自由和獨立時，在諾國戰爭嚴峻的日子新的得獎者的名單是證明蘇維埃文學和藝術在這艱難時期中巨大的創作旺盛。

蘇維埃文學和藝術的工作者在祖國面前盡了他們神聖的責任，創造出巨大力量的藝術作品。這些作品，反映出蘇維埃人民同法西斯侵略者

的英勇鬥爭，是充滿了對那些破壞偉大社會主義國家和平創造生活的敵人的憤怒和憎恨，充滿了對自己非凡的祖國的熱愛。

大多數蘇維埃作家都直接加參加國防事業。他們中間有很多親自在前線，親眼觀察着光榮紅軍的英勇鬥爭，以特派通訊員的資格替報紙和雜誌寫稿。在戰火中，蘇維埃作家們找到有力的，鮮明的字句和深刻的藝術形象，這些字句和形象感應蘇聯人民去作鬥爭，號召他們走向勝利。

對蘇維埃文化工作者來說，全蘇維埃人民火樣的愛國熱情，他們對敵人的憤怒和憎恨，他們對戰鬥的決定和他們在後方的英勇勞動就是靈感的不竭源泉。

不能不承認由史大林獎金所表彰的去年有力文學作品之一乃是波蘭女作家紋達·華西列夫斯卡雅（Ванда Василевская）的撼人心靈的中篇小說『虹』（“Радуга”），這位女作家戰士在書中勾勒出烏克蘭人民同德國佔領者鬥爭的明朗畫面。這一中篇小說充滿了深刻的生活的寫實主義，給讀者起極大的印象。

蘇維埃文字大匠托爾斯泰（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的鉅著，『苦難的歷程』（“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三部曲，作家在去年完成其最後一部——也由獎金表彰了。在這作品裏反映出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同白色反動勢力和外國武裝干涉者的鬥爭時期。它提醒大家，那個年輕國家為生存權利而鬥爭的不久之前的歷史上墨跡未乾的幾頁是充滿了何等的英勇精神，它浮腫地指出，那些現在蘇維埃人民還在自己身上繼續保存並發揚着的英勇的革命傳統是怎樣在戰鬥中產生出來和鞏固起來的。

李翁尼德·梭波列夫（Леонид Соболев）的短篇小說集『海魂』（“Морская душа”）也由此獎金表彰了。這本書在它出版後立即在廣大的讀者羣中獲得了應得的成功。一般的說來，海軍小說的題材目前在梭波列夫的作品裏是佔大多數的。他熟知並且深愛着海，熟知並且深愛着海員和他們的生活，他確實能夠透入英勇海員的靈魂深處，這些海員正繼續着以一代光輝業績見稱於世的俄羅斯艦隊的優秀的戰

- 這作品中的一章我們已在本期『蘇聯文藝』上介紹給讀者。
- 這些短篇小說的一部已在『蘇聯文藝』第三期上發表。

門傳統。

在詩人中間，史大林獎金給了馬克西姆·柳里斯基（Максим Рыльский），馬爾加麗泰·阿麗格爾（Маргарита Алигер）和米哈伊爾·伊薩柯夫斯基（Михаил Исаковский）。烏克蘭詩人馬克西姆·柳里斯基早就以他傑出的詩作而著名了，他的詩已譯成蘇聯各民族的語言。僅在戰時詩人就已出版了四本長短詩篇的集子。他很多的愛國詩篇常常在誌報章上出現。馬爾加麗泰·阿麗格爾<sup>①</sup>也是早就以她的詩作活動而著名。獲得獎金的是她新的長詩『淑雅』（“Зоя”），這首詩是紀述蘇聯英雄女游擊員淑雅·柯斯木台米羊斯卡雅（Зоя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的不朽偉績的。米哈伊爾·伊薩柯夫斯基<sup>②</sup>則是以他的能歌唱的詩篇而著名的。現在全國都在唱他的用各民族調子所寫的歌曲。古代諺語有云：『當大砲怒吼時，文藝之神靜默了』。但是在蘇維埃國家裏，和這句『智慧的』格言相反，在大砲的吼聲中，詩人的聲浪反而更嘹亮地震響起來了。戰時，蘇維埃的詩歌不僅沒有萎謝，却反以新的傑出成就如花一般地盛開了。這些詩歌也參加對敵人的共同鬥爭，在人民中間孕育高度的愛國情緒。

去年蘇維埃評論界很贊許地指出三個愛國劇本的出現：亞力山大·柯爾納楚克（Александр Корнейчук）（烏克蘭作家）的『戰錢』（“Фронт”），李翁尼德·萊翁諾夫（Леонид Леонов）的『侵略』（“Нашествие”）和孔斯當京·西蒙諾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的『俄羅斯人』（“Русские люди”）。這幾個劇本的作家都獲得了獎金。柯爾納楚克早就以他一連串優秀的劇本而著名（『在烏克蘭原野的遊擊隊員』（“Партизаны в стенах Украины”），『波格唐·赫梅爾尼茨基』（“Богдан Хмельницкий”）以及其他）。他的劇本在全蘇聯上演，極為成功。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對於劇本『戰錢』寫道：這劇本『滲透了這樣崇高的愛國情感並且答覆了這樣重要的問題，以致觀眾被劇本所吸引，他們見到生命的本身，見到那些不知由於什麼魔力從前綫搬向這裏來的活生生的人』。

① 本期載有她長詩『冷』（“Мороз”）的一段。

② 第二期『蘇聯文藝』上曾載有他的詩作。

孔斯當京·西蒙諾夫主要是以詩人著名。但他的創作活動却是多方面的。他從前錢寫來了小說，素描，和通訊。他的劇本『俄羅斯人』●在蘇聯三百多家劇院上演，根據電報所發出的消息，它甚至在遊擊區的劇院裏，在敵人的後方上演。『我是懷着熱情，誠心地寫下了這個劇本』，——西蒙諾夫對於自己的劇本這樣說道。這熱情確實在劇本中每一個字上都震響着，傳達給讀者和觀眾。

文學上的獎金也投給了兩個出色的文字大匠——亞歷山大·塞拉菲木維赤(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афимович)和魏列薩耶夫(В. В. Вересаев)。他們二人中第一個是八十歲，第二個也有七十五歲。這兩個著名的作家不管他們如許的高齡，在戰時仍驚精神矍鑠地繼續在文學領域裏工作着。這兩位作家的作品在蘇聯非常流行，即在國外人家也因譯文而知道它們，尤其在中國是這樣。塞拉菲木維赤作品中特別流行的是內戰時的長篇小說『鐵流』(“Железный поток”)。魏列薩耶夫最著名的作品是『醫師隨筆』(“Записки врача”)。

在音樂方面，亞美尼亞作曲家阿拉姆·哈恰都梁(Арам Хачатурьян)的舞劇樂『蓋亞涅』(“Гейне”)獲得了史大林獎金，這個作曲家的音樂已經引起了全世界音樂界的注意。(這裏順便提起，哈恰都梁作品之一——『提琴協奏曲』——不久之前曾在上海蘭心大戲院的蘇聯音樂會中演奏過。)獲得獎金的還有作曲家維沙里翁·謝巴林(Виссарион Шабалин)，因為他的『斯拉夫四重奏曲』(“Славянский квартет”)；作曲家謝爾蓋·普羅柯菲亦夫(Сергей Прокофьев)，因為他的『第七奏鳴曲』(“Седьмая соната”)；作曲家馬赫大爾·阿斯拉菲(Махтар Ашрафи)，因為他的『英勇交響曲』(“Героическая симфония”)，同時還有許多鋼琴家和提琴家。蘇維埃音樂在戰時走上了自己偉大的發展的道路。

在畫家得獎者的名單中我們看到了優秀的畫師亞力山大·格拉西莫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ерасимов)的名字，作者最優秀作品之一就是『十月革命讚歌』(“Гимн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紀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巨幅彩畫；我們也看見了天才雕刻家維拉·莫瑟耶

● 全文載第二期『蘇聯文藝』上。

(Вера Мухина)的名字，她的一些著名的雕刻都是大家熟知的。(譬如，雕像『集體農夫和集體農婦』(“Колхозник и колхозница”)就曾擺在一九三七年的巴黎國際展覽會中的蘇維埃之部的屋上。)

在戲劇與歌劇方面——蘇聯這方面的藝術在全世界都受到高度的珍視——也有很多的得獎者。他們中間在幾個對於各國文化界是如此熟悉，所以這裏祇要列出他們的名字就已足夠，如聶米洛維赤·唐慶果(Вл. Немирович-Данченко)，葛西里·卡恰洛夫(Василий Качалов)，伊萬·莫斯科文(Иван Москвин)，克尼畢爾·柴霍娃(О. Книппер-Чехова)和柯爾恰根娜·亞力山大洛夫斯卡雅(Е. Корчагина-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ая)等。

年輕的蘇維埃電影在全世界獲得了一天大似一天的聲望。蘇聯的影片總是滲透着深刻的現實主義，絕無內容貧乏和意義空洞之嫌，因此它們在美、英、中、日和其他國家的觀眾中間引起了轟雷般的掌聲。在這部門得獎者中間我們看見了一些早已熟知的名字，如米海伊爾·契柯夫列里(Михаил Чиаурели)，人民藝人霍拉伐(Р. Хорава)，導演萊翁尼德·伐爾拉夫(Леонид Варламов)等。也遴選出新的影片，在戰時創作的，描畫出蘇維埃人民同佔領者鬥爭的光榮之頁的影片——『史大林格勒』(“Сталинград”)，『列寧格勒在戰鬥中』(“Ленинград в борьбе”)和『黑海水手』(“Черноморцы”)。

史大林獎命的判定是蘇維埃文化一年一度的大勝利。這些獎金在蘇維埃人民和全世界面前照耀出偉大天才的光榮人羣，他們的作品以無日的光榮掩映着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原 譯)



查斯拉夫斯基  
(Д. Заславский)

## 對敵憎恨是怎樣產生的

——萊翁諾夫的劇本「侵略」——

(КАК РОЖДАЕТСЯ НЕНАВИСТЬ К ВРАГУ)

—— О пьесе Леонида Леонова "НАШЕСТВИЕ" ——

萊翁尼德·萊翁諾夫的劇本「侵略」寫得樸實，優秀，有力。讀它的時候不會無所動心。它表現一個在德人政權下的小城鎮，表現這城鎮裏普通的俄羅斯人。我們看見，對於敵人的憎恨怎樣改造這些人，他們怎樣成爲英雄。藝術形象的真實性和正確性抓住讀者的心弦。

城鎮並不很大，鎮裏的人大家都互相認識，老人們能夠講述現在已經成年了的每一個居民的童年。大家都認識一位年老的醫生達郎諾夫（Таранов）。他是一個矮小的，頭剃得光光的，見義勇爲的人，全城的居民幾乎都是他接的生，就是現任區執委會主席柯列斯尼柯夫（Колесников），就是從前鎮長富商法尤寧（Фаюнин）的馬車夫的兒子也是他接的生。大家都愛護和尊敬達郎諾夫。他在鎮裏建立了一個綜合病院，他自己在裏面做複雜的手術。

大家也都認識他的妻子，安娜·尼柯拉亦夫娜（Ан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一個慇懃的，和善的女人，才能的鋼琴家，但爲了孩子的關係已經放棄音樂生涯。女兒奧麗雅（Ольга）是一個女教員。這是一個年輕的，端淑的姑娘。她像父親。同樣堅強的性格，同樣的見義勇爲，對於人們有同樣的興趣，有同樣社會事業的積極性。因此她和父親有着推誠的和密切的友誼。她和區執委主席柯列斯尼柯夫，堅強轉幹的共產黨員也有着友誼。

然而達郎諾夫的儿子却沒有出息。小時候把他慣壞了。因此，或者由於別的原因佛陀爾·達郎諾夫（Федор Таранов）走錯了路。在他的往史上有着黑點。看來，他大概是過的遊蕩的無意識的生活。他遇到一個不知究竟是那樣的女人，他的家庭雖然設法使他謹防她，但是仍舊徒告無益。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佛陀爾把這女人殺死了，——可能是爲了吃醋。他被懲判，他被放逐。照他的話說，他和死神擁抱地睡了三三年。他自認爲是一個被遺棄的人，墮落了的人，致命的疾病吞吃着他，他對於生活的看法，似乎懷着一個被驅出生活之人的漠視態度。

但是他還很年輕，聰明，有才幹。他悲哀地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本鎮郊外的羅姆吉夫卡（Ломтевка）村，他曾在那裏和村童們遊戲過，在那裏，在他保姆傑米其亦夫娜（Демидьевна）的院子裏，曾和一個可笑的小姑娘安尼斯卡（Аниска）玩陀螺……這一切都過去了。他注視着自己幼時的照片，說道：「我們都是小孩長大的，啊，小孩卻變成這個樣子。」

生活在這小鎮裏像流水似的和平地流着。它是被勞動充滿着的。達郎諾夫醫生的家庭在勞動中忘記了他們的悲哀。大家都不提起佛陀爾。他像是一個死了的人。只有母親，安娜·尼柯拉亦夫娜，不停止想念兒子，寫信給他，但是她並沒有接到回信。

佛陀爾突然在鎮裏出現，正巧就是在德國人侵襲來的以前。被酒醉了的，虛腫的，有病的他，不決斷地來到父母的家裏，把他的怯態隱藏在作裝的粗暴和活潑裏。他不知道該把自己安頓到什麼地方去。他對人們不信任。他可以去打仗，但是他怕人家不要他。他願意做一個游擊隊員，但是誰會相信他呢？他是知道這一點的。拒絕並不使他悲哀。因爲實際上他對於一切都是漠不關心的。當德國人奪取城市的時候，酒醉的他在街上徘徊着，他是一個戰爭中的局外人。

德國人來了，城鎮已非昔比了。許多人都已走了。但是也有不少人民留下來。爲了環境的關係，醫生達郎諾夫留下了。安娜·尼柯拉亦夫娜也跟丈夫留下了。留下的還有年老的傑米其亦夫娜，安尼斯卡爲了逃過德國軍官孔次（Кунц）的手，從村子裏逃到她這裏來。

奧麗雅也留下了——在游擊隊裏做地下工作。留下了柯列斯尼柯夫，他假冒安得烈（Андрей）的名字，不久之後，就成為德國人的一大威脅。

2

奧麗雅談到德國人：

「啊，我多麼憎恨他們啊……他們的言語，行止，一切。我們愛給他們，我們要給他們謙遜的教訓！假使沒有大砲，連指甲都被拔去了，那末就讓我的血成為毒水，給那伸足涉血的人！」

只過了幾天，在達郎諾夫全家的面前——在父親和母親的面前，在傑米其亦夫娜的面前，也像在留下的所有居民的面前一樣，發生了一個問題：還是去幫助游擊隊呢，還是自己去做對德鬥爭的參加者，還是為德國人服務。沒有別的出路。不能隨便像一個居民似的在敵人所到的城市裏過活。

和德國人隨着而來的是俄奸。死人復活了。過去的市長大家都以為早已死了的法尤寧，像幽靈似的出現了。這些奸徒認識城裏所有的人們。他們竭誠地為德國人服務，做出讓，迫使別的人也為德國人服務。

這些壞蛋十分可惡。德人十分可怕。蓄世太保（Гестапо）裏的吸血鬼施普列（Шпурпе）是可憎的。

對於敵人的憎恨把人們改造了。醫生達郎諾夫和他的妻子成為游擊隊忠實的助手，也不會不這樣，因為在德國人的拷問室裏是只可以做戰士，或做敵人的幫兇的。

佛陀爾先是徘徊着，像一個對於這兩個世界的鬥爭無涉的人那樣。在他空虛的心裏沒有對於敵人的憎恨。他可以救自己，甚至在德國人手下可以當官，因為他「受過蘇維埃政權的害」，坐過監獄，俄奸可以用他的過去來投機，但是他的靈魂，俄羅斯人的靈魂，因德國人在他生身之地的俄羅斯為所欲為，他找不到自己的位子。他對父親說：

「看，我已經在城裏奔走了三天……可是總想不通。閃過一綫光明，但又迷斷了。我凍木了。給點藥我吧，爸爸，把心裏的一切都燒燬吧……給我！」

於是父親就給了他「藥」。安尼斯卡剛剛被抬回來，她正在發燒和夢囈着。德國軍官抓住了她，……敵人把一個美好的俄羅斯姑娘殺了

，她在不久之前甚至還被佛陀爾喜愛的。她的眼睛是這樣發光，她的面頰是漲得這樣發紅，在她的動作裏是透出這樣含羞的童貞，你看了她簡直不能不微笑，——照作者的註明，在第一場裏她是這樣出現的。然而現在抬來的她却是被侮辱了的，被苦難了的，傑米其亦夫娜朝她訴述着道：

「你是我的小小的星兒啊，惡毒的仇人把你熄滅了呀……」

「好，」達郎諾夫對自己的兒子說，「我給以藥，世界上沒有比這更厲害的藥。」

他把安尼斯卡給佛陀爾看，佛陀爾長久地，注意地看着這不幸的孩子，好久竭力想要把她全部的侮辱，她全部的悲苦的不幸，她全部不能忍受的痛苦都吸收到自己的心裏去。是的，這是給佛陀爾的藥！現在他認識了憎恨敵人的全部力量，這憎恨的全部特效藥力，它全部的創造力量。

佛陀爾向安尼斯卡的臉看了好久，默默不言。後來他站起來，對父親說：

「吻我，父親。吻額。過來，吻我，爲了一切……你能够嗎？」

他走了。不久之後德國衛戍司令維別爾(Виббель)和還有三個德國軍官吃了他的子彈而倒下。在審問的時候，佛陀爾自稱是安得烈·柯列斯尼柯夫，這個爲法西斯蒂，他們的走狗和俄奸所縲索搜捕的人。

在審問的時候，佛陀爾的父親和母親也在場。他們被強迫留下，因爲他們是本鎮的老居民，讓他們認明是否真是安得烈·柯列斯尼柯夫。是可怕的時分啊！醫生達郎諾夫動搖了。他不確切地說：

「是的……我們在會議席上遇見過。」

母親一眼不眨的看着兒子。但是問她是否認識安得烈的時候，她堅決回答道：

「是的。雖然我覺得，和他最後一次會面以來，已經十年了，但是我認識他的。」

兩位年老的達郎諾夫竟在自己的身上找到犧牲自己兒子的力量，因爲真正的安得烈就在旁邊，就在他們的寓所裏。他們把他藏起，却把兒子佛陀爾出賣了。

叛徒法尤寧知道這一點。爲了自己的目的，關於這一點，他暫時沉默着。但是後來他對達郎諾夫醫生說：

「你的老婦是鐵的，醫生。你却軟弱一些！」

於是佛陀爾代替安得烈將在絞刑架上受死。

在法尤寧的地窖裏，被德人捉來的游擊隊在等候着死亡。柯列斯尼柯夫的朋友們在這裏，奧麗雅在這裏，半死的佛陀爾也被解到這裏來。他們都會有意義地生活過，鬥爭過。現在只剩着去作有意義的死了，並且要把「死」也要當着全城號召人們去鬥爭，使敵人驚恐。

在被拘禁的人們中有一小孩子名叫普羅柯非（Прокофий）。他是和祖父一同被捉來的。

小孩不怕死。他老是問祖父：

「祖父……還痛不痛？」

「老人：痛不一會，親愛的。（帶着嚴峻的親暱）。可是你却能和誰相比啊。在學校裏聽見講過米寧·庫齊馬（Минин Кузьма）<sup>●</sup>沒有，還有伊萬·蘇沙寧（Иван·Сусанин）<sup>●</sup>？……他們都是有長鬚子的人，是強大的橡樹。那樣的風能吹折他們呢！你還是一個小孩子，可是却和他們齊名了。你却也保衛俄羅斯土地了。你看，你現在坐着，你的馬被奪去了，你的夢跑來了。而且就連史大林也知道了。不過他不能親自來，他的公事是很要緊的。各國的大使在他面前來來往往，軍隊站着，將軍們等候着命令……人民都在飽嘗辛苦，一點也不喜笑。他可連眉毛也不蹙一蹙！……心裏却只有一個思想：一個十三歲的俄羅斯兵史達特諾夫·普羅柯非（Статнов Прокофий）在弓形的地窖裏受着苦，等候德國劊子手處死刑……

普羅柯非：（興奮起來）。爺爺……用電話還是用無線電報告他。想來用無線電要快些吧，啊？

老人：不，人。關於這事用直達電話報告，心對心傳達。」

- 
- 俄羅斯民族英雄。本爲肉商，一六一一年擊敗佔領莫斯科的波蘭軍。
  - 本爲農民，一六一二年把前往殺俄皇米海爾（Михаил）的波蘭隊伍引入森林中，俄皇得救，他却因而被波軍殺死。

回到這墳裏來的紅軍部隊和游擊隊一同把被監禁的人釋放了。

萊翁尼德·萊翁諾夫的劇本——他劇本中最好的一個——「徒勞」便是這樣。它表明，對於敵人的憎恨怎樣產生。它本身也充滿着這種焦臭氣的憎恨。它的深切的真誠是從憎恨發出的，它的力量是從憎恨產生的。

所有劇中人物都是有生命的。它基本的主人公是普通的，沒有什麼出衆的，樸素的俄羅斯人。醫生達郎諾夫，安娜·尼柯拉亦夫娜，奧嘉雅，傑米其亦夫娜——我們每天可以碰到這樣的人。我們認識他們。各處各地都有他們。他們偉大的力量，就在他們樸實和無取中，他們身上的力量和共產黨員柯列斯尼柯夫身上的，和游擊隊員葉戈羅夫（Еропов）和達且羅夫（Тараров）身上的，和這位作者所感應的無名老人身上的，和小孩普羅柯菲身上的力量一樣偉大。他們正就是靠了自己的正真無邪來決直佛陀爾，佛陀爾在對敵人的憎恨心中，在復仇感中，在對被辱的俄羅斯小姑娘的愛心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他在戰鬥中的位子。

萊翁尼德·萊翁諾夫具有心理分析的深刻信，這樣簡信地和正確地起着作用，所以使那些樸實和完美性格的人，深深忠於自己祖國和自己人民的人處在劇本的中心。母親犧牲了兒子，爲了救游擊隊的指揮員——他精誠的偉大是和那兒自己的胸膛去抵住敵人施向指揮員的打擊的戰士是一樣的。是歲的老婦！在我們國家裏，有很多這樣的人。我國就是靠了他們而有力的。

萊翁諾夫的劇本充滿着活的，人性的情感，是用有力的，形象化的，豐富的語言所寫的。在我們偉大衛國戰爭時代的文學裏，它是一個很大的現象。

（邊 平譯）

編者按：本文所介紹的劇本，將於本刊第五期發表。

伏伊金斯卡雅  
(О. Войтинская)

## 「虹」 (“РАДУГА”)

在戰爭的殘酷試煉中我們認識了精神力量，也就是心靈力量的真正價值。我們見到勇敢戰勝死亡，堅韌總作來勝利。

現在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決定各民族將來的命運。悲慘的法蘭西的命運就是對於現代人類的一個教訓。因此，屹立在鬥爭的火焰中，戰勝德國人成爲這世紀的進歩口號了。從屬於這個偉大意念的有：蘇維埃人民的戰鬥事業，他們的創作和生活方式。所有戰前在我們人民心中感到親切的一切——亦爾雪維克黨的英勇，精神的力量——如今在它自己驚人的美觀中，在蘇維埃人們的業績中，在我們全民抗戰無與倫比的力量中如花地盛開了。

歌詠人民抗戰力量的增長，描繪衛國戰爭時期蘇維埃社會生活的景象——對於真正的藝術家，能有什麼再比它們更富吸引力呢？

在『文學的幻想』（“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мечтания”）裏，維沙里翁·倍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Белинский）寫道，文學乃是人們自由靈感的果實的稱謂，『……這種人在自己優美的創作中完全表現並反映出民族的精神，而他們自己就是在這民族中滋生和培育出來的，他們就是以這民族的生活而生活，以這民族的精神而呼吸，他們在自己創作中把這民族的內部生活連最秘密的深處和脈搏都表現出來的。』

倍林斯基這一意見是多麼的真實，多麼的可貴啊！經驗指出，把他們的『內部生活連最秘密的深處和脈搏』都表現出來的真正人民的作品是經得起時間的試煉的。由此，我們可以看見，對時代的效勞和對歷史

真理的忠實對於藝術是多麼的可貴。

紋達·華西列美斯卡雅（Ванда Василевская）新著的中篇小說就是藝術上這一不變法則的確切證據。而紋達·華西列美斯卡雅則是一個成熟的，獨特的巨匠。她踏着時間的足跡而寫下的書籍構成了勞動人民的命運，性格和鬥爭底畫幅。書中總是存在着歷史的真理，深刻的適合時代的理解。在紋達·華西列美斯卡雅所有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一個積極的英雄，他的名字就是人民。

華西列美斯卡雅的中篇小說照它的趨向來說是進步的。而這位女作家描寫她很熟悉的農民生活的圖畫是最成功的。她描寫波蘭農民，描寫他們在統治者的桎梏下的悲慘生活的作品在我們很是風行。現在紋達·華西列美斯卡雅把這本新書獻給蘇維埃烏克蘭，獻給它愛好自由的兒女們。偉大的幸福落到女作家身上，使她成爲西烏克蘭解放和那邊幸福新生活的覺醒的同時代人。但她也嘗到了最大的哀痛。她曾跋涉於人民苦難的道路上，也曾親眼見到被燒着的村莊，見到婦女和孩子們的屍體。整個的戰爭時期紋達·華西列美斯卡雅是在前綫度過的。作爲一個女戰士的她把自己的才能都放到武裝紅軍上去了。和紅軍戰士的部隊一起，紋達·華西列美斯卡雅進入了從德國人手中解放出來的村莊。於是，在她的視野中展開了一些即使是最豐富的作家想像力也不能想像的圖畫。她看見了失去父母的孩子們的化石般的臉，她也聽見了不幸的母親們的號哭。她親眼見到從絞刑架上解救下來的被敵人磨折的蘇維埃人們。她有機會成爲無比的兇暴和對最神聖的人類施虐施行侮辱的目睹者，但她也曾是蘇維埃人民最偉大的英勇業績的目睹者。

作爲人民的偉大幸福和哀痛的同時代人乃是對作家一個嚴重的試煉。性格脆弱的人是留在歷史的拖車中去了。心胸堅強的人將站在國防的最前綫。紋達·華西列美斯卡雅在前綫度着同德國侵略者作戰的生活不止一個月。她的文章都着着實質的命中了可恨的敵人的心臟。她替那被凌辱的波蘭，養育她的國家復仇。她替蘇維埃國家——她強烈地，永久地愛護着的她的第二祖國，——被焚毀的城市和鄉村復仇。

『虹』證明了女作家才能更進一步的成長。這是一本以真正政論家的氣質，以大藝術家詩篇般的準確性來描寫蘇維埃人民抗戰的力量，描



寫我們即將到來的勝利的中篇小說。一下子它就找到了走向蘇維埃讀者的路。

這小說的第一章就已經用戲劇性事變的緊張和關於人類命運的描寫緊抓住讀者了。

冬天。在凍得發硬的土地上躺着一個青年。他的頭上裂開着一處很大的傷口，一隻腳背已凍得裂開，可以望得見露出了骨頭。在被害者的身旁，沉痛地站着母親。『孩子』，——她的嘴唇喃喃着。

祇有藝術家才能描繪出菲朵西亞·克拉夫朱克（Федосья Кравчук）的哀痛，描繪出她同亡兒相會的畫面。

『她沒有哭。乾澀的眼睛望着，看着，把這一幅景象吸收着：黑得似鐵的兒子的臉。太陽穴上有一個圓形的窟窿，裂開了的腳背和那唯一說明死時痛苦的東西——彎曲的，像爪一般的，僵硬的 fingers，插在雪裏。』

『婦人輕輕地從那暗黑色的，披在後面的頭髮上抖掉了被風吹帶來的雪片。一縷黑髮垂在前額上。她不預備去觸動它，——髮辮已緊附在傷口上，嵌進了傷口，被血液粘住了。』

『她從到這兒來的時候起，就一直想把這髮辮撥開去。但她害怕拔出它，害怕觸動它，彷彿這會惹起對死者的痛苦，刺激他的創傷似的。』

『「孩子……」』

乾燥的嘴唇無意識地喃喃着這個唯一的字句，彷彿他能夠聽到，彷彿他能夠翻起那沉重的，沉重的變黑了的臉，用可愛的，灰色的眼睛來注視一樣。

『婦人在寂靜之中呆住了，雙眼緊盯着黑色的臉。她不覺得寒冷，也不覺得變膝的麻痺，她祇是呆呆觀着。』

『一隻老鴉從那峽谷上唯一突出的樹頂飛起。它費力地撲了撲翅膀，飛了一周，就降落在叢林中一堆布屑上。它低下頭，凝視着。紅色的血斑染出了被子彈洞穿的布片。鳥兒一會兒不動了，宛似在那裏沉思一般。後來它就用喙來敲擊。發出了闐闐的警告。嚴寒已幹完它自己的事。所有在一月前留下的景狀現在都變成了石塊。』

『婦人從死一般的寂靜中回復了知覺。』

「「噓！」

「老鴉費力地飛起，再降落到幾步外被雪掩蓋着的人體上。

「「噓！」

「她拾起一個凍結的雪塊擲向鳥兒。老鴉震了一下，懶懶地重新飛到那株樹上的老地方去。婦人撐起了雙膝，嘆息了一聲，再一次對兒子注視一下就轉身走向小路去。

「她在冰上取水的地方彎下身子，汲上了水，開始慢慢的提起來，她的身子因滿桶水的重量而俯曲着。這時太陽已升高些，寒冷却未減殺。」

祇有天才方能描繪出這張人類受難的圖畫。祇有藝術家才能這樣如雕刻一般描寫出死亡，冰凍着的嚴寒，緊貼在傷口的髮辮，用碌敲擊着僵硬屍體的老鴉等等的畫面。這是現實的，肉體上感覺得到的，活生生地準確的。這一畫面是屬於現代文學優秀之頁的。

烏克蘭農婦兒子的屍體在雪上躺了好幾個月。

每天，年老的母親總到這裏來，每天，她的失去血色的嘴唇喃喃私語着愛與憎的字句。在戰時，我們習慣了人類的苦難。我們體味到苦難的真正價值，那在巨大的歷史事變時顯露出來的價值。但是面對着這樣一種哀痛，這樣一種苦難，而要習以為常却是不可能的。菲朵西亞·克拉夫朱克悲慘的命運使讀者不能安靜。它騷擾着讀者，號召讀者去戰鬥。紋達·華西列夫斯卡雅在追求藝術宣傳的目標時，從不會迷失在說教和訓誡之中。她忠實於生活的事實和歷史的真理。她看到人民的生活後就能現實地，準確地把它敘說出來。她的作品就是在最美好的，最崇高的意義上來了解的眞眞政治論文。紋達·華西列夫斯卡雅這一中篇小說所以具有政論性的緣故也正因爲它是真正藝術的。

紋達·華西列夫斯卡雅創造了菲朵西亞·克拉夫朱克，一個尋常的，但是準備拚死忘生地去和德國侵略者作鬥爭的烏克蘭農婦的形象。經驗暗示這老農婦，必需要有着堅定和鬥爭的思想。

這中篇小說全部紀述蘇維埃人民抗戰力量的增長。它巨大的社會意義也就在這裏。但是作家並沒有把她自己的意見強行加到你的頭上。她祇描繪出人民生活的畫面，而就是這畫面却把你引到那個意念去。

在這中篇小說裏，審問女游擊隊員奧列娜·柯斯秋克（Олена Костюк）的場面是非常動人的。和菲朵西亞同村的農婦奧列娜·柯斯秋克隱瞞着自己的懷孕跑到游擊隊裏去。當分娩的時候到了，她不得不同轉村裏。這樣，她就在那邊被德國人捉住了。

這一畫而獲得了象徵的性格。

這就是全村在那天夜裏迎面跌入了雪中，在德國人槍靶的打擊下掙扎着站起來的情景。這就是烏克蘭在德國人的靴子下，在德國人的繩絆下，在德國人的拳頭下流血的情景。

這也就是被割裂的，流着血的烏克蘭在德國人的審問中堅持着自己，像審判官一般執行了自己對佔領者的判決的情景。

奧列娜的行動和她死的描寫是屬於這小說最優秀之頁的。被磨折的得體的奧列娜，他們把她拋入了陰寒的小屋。那裏她分娩了，像野獸般呼叫着，不等待什麼援助。但是村子來幫助她。十歲的小米盧加（Мишка），一個當地游擊隊員的兒子，帶着一塊麵包潛行到她那裏。米盧加被殺害了。他母親的哀痛是無窮的。爲了把被審的大兒子運回家中，她秘密地冒着性命在陰溝中爬行。當她的幼女齊娜（Зина）說：『不應當放米盧加出去』，馬柳吉哈（Малючиха）說着地回答道：『呵，應當的，應當的。她父親到游擊隊去的時候對他說過：「聽着，不要在此地辱沒我！」於是米盧加聽到了，他沒有把恥辱帶給自己的……你明白嗎？』

作者毫不矯作地畫出了米盧加的安葬。母親決定把他葬在床下。她用鐵頭，用雙手掘開泥土。她用腳踏平墳墓。這專頁，按照它的事實來看是可怕的，按照它心理學的準確性和藝術的力量來看是動人的，它們將永遠地被記憶着。

華西列芙斯卡雅這小說中的主人公就是尋常的蘇維埃人。在艱苦的人民試驗期間他們大家都變成了英雄。這點是歷史地真實的。紋達·華西列芙斯卡雅指出，民族的力量是存在於普通蘇維埃人的行動中。不論菲朵西亞·克拉夫朱克或是奧列娜·柯斯秋克都是尋常的鄉村婦女。戰前她們的傳記中是毫無值得提出的東西。但是在德國人的審問中，奧列娜成長爲一個民族女英雄，成長爲一個有巨大精神力量的女人了。魏納

爾（Вернер）再度把她叫來審問。想出了前所未有的刑罰。魏納爾宣稱，如果奧列娜依然不作一聲，那麼就要把孩子射殺。奧列娜一生都在夢想着孩子的誕生。但在德國人的審問下，她仍舊沉默着。她想到了那些留在林子裏的人們，想到了那些叫自己為游擊隊之母的「兒子們」。

德國軍官問道：

『這是你唯一的孩子嗎？』

『不，——奧列娜高傲地回答說，——我有許多的兒子在那邊，在林子裏。』

被激怒的魏納爾粗暴地把孩子攫奪過來。於是這個赤條條的，鼓着小肚子，握緊小拳頭的孩子倒在桌上大哭起來了。

奧列娜繼續不作一聲。德國人的子彈粉碎了新生者的小頭顱。心頭的悸動奪去了奧列娜絕望的呼聲，可是她對部隊的所在地仍舊保持沉默。被激怒的魏納爾下令到河岸上去槍斃她。在英雄的面前，在這個無抵抗的，被磨折的婦人的不屈精神面前，勝利者感到自己的卑弱了。他壓着她，企圖獲得她承認的字句。可是奧列娜仍舊不作一聲。魏納爾使她受盡了酷刑。他鞭打着已經失去知覺的，因嚴刑而腫脹起來的雙足，他要戰勝一個死者。但是，他雖然勝利，然而他的死滅也是逃不了的。

奧列娜的命運招來了復仇。在我們人民中間總是有堅強性格和剛毅精神的人的可愛形象。像戰士般踏進了戰場的集體農婦奧列娜·柯斯秋克就是我們現代文學中最崇高，最出色的形象之一。這種形象的創造就等於對敵人的打擊。

菲朵西亞·克拉夫楚克在她母性的哀痛中，在她反德國人的英勇鬥爭中是偉大的。

奧麗伽（Ольга）在她自己無以比擬的犧牲中是偉大的。她把最寶貴，最可愛的——兒子——獻給了祖國的祭壇。

馬柳吉哈是偉大的，她執拗地保持了蘇維埃愛國者的精神，甚至在米盧加遭難後還銳聲地說：『呵，他應當去的，應當的』。祇有一次馬柳吉哈的心裏慄了，就是在為了她的米盧加德國人在村中大捕人質的時候。那時米盧加的母親就跑到那個被當作人質去的妻子那裏，撲倒在地，一面承認，說因為她兒子的緣故以致『你的丈夫和其餘的人坐在監

國人的監獄裏』。馬柳吉哈決定到敵人那裏去自首，說她已經祕密地安葬了自己的孩子。

『或者你的良心不是農民型的，女人型的，』——格羅哈溪哈（Грохачиха）嚴厲地反駁她道。她，死犯的妻子，在取笑馬柳吉哈。說是沒有必要去見德國人，應當堅持着，準備和德國人戰鬥。

根據個性的完整，根據精神的果敢來說，這些人是多麼的令人驚奇啊，而紋達·華西列芙斯卡雅就這樣寫下了她新的描寫這類人的中篇小說。

不，這不僅是在德國繩縛下人民苦難的描寫。這樣的書籍也很需要，然而它還不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作品。紋達·華西列芙斯卡雅則寫成了關於人民對勝利的意志，關於他們日見優勢的抗戰力量的書。沒有這樣的敵人，他能夠征服我們的民族而逼其屈膝的。

在這新的中篇小說裏，紋達·華西列芙斯卡雅養育着精神的力量，個性的完整，心靈的勇敢。她把自己最優秀的幾頁獻給了我們勝利的創造者，那些爲了勝利，爲了擊滅敵人，毫不憐惜自己生命的蘇維埃人民的普通兒女。

這小說描寫蘇維埃飛機出現在淪陷區鄉村上空的圖畫是動人的。

小說中對於大自然的描寫和羣衆的場面也很成功。書中有真實的性格，人類經驗心理學上確切的描寫。對德國監獄和不堪忍受的人類哀痛底描寫也是屬於這小說中最優秀的幾頁的。紋達·華西列芙斯卡雅成功的不僅是小說中肯定型的人物，就是卑鄙的賣國者的性格，爲了『享樂的生活』而背叛祖國，變成妓女的前紅軍指揮員妻子普西亞（Пуся）的墮落也寫得很出色。無庸爭辯，女作家描寫村長加澀里克（Гаплик）的不名譽生活和死去的歷史也很成功。在被德國人佔領的村落中，農民法庭審判村長的場面也佈置得非常優越。『你甚至不能像人樣地去死，』——彼拉格雅（Пелагея）輕蔑地把這樣的話語擲向村長。『你不能像人一樣地生活，所以要像人一樣地死，也不可能，』——她憤懣地說。

創造蘇維埃農民同德國佔領者鬥爭的生活底廣大圖景，紋達·華西列芙斯卡雅是我們文學上第一人。

在「虹」裏面有很多真實的觀察和偉大的意念。紋達·華西列芙斯卡雅說：德國人擡開他們主觀的願望不說，却教育了人們去愛蘇維埃政權。『不論在那個鄉村中，即使德國的統治祇有一天用血淚來混和他們的足跡，然而一代一代下去將永遠不會再有對蘇維埃政權表示不滿，怠惰和輕率的人。』這是準確的，非常重要的意見。

它是以這中篇小說的全部內容，它主人公命運的描寫為基礎，它是以現行戰爭的經驗，千百萬在德國羅網下喘息着的人們底可怕經驗為根據。

不是死亡，便是勝利，沒有其他的道路。華西列芙斯卡雅把「虹」的讀者引向了這個我們時代的基本觀念。

這中篇小說是以紅軍部隊和德國人的戰鬥描寫，德國守軍潰滅的圖景來作結束。這一勝利是以巨大的藝術力量描寫成的。

『部隊以堅定的，寬闊的步伐向前推進着。他們沿着大道走向平原無邊無際的遠方，走向虹的光彩。』

『……紅軍戰鬥員走向很遠很遠的在焚燒掉了的列伐涅夫斯卡雅（Леваневская）上空漸漸變成蒼白的烟縷。他們緊握着步槍走向烏克蘭的草原，到血泊和火焰中去，到那在德國人壓迫下受蹂躪的，被窒息的，但是不可戰勝的，鬥爭着的，不能屈服的烏克蘭土地上去。』

「虹」的形象成長為勝利的標誌，成長為擊滅德國佔領者的標誌。……介紹對人民底心覺得親切的作品是非常快樂的。我們的時代是殘酷的時代。它決不容忍任何脆弱的，散漫的，虛偽的東西。它要一種奔騰着戰鬥的火焰和我們時代的勇敢的作品。紋達·華西列芙斯卡雅的「虹」就是這一種作品。

（ 譯 者 ）

史維特洛夫  
(М. Светлов)

## 『衛國戰爭詩篇』

(ПОЭЗ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當代蘇維埃詩人詩集，羅果夫編輯，上海『時代』社出版，一九四三年~~~~

上海『時代』社出版了一部俄文集子『衛國戰爭詩篇』。集子是印在薄薄的中國紙張上，並且把它裝訂成古代中國版本的式樣，這樣就顯與它一種獨特的地方色彩。

集子由三本書組成，合裝在一個錦函裏面。第一本叫『在前綫的詩人』（“Поэты на фронте”），由俄羅斯詩人的詩篇組成。第二本記載蘇聯各民族的詩歌。在第三本裏面則是長詩和故事詩。

關於出版這書的目的，編者羅果夫（В. Н. Рогов）在這集子的序言中寫道：

『在我們編輯這部集子時，不僅有一種要使在國外的俄羅斯讀者認識最新蘇維埃詩歌的渴望驅使着，而主要的還是想利用這個不得已遠留在戰綫之外的機會，來儘可能較完備地搜集祖國詩篇中最優秀的作品，以便能夠幫助外國翻譯家去全面地認識戰時蘇維埃的詩歌』。

『像紅軍堅不可破的威力一樣，蘇維埃詩文，——編者繼續寫道，——在我們的日子獲得了國際的承認。譬如，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對外國文學的任何時期或是任何流派就從沒有一種熱中可以同對蘇維埃文學和詩歌的日見增長的興趣相比。蘇維埃詩人感人的字句和他們對敵人憤怒的憎恨跨越過國界，它們在世界上最最遙遠的角落裏都找到了共鳴』。

在必要材料的缺乏和存在着檢查的條件下要在國外編集衛國戰爭中蘇維埃詩文的完全集子，自然，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不過對編者平心而論，這集子是編得非常成功的。它裏面呈現出六十五位較大蘇維埃詩人的一百五十八篇作品。

這些作品的一部份已經在上海譯成中文，刊登在『時代』和『蘇聯文藝』上。根據這些譯文，中國讀者已經認識了那樣的作者，像鐵霍諾夫（Н. Тихонов），西蒙諾夫（К. Симонов），亞先耶夫（Н. Асеев），史起巴巧夫（С. Шипачев），史維特洛夫（М. Светлов），蘇爾柯夫（А. Сурков）特伐爾陀夫斯基（А. Твардовский），阿麗格爾（М. Алигер），伊薩柯夫斯基（М. Исаковский），強布爾（Джамбул）等人的較著名作品。比起以前在中國雜誌上的譯文，這些譯文就顯見得優秀了，因為它們極力企圖儘可能準確地傳達出原詩的內容。裏心的希望這集子中所有詩篇都能在短期內譯成，並且也出版單行本，這樣使它成為對中國的蘇維埃詩歌愛好者的適宜禮物。

現在評介的這本集子裏的詩作顯明地指出了現代蘇維埃詩的基本質素——它的普希金傳統——對人民，對祖國的愛，對祖國文字的愛，感覺的樸實和真實，對敵人切齒的憎恨，以及遭到破壞的人民和平創造生活。蘇維埃詩人歌詠出軍事上的業績，不屈的勇敢，對勝利的意志，對死亡的輕蔑，以及對自己正義事業勝利的信心，這些都是自由的蘇維埃國家人民所具有的。所有這一切感覺都以崇高的人道主義，幫助一切被壓迫者的渴望來塗染着。

掠奪的帝國主義目的，狹義愛國主義和種族的偏見對於蘇維埃人民是無緣的。他們高度珍視各民族的自由和自決，以及在他們中間兄弟一般的友誼。蘇維埃人民在成份上是多民族的，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裏創立了各民族堅不可破的友誼，這些民族和全體人民一起以同一的感覺生活着。關於這一點，集子的第二本『蘇聯各民族詩篇』（“Поэзия народов СССР”）已很鮮明地把它反映出來，在這本書中我們見到了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爾拜然，哥薩赫斯坦等共和國大詩人的名字。這些名字現在不僅在蘇聯國內流行，即是在遼遠的中國也都知道了。



像俄羅斯詩人一樣，蘇聯其他各民族的詩人也都意識到自己是偉大蘇維埃國家的，享有平等權利的兒女，他們也充滿了對敵人的痛恨，這些敵人在破壞他們的自由和獨立，破壞那些十月革命給他們帶來的巨大文化成就。

蘇維埃詩人在衛國戰爭時不僅是詩人，他們還是在武裝上擁有威嚴的武器——藝術語言——的詩人戰士。他們用自己的憤怒之火燃燒起蘇維埃人民，號召他們去和侵略者作無情的鬥爭。他們中間有很多已在肩上披着灰色的紅軍外套，直接在前綫工作着。他們從前綫寄出自己的詩篇，通訊，和故事。在殘酷的鬥爭火熾中，他們鍛鍊成對勝利的辨識一般的意志，同時他們帶給了自己的讀者以蘇維埃人民向自信的敵人所作的那個巨大鬥爭的現實感覺。這就是爲什麼他們的作品能够這樣抓住世界上一切角落裏的讀者，而在他們靈魂中找到活生生的，熱烈的共鳴的緣故。這就是爲什麼在全世界這樣增長着對今日蘇維埃詩文的興趣的緣故。這也就是爲什麼在遙遠的上海『衛國戰爭詩篇』集的問世是這樣的合時和被珍視的緣故。

(原 譯)



## 作者介紹

**紋達·華茜列芙斯卡雅**(Ванда Василевская) 青年蘇維埃女作家紋達·華茜列芙斯卡雅翻譯文學活動以與反動勢力，以與新社會主義思想的敵人作鬥爭。紋達·華茜列芙斯卡雅，波蘭生人，她親眼看到在她祖國土地上所作所為的壓迫和不平。她最初的著作便是關涉這些問題的：「一日浮羅」(“Облик дня”)，「祖國」(“Родина”)，「沼澤中的火焰」(“Пламя на болотах”)，這是描寫不幸的波蘭人民的著作，對於這民族，資產階級所標榜的「民族獨立」是空洞的言詞，這獨立對於這民族仍舊是壓迫，不平，灰色蒙昧生活的王國。華茜列芙斯卡雅親切地認識了波蘭的工人和農民，深入在他們中間。「在我的小說裏，沒有一個人物是空想的，」華茜列芙斯卡雅論她的創作說。「我不願意虛構；爲什麼呢，當生活是這樣有力，當工人階級裏有這樣許多人應該加以描寫的時候？我願意表現這些人的生活，他們的死，表現他們的鬥爭，表現那我自己和他們一同經歷的一切。我不願意，這一切和他們一同毀滅。」

波蘭被德人佔領之後，紋達·華茜列芙斯卡雅到蘇聯，繼續熱情地從事文學，政治和政論的活動，反對她祖國的敵人，反對人類的敵人。她幾乎經常地在寫稿。她的論文和短篇小說時常發表在蘇聯的報紙和雜誌上。她最近的文藝鉅著是小說「虹」(“Радуга”)，爲了這小說，今年蘇聯政府把史大林獎金獎給她。

**綏芙林娜**(Л. Сейфуллина) 生於一八八年。女作家綏芙林娜最早的作品係於一九二一年出現在蘇維埃報章上。她在她的創作

反映十月革命給農民俄國帶來的那些社會進展。在短短的時期中她的小說獲得廣泛的聲譽。「沃土」(“Перегной”)，「維里遜雅」(“Виринея”)和「犯法者」(“Правонарушители”)可以認為是她優秀作品之一。綏芙林娜寫實地反映生活，用廣大人民大衆的經歷之光來照耀革命，這廣大人民大衆是被革命拉起和拖進新生活的積極建設的。

現在綏芙林娜在寫着獻給偉大衛國戰爭的小說。

**薇拉·英倍爾**(Вера Инбер) 生於一八九三年。著名蘇維埃女詩人。英倍爾在革命之前就已出了兩本詩集「悲哀之酒」(“Печальное вино”)和「苦的慰藉」(“Горькая услада”)。她的詩作現在還在蘇聯報章雜誌上繼續常常出現。女詩人在衛國戰爭中特別表現積極。除了許多短詩之外，她最近還寫了一首長詩「布爾可夫子午綫」(“Буковский меридиан”)。最近又出了一本獻給列寧格勒的英勇保衛戰的詩集。書名「列寧格勒的靈魂」(“Душа Ленинграда”)。

**馬爾加麗泰·阿麗格爾**(Маргарита Алигер) 蘇聯著名女詩人。衛國戰爭時積極從事雜誌報章工作，所以報章雜誌上時常出現她描寫戰爭的詩作。她的詩集「紀念勇敢的人」(“Памяти храбрых”)最近出版。她還寫了一首關於女游擊隊員蘇聯英雄淑雅·柯斯木台米羊斯卡雅의長詩「淑雅」(“Зоя”)。這首長詩今年得到了史大林文藝獎第二獎。